



只有少數人能一眼看出這是國寶級的葉王交趾燒

——葉王 交趾燒——

清年間發展於嘉義，集塑造、雕刻、繪畫、燒陶等於一體。其中葉王的作品更被譽為「台灣絕技」。



海尼根

專門為少數人釀就的啤酒

各自的悲歌
各自的唱

〈血腥·荒謬的兩岸中國〉專輯



歸鴻

〈書摘〉

一個敵後情報員的回憶

人間

〈特別企劃〉

赤獄國特

情報員林坤榮
家族悲喜27年



7月號
45

定價178元

標示應該字字寫“實”!

纖姿 重視消費者權益,內容物標示
誠實清楚,食用更安心。

纖維——保持身材和身體健康的要素
纖維具有幫助腸胃蠕動的功能,是均衡飲食中
應該包含的主要成份,但是在現代人精緻食物
中普遍缺乏!纖維吸收水份後會膨脹而佔據胃
囊中的空間,產生飽足感,因此減少食物的攝
取量,又因纖維可在胃中停留較久,所以能減
緩飢餓感的產生,達到自然保持體重的效果。

纖姿——4種均衡天然纖維合成
由蘋果、小麥、豌豆和關華豆等4種天然果蔬
濃縮製成,纖姿含有80%的纖維,是純纖
維含量很高且很均衡的天然果蔬濃縮纖維素,
不但提供身體需要的纖維,且不需改變正常的
飲食習慣,即能滿足您健康的需求。

使用方法及用量:
依各人需要加以調整,於每餐前15~30分鐘吞
食5~6粒,同時佐以250cc水一杯。

成份:
每粒纖姿含小麥纖維61.0毫克、蘋果纖維30.5
毫克、豌豆纖維30.5毫克、關華豆纖維30.5毫
克、結晶纖維236.3毫克、硬脂酸9.2毫克、
2.0毫克。

包裝:每瓶含270粒,15天份

買**纖姿**送
隨身盒



全省各大藥房及
屈臣氏均售

纖姿以纖維吸水膨脹產生飽足感的功能,可調節
食量,循序漸進地為您達成節食的目的。
此外,諸多特點更為您設想週全:
● **纖姿**顆粒更小,食用最方便。
● 獨家採玻璃瓶裝,永保內容物不變質、不受潮。
● 唯一採180/270粒包裝,符合以纖維產品節食至
少需時10天的原理,經濟合理。
● 在歐洲各國廣受歡迎的**纖姿**,由德國最大藥廠
赫司特(Hoechst)推薦來台,經衛生署核准上
市,保證無副作用。
每一粒**纖姿**,都以高品質向您致上最高的關
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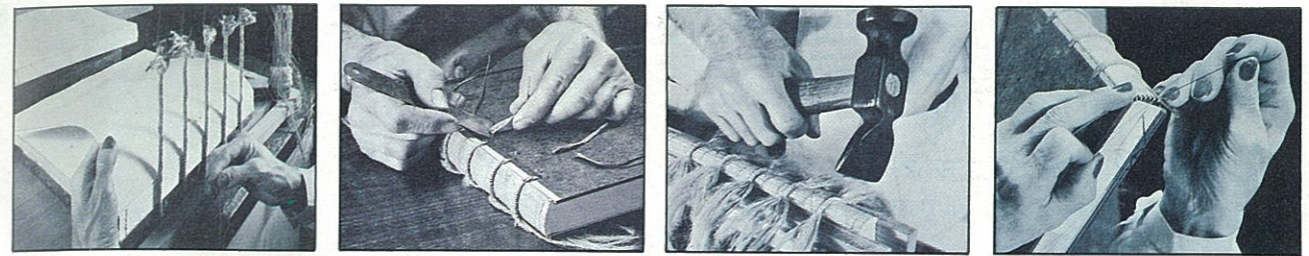
值得信賴的節食夥伴

fibre fit 纖姿

您有權利知道您究竟吃下去些什麼!**纖姿**本著
誠實的原則,同時以中英文,一五一十地將所
有成份完全標示清楚,讓您吃得安心又安全。



總代理:台灣赫司特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746號11F TEL:(02)716-8933 纖姿專線:(02)716-8635
總經銷:祥勝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權東路650巷3弄25號 訂貨專線:(02)716-8633 (04)229-2241 (07)322-7474



“精細紮實”是大英一直秉持的 經營理念和製作精神!

大英百科全書在今日的社會中普遍為人們所使用,不論是仍在學的學生或是已就業的人士,都能從大英百科中得到所需的資訊與事實。因為大英百科的內容包羅萬象,從極專業的問題到一般性的答案,都可以輕易的從中找到您所需要的資料!所以社會上已就業人士或是在學的學生遇到專業性或非專業性問題都以大英百科為事實依據。不僅如此,在一般家庭裡,大英百科更可以為家庭的成員提供更完整、豐富的生活。在家中隨時取閱一本百科全書,當您在翻閱時,必定會看到引起您興趣的問題,這時您已開始吸收這個特殊領域的更多知識。任何一個人,不論男女老幼都可以從家裡的大英百科獲益無窮!簡言之,大英百科不僅可以讓您在社會中提昇自我專業知識,更可以讓家庭裡的成員隨時發掘問題,吸取新知!

享受分期付款優待,歡迎來電洽詢!服務專線:(02)752-8314



大英視覺藝術百科中文版

全套10冊,聯合國內大專院校專家學者共同編譯,由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蔣勳教授總校訂,集全世界博物館、畫廊及私人珍藏之大成,展現舊石器時代至現代東西方文化之種種藝術風貌,是全世界第一套專為指引現代人欣賞藝術的經典名作。



大英百科全書

全套33冊,初版於1768年迄今已有兩百多年歷史,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百科全書。它提供最廣泛、最正確和最深入的資料,為學界學術界一致的肯定和推崇。1986年,大英百科公司又耗資5,600萬美元,再作歷史性的大翻修,以應尖端時代潮流所需,並於每年增訂修改部份內容,使其資料永保新穎完整,是廿一世紀最具權威性的參考書籍,亦是適合全家使用、珍藏的專家寶典。

●如果您需要詳細的資料,請您填妥下列的表格,我們會將您所需要的目錄寄給您;更歡迎您直接打電話詢問,我們將有專人為您解說。

剪下印花,貼於明信片寄回總公司,即可獲贈精美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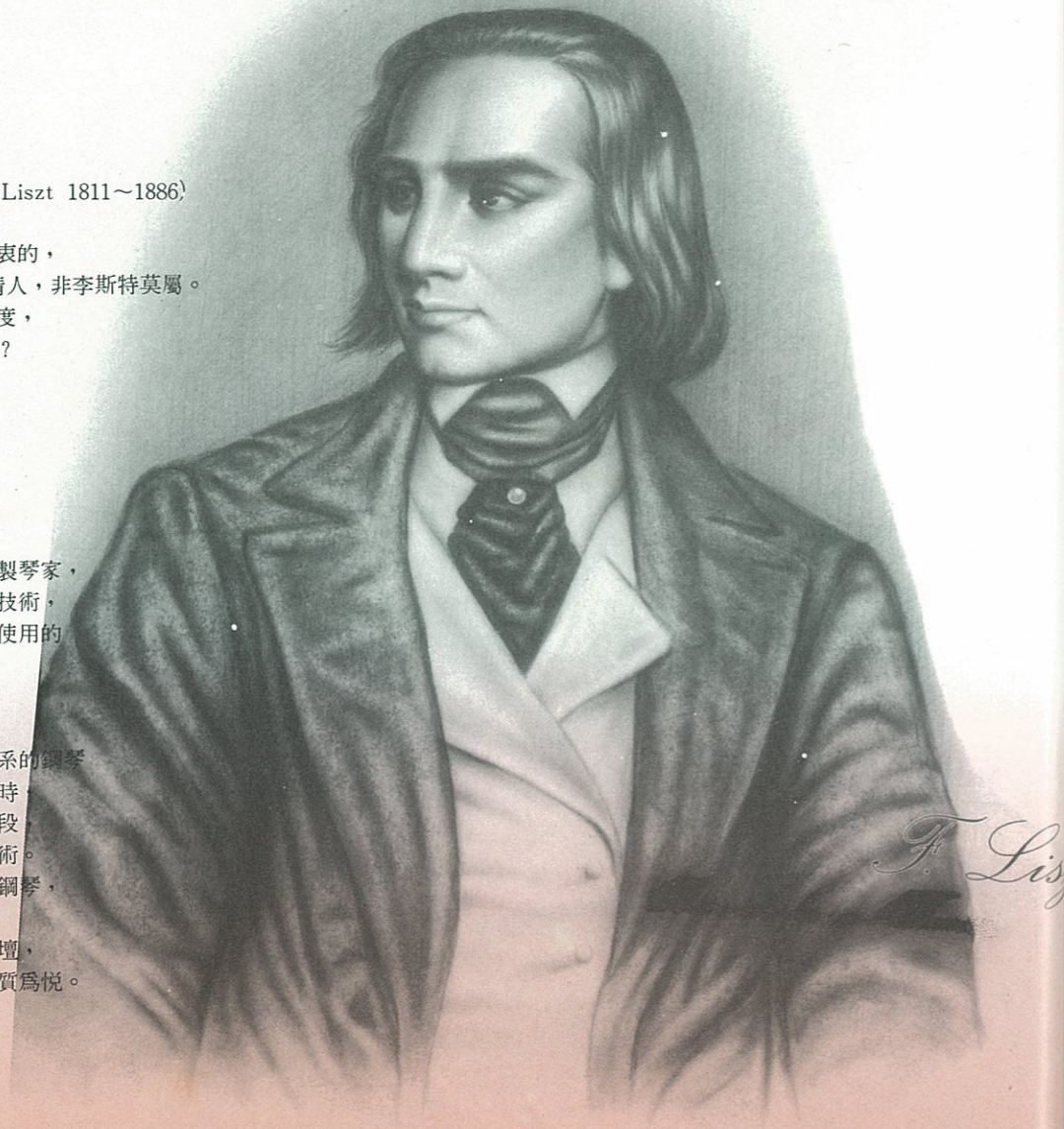
姓名: _____ 電話: _____
地址: _____
喜愛書目: _____

- 大英百科系列叢書中文版**
- 簡明大英百科全書 / 全套20冊
 - 大英視覺藝術百科全書 / 全套10冊
 - 大英兒童啟智叢書 / 全套14冊(20卷錄音帶)
- 大英百科系列叢書英文版**
- 大英百科全書 / 全套33冊
 - 西方文化精隨叢書 / 全套54冊
 - 大英趣味新知叢書 / 全套26冊
 - 大英視覺藝術百科 / 全套10冊
 - 大英初級百科全書 / 全套20冊
 - 大英兒童百科全書 / 全套16冊
 - 大英小百科 / 全套16冊
 - 大英科技探索叢書 / 全套3冊
 - 大英世界地圖全集 / 全套1冊
 - 最新韋氏字典 / 全套3冊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鋼琴之王李斯特的最愛

「鋼琴之王」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雖已逝世100多年了，但他的戀史却仍為大家所熱衷的，甚至有這樣的稱言：「...選情人，非李斯特莫屬。」可見其魅力以及受喜愛的程度，然而，誰是李斯特的最愛呢？初戀情人，最後情人，或者至死仍牽掛的心血傑作！你呢？選擇那一個？史密特選擇後者，因為那是李斯特終其一生，竭盡心力付出的情懷，當然，當時歐洲的音樂家與製琴家，正領導著世界樂壇的主流與技術，而李斯特創作時，所彈奏、使用的也是歐洲製造的名琴，這個現象顯示，以歐系名琴為主的時代，李斯特甚少機會接觸其他體系的鋼琴，事實上也證明：李斯特在世時日本尚停留在製造風琴的階段，還不懂得如何製造鋼琴的技術。擁有正統歐洲音感的史密特鋼琴，承襲歐系名琴的特質，倘若李斯特活躍在當今的樂壇，也一定會以史密特鋼琴的品質為悅。陪伴您尋找李斯特的最愛，是史密特衷心的期盼！



F. Liszt



史密特 鋼琴
SCHMITT

整台原裝進口 正統歐洲音感

全省展示中心

進口量第一 銷售量居冠

志孝東路：7717141	永和：9231414	景美：9350088	台北東區：7693678
羅斯福路：9350066	博愛路：3611456	南京東路：7626606	仁愛路：7717144
基隆：278020	桃園：3320236	台中：2286556	台南：2646809
中壢：4511526	苗栗：327068	南投：313931	高雄：2824161
新竹：921619	豐原：563836	嘉義：2783591	花蓮：223675
			宜蘭：326695

發行人 / 陳永善(陳映真)
社長 / 張志賢
總編輯 / 楊憲宏

人間

45

編輯部
採訪組組長 / 鍾喬
執行編輯 / 曾伯堯
圖片編輯 / 李文吉
美術構成 / 李 男
文字記者 / 陸傳傑 簡慧蓉 曾淑美 林育德
攝影採訪 / 李文吉 張淑芬 何叔娟
特約採訪 / 陳 列 王墨林 藍博洲
林柏樑 賴春標 吳仁麟
蔡明德 鍾俊陞 李翠瑩
蔡雅琴 顏新珠

業務部
社長室特別助理 / 許靜芳
廣告部 / 吳明達
鄭守謙
邱思齊
公關部經理 / 陳映三
發行部經理 / 廖嘉展
發行企劃 / 孫國樑 張惠雯
訂戶服務 / 林惠美
財務部 / 吳文娜
資料室 / 廖乾偉



14 特別企劃《民衆史：『赤獄』國特》一 赤獄『國特』

——情報員林坤榮家族悲喜廿七年
撰文／楊憲宏 攝影／張淑芬

24 特別企劃《民衆史：『赤獄』國特》二：《書摘》 歸鴻——

一個敵後情報員的回憶（節錄）
撰文／林坤榮 攝影／張淑芬

35 特別企劃《民衆史：『赤獄』國特》三：《書評》 一個獨特的「間諜故事」

——林坤榮「歸鴻」的隨想
撰文／陳映真

《血腥、荒謬的兩岸中國》專輯

各自唱各自的悲歌

46 《血腥、荒謬的兩岸中國》現場一：5月3日～6月6日 黨中央爲什麼怕群眾？

撰文·攝影／劉 灝

62 《血腥、荒謬的兩岸中國》現場二：6月4日～6月10日 矛盾與矛盾的對話

撰文·攝影／洪 湖

70 等待總結的血漬

撰文／陳映真

74 《血腥、荒謬的兩岸中國》現場三：5月30日～6月14日 快樂反叛橙色出路

撰文／曾淑美 攝影／何叔娟

83 橙色出路一波瀾新興反對派 （摘自：自立早報）

84 《血腥、荒謬的兩岸中國》現場四：5月1日～5月22日 罷工線上

撰文／鍾 喬 攝影／蔡明德等

96 背後那雙青獠的厲掌

撰文／鍾 喬

100 這一天，記者有話要說……

撰文／鍾 喬

38 《人間生態·圖片故事》 小雲雀的飛唱

撰文·攝影／陳 文

102 《人間亞洲》 不要開火，我們是主內兄弟……

撰文·攝影／范毅舜

118 《人間燈火》 礦工的女兒

撰文／李翠瑩 攝影／黃士庭

《韓國錐子》專輯

126 紙鏡裡悲傷的面孔

撰文／趙世熙 改寫／臧汝興 攝影／崔敏植

132 金文豪，加油！

撰文／陳映真 攝影／金文豪

138 大獨家記者——趙甲濟

撰文／朱立熙

140 母親的臉孔

撰文／陳映真

142 結果遠比原因重要

撰文／陳映真



《封面圖說》

〈一〉

林正杰：「有種的父親
不會有孬種的兒子！」

（圖左起：林坤榮、林正杰
與林正杰的兒子林向前。）

1986.6.15、張淑芬

攝於台北林宅

〈二〉

5月30日

這座被中共宣傳單位

稱之爲「什麼女神」的塑像

在一片紅旗的天安門廣場。

（Bobby 提供）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轉載者依法追究

出版者／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4880號

社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 7091920～3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

印刷所／花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電腦打字：龍虎電腦打字 電話：(02) 3223332

照相打字：宇農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7006133·7034165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

零售每本：178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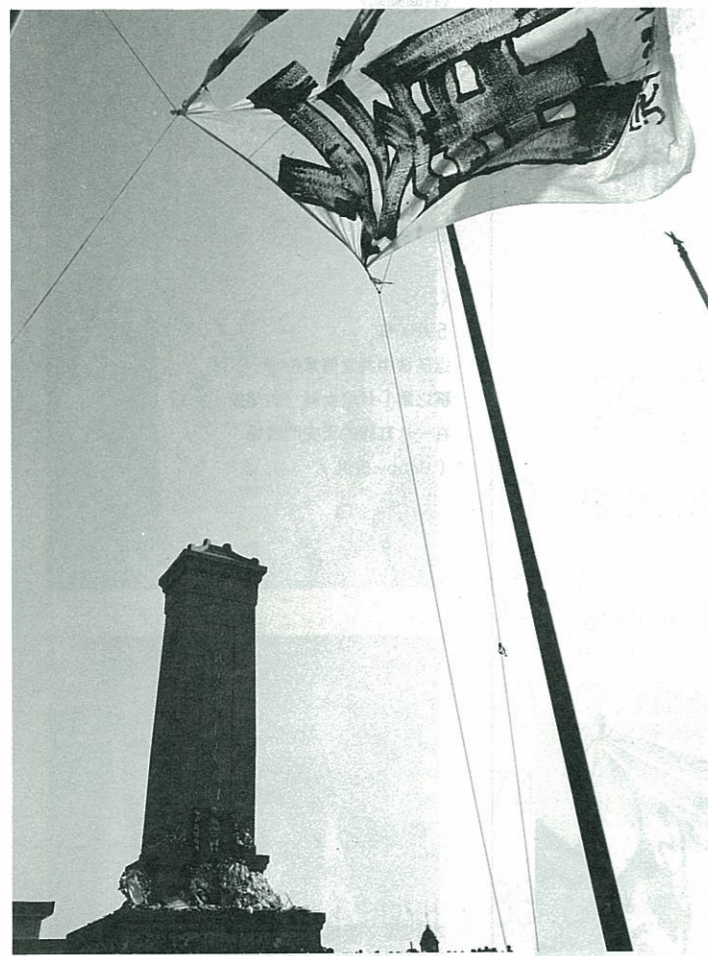
國內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國內郵資如有調整，國外訂費將隨著調整。

（國外訂費，均含銀行代收手續費）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各自唱各自的悲歌



今年5月、6月是血腥、荒謬、人性最寒也是人性最沸騰的月份。〈人間〉本期的故事也是交織着人民的血與淚。這個世界橫斷兩岸，攀結兩岸的所有力量都在這個鬥爭的季節霍霍磨着肥厚的肌理。

這是一場老年人屠殺年輕人的戰爭。
這羣「革命」老人手戮了他們自己的未來。
(圖片/K&W提供)

面對兩岸人民爭解放爭尊嚴，〈人間〉在年初發表的〈解放與尊嚴〉1989年宣言，格外的令人感到無比迫切：

我們能做什麼，我們要做什麼，來回應解嚴以後的歷史和生活所提出來的各種艱澀的課題。

赤獄「國特」，情報員林坤榮家族悲喜廿七年。這個涉及中國近現史不能不記載的三個黨：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的故事，是〈人間〉挖掘〈民衆史〉的重大收穫。

民進黨中常委林正杰的父親林坤榮，卅年前是國民黨的「甲級萬能特工」，坐了共產黨廿四年半的牢。「國特」這個冷戰中國的特殊名詞，如今已面臨必須向歷史、向人民交代的時刻。林坤榮回憶錄「歸鴻——一個敵後情報員的回憶」在7月出版，這是大時代才有的故事。〈人間書摘〉將節錄重要篇章在本期刊出。

各自唱各自的悲歌，是〈人間〉對海峽兩岸這個不平的季節總結的批判。從天安門到台大，從學運到工運。在中國大難的時刻，〈人間〉並沒忘記同一時間，台灣受苦的人們。遠東化纖工運在台灣官資勾連下，慘然落幕，面對鎮壓體制的台灣法庭定罪。從海峽兩岸到這岸，一曲曲重覆哼吟的悲歌，各有各的辛酸，各有各的無奈悲涼。

范毅舜用他獨特的天青藍寫下菲律賓天主教的奇異風采。在推翻馬可仕的那年，天主教神父與修女唸著玫瑰經逼退了坦克、大砲。他們呼喊著「不要開火，你我是主內兄弟……」。1989年的中國天安門前，孩子們沒有盼到與菲律賓人相同的奇蹟……。

人民論壇

社會司應有更積極的作為

我是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家庭扶助中心的認養人。詳閱 貴刊 32 期(民國 77 年 6 月)刊出的「台灣兒童虐待問題特集」之一第 38 頁，有關學術界和兒童福利主管的某些看法，本人不敢苟同。站在兒童福利參與者的我，不得不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周震歐主任認為……即使是社會局的社工員都得不到法定的公權力可介入調查個案，民間機構的社工員更會被家長排斥在門外。」是誰之過？是立法機構後知後覺或不知不覺？不知社會的需要？或高高在上的動口學者、動筆專家不肯為社工員請命？或社工行政主管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試想，自民國 53 年，多少困苦家庭的兒童需要即時的幫助，CCF 家扶中心的社工員若耽心被家長排斥在門外，等待著立法解決，那麼 CCF 25 年來救助了 65-000 名兒童步入自立，豈不是天方夜譚？

過去，CCF 總無法獲得內政部的支持，現在才知道原因所在。因為「蔡漢賢司長私下表示：『福利會(按：指 CCF)的方案有嚴重的委託上的技術問題。政府該如何撥給他預算？按件計酬嗎？不行，那等於鼓勵家扶中心製造家庭問題；整個承包嘛，又會產生錢多錢少的爭議。』」這也證明蔡司長鼓勵民間參與社會福利工作是表面文章。因為，蔡司長一直認為「還是需要官辦的較好，等將來制度健全時，社工員可……主動出擊防治兒童遭到虐待。」但請問蔡司長：沒有 CCF 不怕苦、不怕難主動出擊，能有將來制度健全那一天的到來嗎？我猜蔡司長一定不怕別人的孩子在制度未健全前即死光光吧！

4 月 28 日在電視上及 4 月 29 日在報紙上看到殘障示威人士要蔡司長下台，我突然感到有理與認同。試想，負責全國社會福利的最高主管，不用心去解決委託的問題，去建立制度，去爭取立法授權，將來會有制度健全的時候到來嗎？

張真惠



報導應作理性訴求

初閱畢〈人間〉5月號，刊載的「公害猩紅字」，真是驚心動魄，尤其看著一連串「慘不忍睹」的照片，更是難過。我想筆者把「動之以情」表現得非常好。但是為了避免「濫情」，適時的理性訴求是非常重要的。茲舉出下列幾點，供之研究參考：

一、潘登權畢業 6 年來，呼吸困難、體力減退等毛病；陳明麟的食慾不振、記憶力減退；梁林鏡的老伴腦中風去世；梁林阿彩的腰酸，這一切病狀，真是多氯聯苯引起的嗎？是不是有醫師的肯定回答，才能真正確定？而不是患者的「以為」、「懷疑」，就當作事實來報導了。

二、文中患者大都認為政府應該負這個責任，而採訪者也特意的強化，對於製造毒油的廠商僅以「被無罪釋放，患者內心不平」一筆帶過。是否針對廠商這路線也報導一番，畢竟由政府「全權負責」，似乎有欠公平。

三、採訪者尚稱「用筆犀利」，當知一篇好的報導應當正反都應兼顧。既然政府對中毒患者的照顧、追蹤上做得不夠好，為

總編輯的話

楊憲宏

三、請更常舉辦類似之座談會，有「中立的聲音」至少讓文化弊端中「兩極化」對立的黨派知道除了政黨鬥爭外，還有其他不容忽視之一羣人與一股力量，那樣我們可以「入戲」一點（如楊總編輯說的），台灣的未來才比較有希望一點點！

讀者 曾麗敏

別向資本體制妥協

一、如果《人間》意圖實踐《人間》屬於全民的、社會的，可試圖規劃人間論壇，在各方來信中，慎選正、反（如果是討論同一事件尤佳）意見互相參照，必可提供雙方一個更寬廣的思考方向。

二、一個掌握了資源的優勢團體，希望《人間》在商業市場奏功後，仍能堅持人道精神，而不要淪入煽情、嘩眾之中，逐漸向資本體制妥協。

莊文仁

請多探求「警察中立」問題

首先向貴刊製作過程之慎密及觸角之廣表示敬意，尤其人性之尊嚴與環保之維護，真令我感動。

最近看到大陸大規模示威遊行與我台灣地區之小型遊行之比較，我方顯然對立意識太強，往往釀成不可收拾的暴力事件，這是我們所不樂見的，但這一方面倒的扭曲，致使社會充滿更乖戾和不和諧的氣氛，瀰漫著更強的對立，我們希望貴社能在這方面多作探求，而改善敵對狀態。尤其是「警察中立」之問題。

讀者 張秋焱

讓活在台灣奇蹟下的人們看另一個世界

台灣人民對歷史對進步思潮都有著極大的盲點，盼《人間》能盡力發掘台灣史中被湮沒的部分，也能在這資本主義日漸深化發展的島上，讓進步思潮生根發芽，更希望能多報導第三世界勞苦人民爭取民族解

大的挑戰，貴社願意接受嗎？

末學不敢相信官方的說法，所以斗膽求教於貴社，至於貴社認為如何，那末學就不知道了。末學認為（不知道對不對），在台灣，介紹蔣介石的書比介紹中山先生的書還多。猛一看好像蔣介石人格很偉大，但仔細回想起來又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拿中山先生與蔣介石的紀念歌來比較：前者在平實的歌詞中我們可感受到中山先生的偉大；後者在華麗的詞藻中只讓我們感到噁心。所以末學殷切地希望由貴社的筆下認識這位為國家民族犧牲奉獻一切但卻得不到等量敬意的偉大人物的生平事蹟。

若不站在「辦雜誌為賺錢」的立場來看，末學認為這個專輯非常非常值得貴社去做，各位認為如何？謹此祝平安

讀者 張宏名

我的意見·我們的角度

一、請在某期內，是否可以為教育部之教材作一革命性之批判？我認為「民主」與「人本思想」在中國時政文化裡向來缺乏，而一切弊端是互為因果的，唯有向下紮根，在教育中灌輸下一代正確「民主」「民本」觀念，才能徹底撲滅現今之愚民教育之下「政治無知」（此字眼是聽一位西班牙朋友說的，我是只能猛然點頭了！）才能治本！

二、對第三世界國家，也作些客觀性之「直接採訪」的報導，現今的各大報及雜誌，就是缺少直接以「我們」之眼光與角度去評析的報導，我們若不突破，則永遠也只是接受「國際性一言堂」，讀者少有機會有各方不同「國家」「角度」可參考的文字（章），而並非每一個讀者均有以英文或西文或其他國之文字吸收消息之能力，故殷盼《人間》在未來的計劃中，也能稍微考慮此「民衆教育」多方思考之機會。



嘶吼政治抗爭，完全忘了，在森林的一隅還有一羣危機四伏的動物，也在高喊自由，也在爭取生命的權力，也在呼籲三黨平等（包括野生動物黨）。

我不是學法的，也不是立法委員，所以很難了解，為什麼「野生動物保護法」需要花費那麼多的時間，也許誠如你們所說，到時候台灣真的已沒有野生動物了。

我相信，到時候「野生動物保護法」一定會修正通過——但那時的「野生」動物就只剩下我們了，不是嗎？

祝編安，更祝你們的報導，能發揮最大效益。

讀者 黃暖惠

孫中山專輯

最近貴社出了幾期專輯，好不好末學不敢下結論，但只要貴社用心去做並力求客觀，那就夠了。

是否能請貴社做一個中山先生的專輯，介紹中山先生的生平，先生對中華民族的貢獻及先生的人格。這對貴社將是一個很

者沒知識、愛貪小便宜、活該吃到毒油呢？

三、國內每次重大事件發生後政府總有話要說，但是實際的情形是，我們仍可看到的一次次如出一轍的煤礦災難、公害事件，而這些都是在政府疏忽怠職或者知識不夠之下被一回又一回的預料的發生，事後政府也不過是撥筆款項搪塞了事。這樣的做法說它是「亡羊補牢」是比較厚道了。難怪這些多氣聯苯受害人只能怨嘆自己不是顯赫的權宦人家，只是不夠起眼的市井小民。而我們也幾乎可以預見會再有「亡羊」的情況發生。

我不知道政府這種「亡羊而不補牢」的處事態度還要持續多久？

為什麼總要在亡了羊之後才一臉無辜、找萬般藉口却又缺乏誠意的逃避補牢？難道不能先將牢修補好，而問心無愧地照顧羊嗎？

人間 簡慧蓉

森林中的吶喊

他們見著一輩子最大批的長鬃山羊、山羌、飛鼠大部份已死一部份斷著腳

獨自的臥在角落暗自啜泣也許牠們在怨恨

也許在啣嘆也許在沈思人世的不公平——

每一次看到這樣的報導，我的心就像撕裂了一般，久久不能自己。

我不知道，這種血腥的日子，還會持續多久，也沒把握你們一而再、再而三為動物請命，能發揮多少效用，只期盼你們能繼續地盡點綿力。

有時候，我會想：這些有如殺戮戰場的屠殺行動，不曉得我們的立法單位知道否？我深信他們知道，但是這些立法政客却只懂得高喊民主政治、高喊兩黨溝通、

何不請教政府單位「原因何在？」，或許他們也有話要說呢？錯誤既已造成，「亡羊補牢」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子愚

致子愚讀者：

以您所提的三點疑問分別答覆如下：

一、文中所述及這些多氣聯苯患者的症狀，都是在請教訪問多位醫生、學者後相互印證而得的。他們均曾表示，雖然如體力減退、容易感冒等症狀在常人身上亦會發生，但因一般人體內並無過量的PCBs，所以即使有類似症狀並不會那麼嚴重。在臨床醫學上發現PCBs會破壞人體的免疫系統已是不爭的事實。也因此，他們認為多年來這些患者的懷疑是對的，因為PCBs確實是即使經過長時間仍極難自人體排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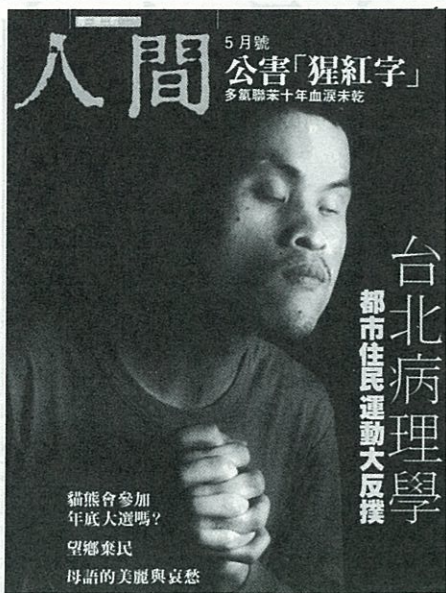
這也是為何我文中用「懷疑」、「以為」等不確定字眼而不直接使用個人主觀或者肯定的語氣所在，並非如您所言我刻意將「不確定」當作事實來報導，因為在現場採訪中病患所描述的症狀都是真實面。我忠於現場。

二、事發之後，販油的豐香油行已轉移他處，不知去向；製油的彰化油脂原址現已更改經營碾米廠。據鄰近一位居民表示此碾米廠是自陳存頂死後由其胞弟頂替下來的。但也姓陳的這家碾米廠老闆卻極力否認與陳存頂有任何關係。

根據衛生署食品衛生檢驗規定，國內食用油製造廠只要衛生條件符合，不計工廠設備大小，則登記後即可製油出售。以前如此，現在亦然。

從今年4月份PCBs再發案例中不僅暴露了此項規則的缺漏，亦顯示出政府並未記取十年前的教訓，因為當年十多人的死亡便是在此種粗率、表面的食油檢驗中造成。

如此，如果政府不必為當年事件負全責，那麼子愚讀者您認為該由誰來負責？是責怪廠商故意造毒油？還是怪那些受害



台北病理學
都市住民運動大反撲

貓熊會參加
年底大選嗎？
望鄉農民
母語的美麗與哀愁

放的歷史和現況，讓活在台灣奇蹟下的人們看看另一個世界。

楊偉中

錯誤示範

「生存受威脅的中產階級」為住民運動作了一個強而有力的錯誤示範，誤引人以為住民運動是種英雄式的行為，去面對龐大的惡勢力或執法不公的政府。住民運動其實很單純，它乃是集合地區內居民的行動、輿論力量，保障並提昇單一地區居住環境內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活動而已。

137頁新加坡使住者有其屋固然是事實，但他們嚴格限制人們在屋子內外變更加蓋更是不遺餘力，這一點，在台灣的人可能失之於過分的自由，我個人相信，住

的環境品質和居住的人較之蓋的人有更大的關係。

陳靖逸

我們只敢喝「礦泉水」……

我一直很欣賞貴社的作風與編輯理念，期待在新總編——公害記者楊憲宏先生的帶領下，不僅引領讀者們在政治上求民主、經濟上求均等，更能在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上尋求和平。

在此，小弟有一事相求，若貴社得能相助，小弟感激不盡。記得74年9月上台中唸書前，家裡所用的水不是地下水便是自來水，然今年回家過寒假，家裡的食用水（包括煮菜、開水、泡茶之用）却均得由別處裝桶運來，原來是到陸軍步校附近

「買礦泉水」——其實礦泉水便是地下水——是二哥告訴我的。在離開那個水店之時，我納悶了！因為我記起了一篇報導——東港、林邊因為附近過份抽取地下水而導致地層下陷，若說今天的雨量少，大高雄地區供水減少，却又不盡如此，畢竟整個寒假我家沒停過半次水，而且家人已有一種飲用水非用「礦泉水」不可的傾向。

說實在，我很擔心這情況繼續惡化下去，貴刊如果行有餘力，盼能撥空一查，若真有問題，請將之公諸於世，畢竟這關係著大高雄地區數百萬人口，謝謝。

讀者 鄭博文

本刊啟事：

本刊44期第37頁「福摩沙，福謀殺」系列之二——「五星級狩獵飯店」一文，內容「……採訪那天，14樓旋轉廳的經理王文俊明白我們的身份後，神色相當緊張的頻頻追問我們的目的，對於許多問題的答覆一直是字字斟酌或者持保留、不願回答的態度。」

一開始，他便問我們知不知道同為五朵梅花的亞都大飯店在三月份也推出過狩獵大餐？他說富都「狩獵週」的計劃早在一年前便已擬定，後來見到亞都的狩獵大餐賣點不錯才繼而跟進。他相當不解為什麼亞都的狩獵大餐過得平安無事，而富都在甫推出之際便遭到一些環保人士的深切指責。」

文中涉及亞都飯店之談話，亞都公關室於6月21日來電話否認。特此說明。

人間編輯部

致楊佳玲讀者

關於您在《人間》42期中所提的幾個疑問，謹答覆如下：

第一、21期《美好的世紀》一文中，郭琇琮大夫犧牲的日期是1950年11月28日；照片中的年、月、日，係郭大夫遺族的筆誤。

第二、郭大夫的兩個台大法律系畢業的朋友，由於工作的需要，當年皆以化名行動，所以，真實姓名連當事人陳至慧（化名）女士也不太清楚。

第三、蔡漢廷醫師並不是您所說的陳漢廷醫師。由於尊重受訪者，蔡漢廷醫師其實是某醫師的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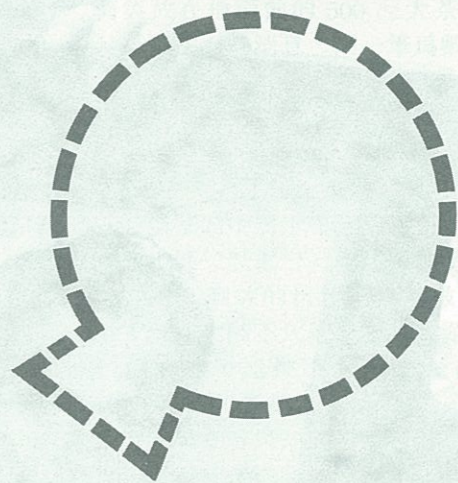
第四、有關《台郵》一案中被判死刑者，應為許梅真、錢靜芝。《人間》37期與《第一線》的誤差，應為手民誤植！

藍博洲



徵人

啟事



歡迎帶著您的“KEY”，來試試“人間”這扇門！

- 廣告AE / 大專畢，個性積極，願接受工作挑戰者。
- 發行專員 / 高中畢，對市場行銷工作有興趣，自備機車者。
- 助理會計 / 高商畢。
- 社務助理 女性，大專畢，有行政工作經驗者。

■請附歷照，自傳，並註明應徵項目。寄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一樓。人間雜誌社收。

受國民黨特工訓練的林坤榮一入大陸就被出賣，
被共產黨關了廿四年。

在此廿四年間，他的兒子林正杰成了台灣反對黨要角。
他們家族史包含了半世紀中國人歷史的鬥爭血淚。



1956年林坤榮
抱着「壯士一去不復返」的心情
成了「敵後情報人員」。行前，
在香港拍攝一幀紀念照寄回台灣。
在他失蹤後的年間，
林坤榮的兒子——正第、正杰依憑著
這2幀放大照片思索父親容顏。

林正杰在1986年9月帶領著擁護他的台北市民到處宣告「司法死了」：他因舉發胡益壽賄選，反而被控誹謗，判了一年半徒刑。在入監之前，他打破了戒嚴令不得示威的禁令，聚眾抗議。這個活動的最高潮是，林正杰在最高法院前拿出一個綁著黑布的鐘，宣告「為司法送終」，正當警察全力阻擋他的時候，林正杰出人意料的突然轉身離開法院現場，向博愛路以百米衝刺的速度，奔向總統府後院。奔跑的林正杰有如一名橄欖球的選手，深入敵陣，最後他將手中的黑布鐘遠遠的拋入總統府後院。

他的父親林坤榮，曾是國民黨特務，坐了共產黨的牢廿四年，1983年4月4日以「敵後英雄」回台灣。這一天，站在法院門口目睹著兒子林正杰怎樣對抗國民黨。

「博愛特區」幼時常來

林正杰突然奔向總統府後院的行動，在戒嚴令還存在的時代，是驚人之舉，他衝入了人稱「博愛特區」的核心。在蔣氏父子當總統的時代，任何人硬闖這個核心區，據說，駐軍被授權可以開槍射殺。事實上，對一般人來說，總統府是一座神祕、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治「聖殿」，誰看誰怕。林正杰的行動的確不可思議。林正杰在事後追想他的奔跑時表示，他覺得跑得舒服極了。他說：「一般人對那個地方有恐懼感，我没有，那地方我熟得很，常常來。」

熟得很？常常來？林正杰說：「小時候常跟著我母親到國防部會客室來問我父親的下落，來問安家費的下落。」他說的「國防部會客室」，就是他拋鐘的總統府後院。

林正杰對國防部會客室的印象是，大沙發椅與放在他面前的500cc大茶杯。母親張月鳳問父親的消息，問一筆為數四千元的安家費到底誰拿走了？林正杰說，「我們常常老遠從板橋來，沒得到任何結果的失望回去。」

1956年4月林正杰的父親林坤榮是國防部特情室的中尉軍官，奉組織之命，到大陸江西山區架設電台。他是一名受過「甲級萬能特工」訓練的情報員，在被出賣的情況下，一入大陸不久就被捕。他從此經歷了十一個監獄，還被下放青海勞改。一直到1980年，共產黨放他回老家福建東山，林正杰家屬在台灣知道消息之後，努力營救二年多，終於接他回台灣。這個破碎廿七年的家庭，奇蹟似的團圓。柏楊在林正杰接父親回來時，曾寫信給林家說：「骨肉離散廿七年而能團聚，也只有大時代有此悲劇，有此喜劇。」可是，林家的喜與悲到底是什麼？1985年12月，當林坤榮以回憶錄的方式寫下他的沉浮廿七年悲喜，以「歸鴻——一個情報員的故事」為名的書，被當時的警總以戒嚴令「不得洩露國防機密及對外政策的規定」與「任何出版品不得打擊民心士氣，削弱反共意志」為由查禁這本書。可是查禁的文書上根本沒有官方的戳記。

赤獄「國特」

情報員林坤榮家族悲喜廿七年

撰文■楊憲宏

攝影■張淑芬



1980年林坤榮被釋放，滯留於福建老家期間，按捺不住內心思家情切。在祖家門楣上親書「望碧歸鴻」四個字。「歸鴻」兩字成了他回憶錄的書名。



張月鳳與孩子們。前排左起：林麗霞（老四）、張月鳳、林麗雲（老大）。後排左起：林正杰（老三）、林正第（老二），拍這張照片時，他們不知道林坤榮正在青海戰備監獄當「大統計」。

父子分坐兩黨黑牢

「我父親坐共產黨的黑牢，我則坐國民黨的黑牢。」林正杰與朋友談天的時候，常說這句話。他是個民主進步黨員，他在民進黨內部也常是爭議的焦點。林正杰的母親說起國民黨，就恨恨說，「太沒有良心了。」對她來說，丈夫爲了國民黨讓共產黨關，讓她廿七年沒有依靠。丈夫回來了，她最疼的兒子又進去了。她說：「我兒子做錯了什麼？」

這名新加坡華僑的女兒在四十多年前到大陸老家時嫁給林坤榮。國民黨到台灣以後，她與丈夫一起落戶，起初他們住雲林，1952年，林正杰在雲林出生，行三。林坤榮在國防部特情室工作的事，張月鳳一直都不知道。林坤榮說，「我做情報員的事，我太太一直都不知道。」對張月鳳來說，她的丈夫是一名忙碌的軍人，經常出差。

林家在正杰出生之後不久就搬來台北，住在汐止。林坤榮此時參加了「甲級萬能特工」的訓練。一直到1956年，他突然接到組織的命令，到江西。他知道這回要離家很久才會回來，可是他仍然告訴張月鳳：「到日本去。」張月鳳此時懷胎九月，在林坤榮離台之後廿四天，林正杰的妹妹林麗霞出世。

林坤榮離開家一個月後，張月鳳才從姪兒口中知道「八成是去那裡了，否則怎麼一封信都沒有？」「那裡」就是大陸。這時張月鳳才知道丈夫竟是「情報員」。後來，林坤榮一封家書到，終於証實他的身分。

依規定，情報員進大陸，家裡會拿到一筆四千元安家費，林坤榮到香港後還託人多帶三百美元回家。可是這兩筆錢都沒有到林家。林坤榮一進大陸，就被出賣。1960年國防部判定林坤榮已經遇害，曾經頒一紙「旌忠狀」給林家，上面說，林坤榮於1956年4月9日「於廣州陣亡」。張月鳳看到這張由團管區的職員帶來的「蔣中正」証書，當場昏死過去。

在林坤榮身陷紅獄音訊杳茫的28年間，林家的飯桌上總是多擺一副碗筷以期待父親歸來。現在，林氏家族終能團聚，三代同堂共度端午。



「歸園」篇
辛廿廿喜悲茲家榮軒林員時計

組織已經放棄了他

張月鳳與四個孩子抱頭痛哭。可是她從來就不相信林坤榮「陣亡」。她帶著林正杰與林正第兄弟二人，從此成了總統府後門國防部會客室的常客，她不相信死亡之說，她說，「4月9日，我收到正杰父親的信，上面就是4日9日。」這一天，林坤榮從香港進大陸。國防部此後收到一或二封林坤榮發出的急難消息。此後，對國防部而言，這個人失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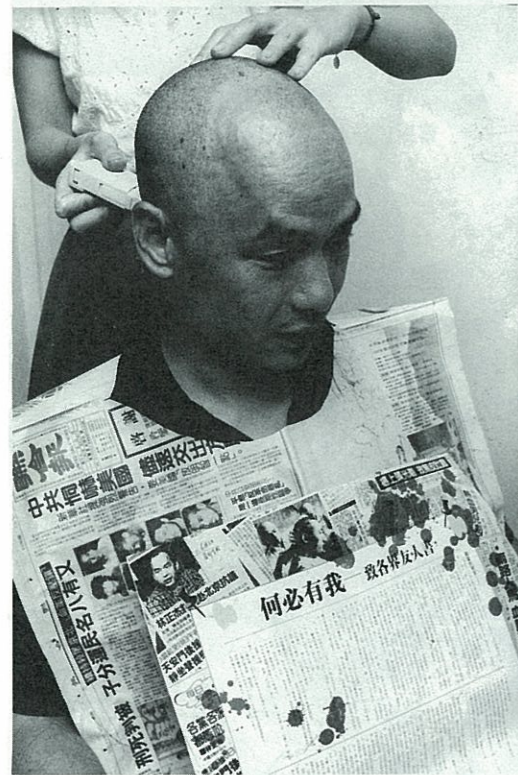
當國防部人員依「失蹤三年視同死亡」的諜報人員規定，頒發林家一張「旌忠狀」時，林坤榮正經歷著他一生最恐怖的嚴刑。他是國民黨特務，而且死不悔改，不向「人民政府」認罪，是「重犯新罪」，被監禁在獨居房中九年。他還沒死，可是組織已經放棄了他。

張月鳳到處求神問卜，她說，「神都說，他還在。」她愈發堅定丈夫沒有死。有一回她到台北近郊的一家廟求夢，結果夢到了一隻大蜘蛛沒結網，被逼到角落。廟裡師父說

得不太確定，「沒有網，就是無望了嗎？」後來，張月鳳記得這虫子口中還在動，師父的結論變成是，「還活著，給關起來了。」她愈發不信國防部的人說的陣亡。

丈夫的離奇命運，使這名身高不足一百五十公分的小婦人，不能不求神問卜為精神依托。張月鳳說：「我始終相信坤榮還活著。」因為不只一個神這麼說，她還遠到天祥、麥寮進香，媽祖還告訴她：「夫婦百歲喜相隨」。她有一回夢見林坤榮全身穿白衣，在一棵榕樹下，全身是鮮血。她說，所有的夢境，都是林坤榮受苦的情節，但是都健在。

在國防部決定頒「旌忠狀」給林家以後，林家四個小孩，就成了「烈士遺族，功勳子弟」。林坤榮的「國殤神位」也給安排到淡水的忠烈祠。每年的秋祭，國防部都會來通知林家，可是張月鳳說，「我丈夫又沒死，我為什麼要去？」她心中也很害怕，真的去



「國之不存，毛將焉附」，林正杰於6月18日，赴大陸前夕，以落髮的肢體語言行動，伸援天安門學運。

祭的話，可能就死定了。她一直保持著一線希望，所有可能毀了她的布望的事，她都不做。

不准去讀遺族學校

國防部的人也許是基於同情，或是感覺這麼一名不死心的小婦人總是一個「麻煩」。不只一次的想說服她，丈夫為國陣亡，國家可以為她養孩子，勸她回僑居地改嫁。如果把孩子給國家養，大概就是到華興育幼院，林正杰說，這些陣亡者的下一代，男孩可能去當侍衛隊，女孩大概去當護士、空中小姐。林正杰住婦聯二村時，經常看到讀華興的鄰家孩子穿黑色大皮鞋新衣新帽的回來，曾經問母親為何不讓他們去那裡讀書。張月鳳說怎樣都不答應，對她來說，丈夫終有一天要回來「喜相隨」的。孩子沒有道理去讀遺族學校。林正杰在回憶往事時說，「當時的物質缺乏，成天打赤腳，看到別人穿皮鞋，怎會不心動呢？」。

林正杰與他的兄弟，從小對父親的印象是一張放大的照片，以及一套西裝，一本日記。兄弟兩人的孩提樂趣之一是穿父親的西裝，他們想從這一小撮的物件裡知道父親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他們在一次意外的家庭冒險探寶遊戲中，找到了父親的日記，林正杰回憶，開心的笑，「裡頭記著炸彈怎麼做，還有一些孩子時代無法理解的事。」

想像中父親是七尺昂然之軀，高大英挺。不過母親除了帶兩個男孩去國防部交涉父親事外，在家絕少提父親。少年林正杰與一般眷村子弟一樣，是熱血的國家主義者。林正杰說：「我可以說是喝國民黨的奶水長大的。」林正杰初中讀大同中學，高中建國中學。在保釣運動的時代，曾經要組織建中同學去示威，他說，「我當時可是狂熱的愛國青年。」他曾經因為聽到他的兄弟批評蔣介石，憤而大打出手。他在建中當班長時，看到升旗時鄰班同學向國旗敬禮姿勢不敬，上前以耳光糾正。從小知道父親「身亡」中國，看到電視出現從金門看大陸的鏡頭，林

1986年
台北市議員林正杰
因舉發國民黨市議員
候選人胡益壽賄選，
被控誹謗入獄。
(攝影 蔡明德)

正杰會悲從中來，淚眼相對。一種不清晰的混同對父親懷念的祖國、中國情感，使少年林正杰認同於國民黨所營造，黨國不分的軍國主義、反共的國家主義氣氛中。

狂熱的愛國青年

林正杰回憶這段年輕時代的生命時，給自己很深刻而嚴峻的批判。他甚至嘲諷的說，「當時即使被罵也聽不懂。」1971年，他考上了東海大學政治系。這時的林正杰是一心想報國、救國。他認為救國之路是去當一流的外交官……。可是父親的老朋友聽說「政治系」就說，「最好重考，政治系畢業沒有背景，將來沒有前途。」

東海時代的林正杰受法律教授李聲庭的影響最大，他從此走上深層思辯的路。他在剛入東海時曾寫一些政論的文章在自己的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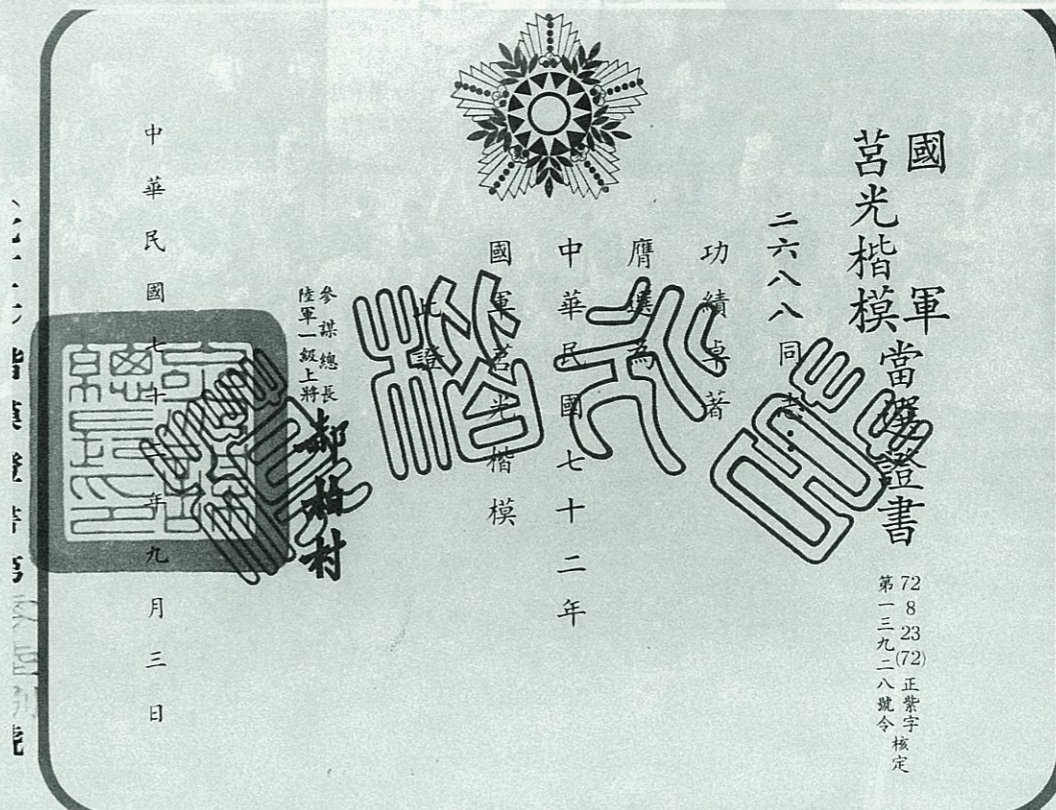
上，有一天這本筆記遺失，隔了一陣子有人把筆記還回來，在他空白的地方註解，總之批評林正杰「思考不正確。」這些文章是相當右傾，可是有些激進，林正杰說，「這樣的東西，當時竟連系刊都不敢用。」可是當時林正杰卻完全不理解人家對他的批評。一直要在李聲庭的課上接觸到《自由中國》的合訂本，林正杰才一步步找回自我。《自由中國》自1949年創刊，到1960年雷震入獄，總共出了二十三卷又五期。這套書成了林正杰在1971至1975年自我教育的「政治經書」。

1975年林正杰進入政大公共行政研究所，有一天他到圖書館，問管圖書的小姐，有沒有「台灣政論」五本遭查抄短命的黨外史上重要的雜誌。圖書館小姐眼睛為之一亮，面對這名進步青年。往後林正杰經由這





國軍 2688 同志林坤榮「壯烈成仁」23 年後，榮獲「莒光楷模」証書。這名「楷模」面臨着不准退伍的問題。



名小姐的引介，為黨外人士競選。這名圖書館小姐就是在美麗島事件中被捕的陳菊。

1978 年到 1980 年，林正杰當兵初期，還利用假期出來為陳婉真助選。他的連隊因而被調外島。林正杰說，「國民黨從此認定我加入黨外是為了要報復！」

1981 年，台灣民衆以選票重新審判美麗島，以支持黨外來表示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不滿。林正杰在這次選戰中當選為台北市議員。這時林坤榮已在中共的釋放國特政策下，回到福建老家。

自 1956 年 4 月 9 日在廣州被捕。林坤榮先歷九年的獨居酷監，1965 年被送到青海德令卡戰備監獄勞改，1972 年移到甘都繼續勞改。一直到 1980 年才被假釋回福建。

張月鳳在 1978 年就從家鄉的來信中得知林坤榮活著，在中國西北下放。可是沒看到林坤榮的親筆信，張月鳳認為有可能是「共

產黨在搞鬼」，她並沒積極行動。1980 年，新加坡的姪兒來台灣帶來林坤榮的親筆信，她終於確定，多年等待沒有白費。

1983 年 4 月 4 日，林坤榮以敵後工作人員榮歸的姿態回台灣。林正杰說，「我們家終於建立了最鮮明的兩黨政治的家庭。」到了 1986 年林正杰入獄，這個中國近代史上少見的悲喜家庭，終於「完成」了他們家族的完整政治光譜：父親是國民黨，被共產黨關廿四年，兒子是喝國民黨奶水長大，卻參加黨外，終為民進黨員，坐了國民黨的牢。一個家在三十年內，與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影響的三個黨全部扯上最深的關係，這樣的民衆史，這樣的家族史，必然在歷史上佔有深刻的、反映時代刻度的地位。

我兒子錯在那裡

在這整個家族史的中心，最值得注目的無

十年前，
民歌手楊祖珺是當年
校園歌曲發起人之一。
象牙塔式的
民歌時代已過去了。
如今和夫婿林正杰
成了街頭民主的行者。



巴望著 組織伸出 相認之手

在接林坤榮回來的過程中，國防部一直很被動。一名忠誠於國民黨的情報員，歷經千辛萬難，要回來時，卻得不到組織的主動歡迎。林坤榮回來之後曾經給「組織」一份名單，與他一樣等在國門外，不得其門而入的「國民黨死忠情報員」，他們巴望著「組織」伸出相認之手。

林坤榮回來之後，國防部升他為上尉，他已六十七歲了，可是國防部還不讓他退伍。他回來時國防部頒給他一百萬元，但對林坤榮被下放勞改的那些日子，國防部一分錢也不補發薪資，理由是「林坤榮替共產黨從事生產」。

林正杰因父親之故，知道了較多國民黨情報人員的問題與辛酸。在最戰亂的時代，許多所謂敵後工作人員，其實是到香港讀一讀人民日報就回來交差。這樣「情報人員」反而今天在台灣享天年。而像林坤榮這樣明知已被出賣，還往火坑跳的情報員，被中共關過的、沒死的，大多被懷疑是雙面諜，而被組織禁足，不能回台灣。這樣的人，如今有的人在香港，在歐洲、澳洲、美國。

四十年來，林坤榮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國防部從共產黨監獄裡「接回來」的特務。與林坤榮一起從甘都戰備監獄放出的國

特，少說有幾百人，其中不乏與林坤榮一樣「死不吐實」的，與林坤榮一樣，有權回來、應該回來，而「組織」更應主動召回的。林坤榮說，那些對不起組織的人，當然是沒臉回來，但是「為什麼，組織連忠貞同志都不要了呢？」

從這裡更顯出，林坤榮是林正杰的父親，是國防部願意放人進來的重要原因。這個「特例」讓林坤榮感到一定要為一些難友說說公道話。

如今這個公道話已給「專案」辦了五年了，還無消息；連同他自己申請退伍也無聲息，他已是全世界最老的上尉了。他覺得一生不能白過，寫了過去廿八年事回憶錄，痛痛苦苦的再走一遭，幾度擲筆不能繼續，這樣血淚鋪成的史詩，他非出版不能了一生之志，出一生之氣。雖然，在1985年11月19日他的書在印刷廠給警總搶走，他們付了二十五萬，算是強行「買書」。今年初，《人間》對於這個家庭的遭遇感到一種時代悲歡的衝擊，重新編整「歸鴻——一個敵後情報員回憶」的回憶錄，並以「第二版」向社會交待，除了對林坤榮家族表達一種「人民的敬意」外，也是對那一代的「國特」歷史的應該面世，表示關注與催促之意。

撰文■楊憲宏

疑是那位在林正杰競選時，在宣傳車上不斷呼著「我是林正杰的母親，請大家支持正杰」的小婦人。她在丈夫「為國去打仗」的二十七年，以教人打毛線衣維持家計。她曾在台灣外銷不景氣的時代被倒了七十萬元，丈夫留給她與孩子的敵後人員安家費被國防部的參謀「借走不還」。可是，她從來沒叫過苦。只有在林正杰坐牢時，她傷心幾至崩潰，她說，「這個國民黨真壞。我丈夫為他們犧牲那麼多了，還要再抓我兒子，我兒子錯在那裡？他那麼認真在為民服務……」不過，她說，「我還是容易滿足的。現在我們家團圓了，就好了。」對國民黨，她說，「以後，不要對其他人這樣比較好。」

張月鳳的人生道理中，其實並沒有這些政治黑暗。在追討他們應得的敵後人員安家費的過程中，張月鳳曾造訪過那名「借支不還」的軍官家，去聽那家人說，因為結婚、生子用光了錢。她見那家人仍一貧如洗，三名小孩可愛的相依相偎，她打消索錢的念頭。多年之後，她接回林坤榮，重整家園，她說，「我們那筆生活費用，被拿去結婚，拿去生孩子，這也算是做了功德，所以，我的先生可以回來！」她把一生的痛苦全都化約在她的宗教觀，她最痛惜的兒子林正杰，聽到她這麼說時，邊笑邊數說她：「媽，你就是這麼鄉愿！」林坤榮在一邊笑意留在眼角，逕自抽著菸，不說什麼。 ♀

但丁：「我因太愛弗羅倫斯，
以致遭受到不公平的放逐。
然而，這世界上再沒有
任何地方像弗羅倫斯一樣深受我愛！」
林正杰在靜坐絕食中反思。

在牢獄廿四年裏，國民黨特工林坤榮的名字是「余維斌」。

「歸鴻」是他 1983 年返台後寫的回憶錄。

1985 年 11 月初版全部被台灣警備總部的戒嚴令查抄。

1989 年〈人間〉讓「歸鴻」再度面世

向歷史、人民交代。這是第二版原文卅餘萬字的節錄。

離台家書

直 至我二十八年後虎口餘生，浩劫歸來的時候，還親眼看到她在每個孩子的房間掛著這張半身的放大照片，還重讀了自己親筆寫給她而她迄今仍保存在自己身邊的這封家信。

我驚訝的問：「你還保存了它？」

她驕傲的回答說：「我本來就準備最後由它陪伴著我到棺材裡去的。」我感動得無法控制，幾乎放聲大哭起來。

家信內容是這樣的：

……我這次離家時，由於時間緊迫，忙於公務，直到快要走時才告訴你……鳳，實際上有很多的話，我的確是不方便，也不應該當面對你說的。一者擔心影響你產前的情緒，這是很重要的；同時也免於你心生疑竇，鬧著不讓我走。那就不好了。

在那個時候，我認為對你講大道理，你是肯定聽不進去的。實際上就連對你講些小道理的理。所以有好多的話，我就無法再向你說下去了。你的這種心理，我完全可以理解，世間上那一個不希望過著夫唱婦隨美滿幸福的天倫生活呢？

正是由於這種難以擺脫的主客觀因素，我就不得不等到離家之後，再以書信的方式，對你作一坦誠的說明。我只能這樣做，其它還有什麼辦法呢？這點希望你能諒解！

你要明白：我是一個軍人，而且是一個負有特殊工作使命的軍人，組織紀律性，我是

必須嚴格遵守的；上級的命令，更是應該絕對的服從。這些道理我想就不必向你再多說了。

唯一需要在這裡向你解釋和說明的就是，「保密」是我們組織所嚴格要求的。過去正是因為這方面的關係，造成你我之間發生過好幾次非常不愉快的矛盾。記得你還埋怨我哄你騙你，責備我狠心變心等等。真使我啞吧吃黃蓮有口難辯你明白嗎？

關於哄與騙這個問題，因為以前你的意見太多了，成見太大了，所以我認為趁寫這封信給你的機會，似有進一步對你說明和解釋的必要。為了徹底消除你我之間確已存在的誤解與隔閡，我認為你應理性的去作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在我們私人之間，我會騙你嗎？我騙過你嗎？至於我們組織上有關的事情，老實說，我不能不瞞著你，我不得不騙你，我不得不哄你。難道我能夠把我們組織工作上的機密告訴你嗎？我能把這次要到什麼地方去執行什麼任務坦誠的告訴你嗎？這是一種犯罪的行為你懂嗎？……

這次我們的離別，不比往常，今後你我都可能還會遭遇到更多的困難，甚至人生的苦難也許還會降臨到你我的頭上來。我深信我們真摯的情感是能經得起任何考驗的，而且可以這樣說：「我愛你！我愛我們的孩子！我愛我們的家！」

鳳，你是一個賢慧聰明的人，我相信妳會負起「嚴父兼慈母的」責任的。

孩子是我的，孩子也是你的；為了孩子們的前途著想，為了你我的前途命運著想，我



「歸鴻
一個敵後情報員回憶錄」
於 1985 年 11 月
被警備總部以戒嚴令
「不得洩露國防機密
及對外政策的規定」
到印刷廠查扣。

一紙薄書，
記載著粉碎林坤榮
平靜家園的歷史。
照這張「蔣中正」証書
的說法，他應於
「民國 45 年 4 月 9 日
陣亡廣州市」。



歸鴻

一個敵後情報員的回憶

撰文 ■ 林坤榮
攝影 ■ 張淑芬

只能向你這樣說了，我也只能這樣做了。讀到這封信後，我希望你能盡心同我合作。

鳳：請放心吧！你深知的為人，我絕對不會做出對不起你和孩子們的事情來的。我再說一遍：讓時間和事實對我們作嚴峻的考驗吧。

孩子們長大後希望要做大事，做有益於人民，有益於國家民族，有益於人類的大事。千萬不要讓他們當小流氓。自小就應該教育他們怎樣做人，怎樣懂得正義感，你說對嗎？孩子們在十幾歲這個階段，是定性定型的階段，千萬要倍加注意關心。切記！切記！

另外：我這次出任務，國防部給我們安家費臺幣三千五百元，我們組織另外還給其它的津貼臺幣五百元，合計臺幣四千元。我臨走時，因時間緊迫，應辦的公務已夠忙碌了，來不及辦理領款手續。臨走我已寫了張領款收據並把我的私章都交給國防部S參謀代辦領款。我想：S參謀諒已把錢交給你

了。如果他還沒有把錢交給你的話，你可以拿我的這封信到國防部去向S參謀要就可以了。隨信附寄美金三百元請收用。同時，我已向組織提出要求並已得到答應，以後從我本人生活費項內，每個月抽出美金八十元寄回去給你們母子作為補貼家用。以後你可以按月到國防部去領取。這是我另外寄給你們的，其它眷補國防部會派專人按月送到家裡給你們的。

今後家裡遇有什麼問題，你可以到國防部去說明，國防部是會給你們解決的。但我認為凡是自己可以解決的，自己應該想辦法解決，或儘量節制克服，不可以什麼事情都找國防部去解決，你說對嗎？

這次領到這筆款項時，我認為最主要的還是先解決住的問題，有了一個固定的窩，也就比較安定得多了。不然幾個小孩都幼小，你這個作母親的確實困難是很多很大的。

最後，我希望你能生一個女孩子，因為女孩子總是比較容易管教些。如果果真是生女

孩子的話，那就把她的名字叫林麗霞吧。因為她姐組叫林麗雲哩。

要是生一個男孩子的話，那就由你作母親的給他取一個名字就行了。不過我建議：最好把第一個字還是以「正」字為首。因為他的大哥叫林正第，他的二哥叫林正杰。那小弟弟又是「正」什麼的，這正是符合我們中國人對孩子們命名的習慣。你說行嗎？將來我們老了，記憶衰退了，只要記住孩子們的一個字就行了。你說對嗎？

望你切要保重玉體，作好月子。切切切！
專祝

近祺

榮手書

於民國四十五年四月×日 寫於客地

廣州被捕

回顧一九五六年四月底五月初，我被困於廣州的那幾天，可以說是我一生之中最難忘懷，最值得回顧的幾天。就在這幾天，我想了自己迄今認為值得回想的事情，做了甚至連現在都感到驚奇的事情。

為了擔心這些信件全數被截獲，最後我還想出了一個辦法：在一塊白手帕的上面，同前四封密信一樣用自己身上的鮮血做密寫劑寫上了這樣的幾個字：「林○是匪諜，我們已上當，電臺勿運入，我被困羊城，誓為黨國成仁，切切切 BGXXX 寫。」

被困廣州的第三天開始，我進一步的證實：我們所要演出的這齣情報戰的戲，對方的導演和指揮肯定是住在廣州而並不是住在江西的。老林說要帶我到江西去架設電臺，是預先就



1984年林坤榮
「正式」成仁後於
1974年再獲頒「褒揚狀」。

人的一生成載幾枚章？
灼灼閃耀的勳光
掩不了林坤榮斑斑血淚史。

1980年林坤榮
被釋放後於福建老家
與孫姪合照，
寄回台灣報平安。

佈置好的欺騙手法而已。

我想：既然這齣戲的導演明明住在廣州，指揮中心也在廣州，他們為什麼偏偏要說是在江西呢？我翻來覆去考慮這個問題。

首先我想：這可能是他們認為當老林同我們搭上了線之後，如果說要我們派人到廣州或潮汕建立電臺，一者我們會做很多考慮，包括有必要和無必要這方面的考慮。同時，他們當然清楚，廣州和潮汕一帶，我們比較容易派人深入瞭解調查，對他們的伎倆和陰謀，就容易識破。

如果說是要到江西去架設電臺的話，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他們有一個緩衝斡旋的餘地。何況派人到江西建立電臺，對我們來說，總是比較需要的。而且江西共產黨駐紮有重軍，我們會更需要哩。

搭汽車或乘火車離開廣州，其危險性是相同的。不僅沿途隨時可能被截獲，就是在火車站或汽車站，恐怕早就接到我的照片檔案，要售票員注意是否購車票離開廣州。只有這條路走，其它已無法可想了。因此，我下決心：先乘火車離開廣州，到郊區小站後，跳車擺脫。晝伏夜行，逃回福建老家去，再想辦法。

第二天中午。一九五六年五月×日，我照常跑至旅社附近的小飯店吃飯。之後，按照第一天跑到火車站去買車票的辦法。三次僱三輪車，又三次下車，到處亂竄亂闖，看看就是跟蹤的人也已經被我甩掉，我馬上僱一輛三輪車到火車站附近去。然後步行到火車站。為了怕被發覺，我離開旅社時，甚至連隨身攜帶的手提包都放在房間。

到了火車站，我看距離開車的時間還有十幾分鐘，不敢貿然進站。就在附近的小店裡吃點東西。我剛吃了一會，一個香港客模樣打扮的女人，就在我的對面坐下來。隨後閃電般地闖出三個年輕的彪形大漢。這個女人，馬上移位到我座位前的椅子上去，當然這是防範我有什麼反抗的行動發生。

其中的一個年輕人，裝得很和善的對我說：「余先生，你是什麼時候來的？請你到

我們那裡談談！」不由分說，旁邊的一輛黑色小汽車駛過來了。兩個人把我挾上小轎車。

就這樣，我被逮捕了！

日日過，人人死。

檢察員遞了兩個信封和信紙給我，要我寫下給家鄉嬌母和臺灣家屬的留言，說會幫我轉給他們，最後他還問：「你對人民政府有什麼要求沒有？」

「沒有什麼要求。」我知道公訴後要槍斃我了。

提審回到監房後，我開始緊張了，內心的怨嘆和掙扎此起彼落。有一天，我情不自禁的用左手在信紙上塗上了：

日難過，難過日，日日難過，日日過；

人怕死，怕死人，人人怕死，人人死。

這是一個借用的對子。上款我寫了：「諸兒留念！」下款書寫「父字。五十九年×月。」

在另一張信紙上，我寫著：

「愛鳳：榮為黨國先歿而走了，蒙悉心撫育諸兒！我太辜負妳了，望見諒！」

榮字五十九年×月」

這兩張左手寫的字，我是有意識留下的。要是突然被槍斃，這兩張手筆，不管我的妻兒是否拿得到，至少留在監房也好。

豈知有一天，幹部對監舍進行突檢，這兩張左手字被看守所的管理員搜查出來。他看了又看，看不懂，後來又翻過來，看了又看。

他問：「你是用左手寫的嗎？」

我說：「是的。用左手手指寫的。」

他問：「為什麼要寫這兩張條子？為什麼要用左手寫？」

我說：「因為檢察員問我有没有話要對留在臺灣的家屬交代，政府要幫我轉交。而且因為我妻子知道我兩隻手都會寫字，因此我就用左手寫。」

這個管理員沒有說什麼，把兩張條子拿走。過了幾天，管理員就把我叫出去進行教

榮軒林圖文對
哀感悲劇線斷

新聞

新聞

育。
他說：「你不要胡思亂想了，今後要安定下來，加強思想改造，你的世界觀還是有問題的，特別要加強自己世界觀的改造。世界觀的轉變才是根本的轉變。」

認罪服法

未調到聯組來之前，余標早已提醒過我，輪到要開始讀材料前，學習組組長張某還私下對我說：「這是運動中的批鬥會，人多意見多、正確的、偏激的、善意的、惡意的；卡賓槍、重機關槍；加農砲、過山炮，可能樣樣齊全，轟得你眼花撩亂，攻得你頭昏腦漲；有也好，無也好，是也好，不是也好，對也好，錯也好；都要沉住氣，不可衝動，不能還嘴。記住：這是運動。對你關係太大了，你知道嗎？」他們善意的忠告，我一直記在心裡。

在經過幾次自我檢查批判材料都通不過後，我又重寫了另外一份「我的自我檢查批判材料」，站在大家面前戰戰兢兢的讀了半個多小時。跨過鬼門關的這份材料，牢牢地烙在我的腦海中，至今難忘。但真傢伙還在我的腦子裡哩！

我是一個曾經接受過美蔣特務機關「甲級萬能」特工訓練的現行特務。向社會主義祖國的「革命」事業，向全國偉大的幾億人民，犯有誠難寬恕的罪行。惡毒的攻擊和污蔑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革命」學說。我不僅在歷史上就欠有人民的血債，而且被捕歸案後，又構成重犯新罪。論我犯罪性質的嚴重性，論我犯罪對社會主義祖國革命事業的危害性、破壞性，論在監房所散佈的反動謬論而造成的極壞政治影響，誠屬刀架於前，鼎鑊在後，俎我的肉，啃我的骨，亦難以償還我向祖國革命事業所犯罪惡於萬一，亦不足以抵消億萬人民對我這個反革命份子的刻骨仇恨。

正當幾億中國人民在「偉大」的中國共產

黨和「英明」領袖「毛主席」領導之下，高舉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旗幟，轟轟烈烈地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康莊大道上大步邁進的關鍵時刻，我在臺灣接受了×××的重要派遣任務，攜帶電台，潛返祖國大陸，企圖在華南××中心地帶親手建立電台，配合潛特，發展特務組織，蒐集戰略情報，進行破壞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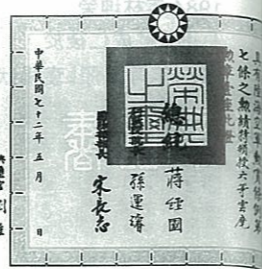
我剛從海外潛抵廣州時，就企圖積極蒐集當時蘇聯在廣州展出的「工展會」有關情報，企圖蒐集白雲機場以及「三大改造」運動的有關情報。

採取密寫的傳遞方式，企圖與香港特務組織取得直接聯繫，把情報傳送出去。被公安機關截獲後，雖陰謀無以得逞，祖國人民的革命事業避免造成嚴重的損失，然而本人早已構成犯罪的客觀事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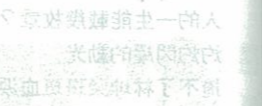
正是由於本人抱有強烈的反共抗俄的反動意念，對祖國社會主義的革命事業抱有極端仇視的心態，所以回到大陸之後，瘋狂活動，陰謀敗露，明知自己已墮入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使盡渾身解數，亦難以逃脫人民的天羅地網。然而，我仍抱所謂「不成功，便成仁」反革命強烈意識，垂死掙扎，孤注一擲，可是「萬能」乏術，終於被逮捕了。

被捕歸案後，人民政府本著「革命的人道主義」，對我採取一系列挽救、開導、教育的措施，可是，本人仍然堅持反動立場，冥頑不化，拒絕挽救，鄙薄啓導，對抗教育，死抱行將就木的×××的幽靈不放，死心塌地的甘心充當國民黨這具政治僵屍的殉葬品。不知為恥，反而為榮；政治白痴，莫過於我。

在審訊過程中，態度極為惡劣，嘴臉更是猙獰、醜惡。多次對抗審



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
陸軍上尉情報台長
林坤榮返台後
獲頒「雲麾勳章」。



現代王寶釧——張月鳳
苦守寒窟。
在夫婿林坤榮
失訊年間，宗教的力量，
支持她一步步
走向未可期待的茫然。



訊，藐視法庭，誣辱法官，狂妄要求槍斃；回到監房，拒絕參加小組「三大改造」文件的學習，諷刺打擊小組的學習組長。目無法紀，口出狂言。當小組同犯要自己發言時，藉機散播反動謬論，詆毀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謾罵蘇聯老大哥為「北極熊」，還攻擊共產黨的統戰政策是「統戰的魔術」；攻擊誣蔑人民政府的土改政策和合作化運動是「剝蕉」政策，是「愚民」運動。

思想上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不適用於中國的國情。中國外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包圍、掠奪和欺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特別是蘇俄對我虎視眈眈，根本不懷好心，而且比任何帝國主義都要陰險險惡，野心更大，奉行馬列主義的學說，必然要摧毀我固有的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而我固有的傳統文化和傳統觀念，正是任何帝國主義無法征服我們和消滅我們的關鍵所在。所以思想上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一邊倒」的方針政策，有損於民族的尊嚴，有害於國家的獨立，不利於主權的自主。堂堂的中國為什麼要叫蘇俄為老大哥呢？所以我不僅謾罵了蘇俄，也攻擊詆毀了中國共產黨。

正是因為自己所散佈的反動謬論，造成了非常不良的政治影響，所以人民政府為了挽救我不致愈陷愈深，監禁我獨房反省。經過將近八年的長期深刻反省，通過人民政府幹部耐心的教育啓導，使我認識到自己的言論已構成重犯新罪。人民政府監禁我八年獨房反省，是對我的挽救，是自己罪有應得，咎由自取。

日本投降時，自己在特務機關臺灣省警備總部調查室，曾經負責審訊過革命人士和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採取殘酷手段進行審訊，因此，思想上認為共產黨一定會採取更殘酷的手段對我進行偵訊。其實事實並非如此，儘管本人思想這麼反動，態度如此惡劣，嘴臉這樣猙獰醜惡，但人民政府的審訊幹部不僅沒有採取自己主觀想像中的金木水火土的體罰辦法對待我，反而對我進行耐心的教育。

同時，看守所所長和管理員還三番兩次帶我外出參觀，以珠江大橋的建築，越秀山的變化，「外貿館」的種種陳列這些活生生的現實教育我，使我頑劣的態度有了初步的轉變，使自己在冥頑中認識了真理。我衷心表示：我輸了！我認罪！

但我對自己罪惡的認識還是很膚淺的，檢查也不夠具體，不能做到全面，今後必須加深對自己罪惡的認識，不斷深挖犯罪根源，批判犯罪本質。做到真誠認罪悔罪！

祖國罪人

從廣東到青海，要坐好幾天的火車。我們的座車雖然是火車，但不是載客用的，而是載運牛馬用的櫃式貨車。僅在車廂上方有一通風口，罪犯也沒有上手銬腳鐐。沿途停車的車站不少。如果停車時間不長的車站，列車雖停，但車廂的門不開。只有隨車的解放軍和車站的人民武裝警察在列車周圍穿梭巡視，嚴禁監視罪犯攀窗張望。可是到了大站或到達時間要停留稍久的車站，情況可就完全不一樣了。

幾天幾夜祖國的大自然給我莫大的啓示。視線遠大得多了，心胸寬闊得多了。這次被押送到青海高原去，勞改的路總是要一步一步的走下去的。我一定要在苦難的勞改生活中把自己鍛鍊得更堅強。

從廣東到青海，列車爬爬停停了好幾天，終於爬到了青海的省會西寧市。冬天的西寧市冷冷清清，還比不上南方的小城鎮。從火車站到青海監獄的被服廠，沿途就沒有見到一個比較像樣的建築物。好多百姓，還住在原始的小窩洞裏；少數民族的孩子們，有些還光著屁股，滿身髒兮兮站在窩洞門口，觀看一車又一車的勞改罪犯。

浙江調去的罪犯，分配住在西寧監獄；廣東調去的被分配在西寧監獄的被服廠；上海調去的被分配在那裏？我就不清楚了。但女性勞教被分配住在西寧監獄被服廠，後來還同廣東省調去的罪犯演出了好幾幕月夜傳

情，麵包夾情書的好戲。總之，突然來了幾千名罪犯，西寧變得熱鬧極了。

德令哈

剛到德令哈，有不少事情都使我感到非常驚奇和新鮮。無論那一個老犯人，棉衣裏面都縫有一個或兩個很大很大的口袋。我問小組的老同犯，這個袋袋是幹什麼用的。

他笑著回答：「你慢慢就會懂了。」

果真不到一個月，我什麼都明白過來了。自己的棉衣裏面，也縫起一個這樣的大袋子。

收割豌豆時，偷偷地藏一些豌豆，收割田豆藏田豆，收成青菜藏青菜，收成土豆藏土豆。收穫什麼就藏什麼。儘管明知到了大隊大門口報數時會被幹部搜查出來，但不少人還是要藏，碰碰運氣！

隊長批評一個犯人說：「×××，你的臉皮真厚！」

他回答：「是的！隊長，我是勞改犯！」

隊長說：「勞改犯就不要臉嗎？」

他答：「我的臉皮被共產黨買去了！」

隊長道：「反動透頂！」

他坦然說：「報告隊長，我的肚皮正在反動透頂哩！」弄得隊長毫無辦法。

田間管理期間，遇到野菜藏野菜，除掉菜苗藏菜苗。有人甚至沒有用水洗過，用手搓搓，放些青鹽就吃開了。吃得瀉肚子，吃得水腫，吃出許多毛病，還是有人照吃不誤，實在餓慌了。

格於監規紀律和遮掩其它同犯的耳目，交換饅頭也用這個袋袋，什麼東西都用這個袋袋。這個袋袋，名副其實是勞改犯人的「八寶袋」了。

青海鯉魚的魚卵，吃下去是會中毒的，（聽說鯉魚子含有某種毒素）。可是，有的勞改犯明知故犯，故意撿回來煮吃。還說：「我先飽吃一餐，送病房時再享受幾天，何樂而不為。」後來幹部就不准其它小組的勞改犯人再到伙房去幫剖鯉魚了。

第一年到麥場上參加脫粒打碾，看到有些

老犯人，大把大把的麥子或豌豆偷偷地往自己的嘴裏塞，我感到非常的驚奇。我問一個同犯：「能這樣吃嗎？」他因為嘴裏塞滿了麥子，用手比比，表示肚子餓，沒有辦法。

我在德令哈改造的六年期間，僅以我們一大隊的勞改犯為例，恐怕就不止有兩百個，因「吃」的問題而送醫院開刀或死亡。

共產黨釋放，國民黨不要

一九七五年，共產黨把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罪犯，通通從監獄和勞改隊釋放。在戰備監獄被釋放的，有不少還是無期沒有獲得改判哩！這是我連作夢都不敢想的好事。四中隊被釋放出去的這批人，有幾個不僅是無期，尚且是改造表現不好的反改造尖子哩！幾天前，有一個甚至還站在那裡被同犯批鬥。

什麼叫原國民黨縣團以上的罪犯呢？就是原來國民黨（包括汪偽、滿偽、蒙偽在內）黨方面縣市書記長以上，政方面縣市長以上（包括縣市級議員在內），軍方面團長級以上，特方面站組長以上的罪犯。我們中隊有一個原來僅是一個三人行動小組的組長，都僥倖被釋放，這才真正連作夢都沒有想到。

釋放這批在押罪犯時，報紙曾大肆宣傳，仍被關押的罪犯，則進行很長時間的學習討論。監獄管教幹部更抓住機會，舉辦一連串座談會，啓發教育，似乎釋放者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大家改造決心更大，改造信心更足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監獄管教幹部對我們的態度確有極大的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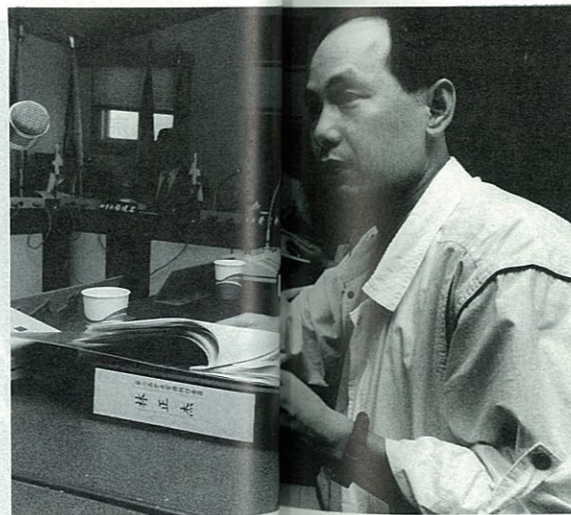
被釋放的罪犯，不僅恢復公民權，有工作能力的給予工作（絕大多數留在就業隊當職工），願意回家的回家，無家可歸的留隊就業，失去工作能力的扶養起來；家在國外或港澳或臺灣的，願意出國或回臺灣者予以方便，給足路費，來回自由。同時，凡是被釋放的罪犯每人發三百人民幣做安家費，回家的路費照給，每人還加發一套新服裝。

不管共產黨釋放這批原國民黨牛鬼蛇神的意圖如何，對在押罪犯真是一大鼓舞。雖然



1983年4月4日

林坤榮返台，張月鳳告訴他：「看你以後還敢不敢離開家。」



在民進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開會，林正杰的角色扮演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自己原來在國民黨的官做的小，輪不到，但看到難友們能在戰備監獄被釋放，將來我也許仍有一線希望也說不定哩！

正當我們左一個漫談，右一個討論，充滿希望，心花怒放，天花亂墜的時候，突然，共產黨的報紙刊登了一則令人傷心欲絕的消息：「被釋放的原國民黨黨政軍特人員張鐵石等十名，要求回臺灣與家人團聚被國民黨拒絕入境。」這消息對我們來說，宛如當頭一棒！

當天的人民日報還發表了一篇評論員的文章，大書特書國民黨不仁不義。當時我對國民黨確也深感憤慨。很多難友包括被釋放出去的那些新公民，也都深感不解。難道我們不是國民黨的人嗎？我們吃了這麼多苦，下場是這樣嗎？家屬在臺灣的難友或新公民，更加垂頭喪氣了。

中隊有一個從臺灣派出去，平時同我很要好的難友跑到統計室對我說：「老余，你有什麼感想？我們怎麼辦？難道我們這輩子就這樣完了嗎？」我無言以對。那幾天我心情非常鬱悶，一句話也懶得說。

還有一個難友，以埋怨的心情，傷感的低調，寫了一首白話詩，拿到統計室來給我看。這首白話詩的句子我已記不起來，大意是描寫陰霾的子夜，難熬狼嚎鬼號心境下，作夢也想著「芭蕉島」，醒來竟是曙光的幻滅！我記得最後兩句是：仰首問蒼天，何處是歸宿？甘都！甘都！

難友的這首白話詩寫的非常動人，對我心情感染很大。但我還是言不由衷的規勸他。因為我非常清楚，對一個絕望的人還當頭一棒，打擊是非常殘酷的。

最不堪忍受的是，當大家看到報紙報導：這十個被釋放的原國民黨官員到了松山機場被臺灣拒絕入境，回到香港後有一個人旅館自殺了。每個人的心情都更加沉重了。本來我們都是國民黨的人，爲了這頂帽子而吃盡一切苦難折磨，但臺灣國民黨不要我們了！我們怎麼辦？有些難友偷偷地耳語，哀嘆，甚至氣憤的咒罵國民黨了！

有一天，我們中隊到六中隊去勞動，有一個被釋放出去，而家屬留在臺灣的老難友（他留在職工隊）藉著送開水的機會小聲對我說：「他媽的！我們這班人，拋妻離子，出生入死，爲的是什麼？在共產黨的監獄不被當人看，受盡苦難、吃盡苦頭，共產黨人罵我們是人類渣滓，是牛鬼蛇神，是人民敵人，是民族敗類；好不容易熬到共產黨發慈悲把我們釋放了，國民黨又認爲我們是被共產黨洗腦過的人，是共產黨的統戰工具，拒我們於門外，這算什麼東西，我們是什麼呢？」

張鐵石被國民黨拒絕入境和在香港自殺的消息傳到職工隊和監獄，老實話說，很多難友對臺灣國民黨都普遍感到氣憤，甚至公開咒罵國民黨，特別是家屬留在臺灣的難友和新公民，無不感到前途渺茫，只剩絕望。我就是這樣。

「四人幫」倒臺之後，我認爲險惡的時刻已經避過，就馬上又同家鄉的妹妹恢復通信，當我接到我老孀母轉寄了妻子張月鳳和幾個小孩全家照片時，內心更加難過了。提起筆來在照片的背後寫道：倩影肅穆深情在，碧畔語別念五載，黃土高原埋白骨，虧君獨將玉蘭栽！正是這種心情的最好寫照。

自從我們這羣「死硬危險份子」從各個勞改農場調到戰備監獄後，老實話說，共產黨雖然在管教上的要求非常嚴厲，但確也在罪犯身上兌現了他們的「人道」政策。剛調監獄不久，高監獄長就在全監大會上當眾宣佈了國務院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廢除法西斯的審查方式方法」。所謂「廢除」說明正有客觀的存在。

另一方面，從一九七二年的冬訓運動總結大會開始，就陸陸續續有不少罪犯獲得了改判、減刑、提前釋放、記功或表揚。因為我改造表現良好，在平整大寨式梯田有顯著成績，對建設甘都有貢獻，八年之間，就獲得記大功七次。無期改判爲有期十八年，一九七七年又減刑一年，直到一九八〇年六月提前十四年釋放。

放虎歸山

從她突然問我那句話證明，月鳳已經在香港寫信和發電報給公安廳了。她曾在電話中告訴我，準備向福州公安廳寫信、發電報，再不行她就要向北京公安部寫信和發電報，再不行，她就要向北京國務院寫信發電報。我對我妻子說：「向福州公安廳寫信和發電報再說。」

這個女幹部大約跑進去二十分鐘又跑出來說：「我們首要要研究研究。你先回去，等我們答覆。」

正是因為我妻子在香港再三向福州公安廳寫信和發電報陳情。而且她在信中明確告訴公安廳：如果公安廳不敢或無權批准我丈夫到香港同我們母女會見的話，她就要再向北京國務院陳情和要求。因為報紙對這一政策早已經有所公佈，就算他們擔心「放虎歸山」，也不得不有所考慮。

臨赴漳州和福州時，我已經患感冒，再經過幾天的勞累，特別是在火車上又受了涼，回家病倒了。妻子打電話來，我正發高燒，無法到郵電所去聽電話。老孀母無意中把我病倒的事告訴我妻子。她急瘋了，第二天又來電話，並在電話中表示：如果病情嚴重，必要時她準備回老家看我，我聽我孀母和妹妹一說，心裡急了。

她再來電話時，我抱病去接電話。並在電話中明確的告訴她：「不管情況如何，你和小霞千萬不能進來！」她當然能領會我的意思。

這時，月鳳隻身在香港「高雅酒店」滯留已經快五十天了，入境簽證一延再延，心急如焚。

她左手拿著電話筒向公安廳幹部斡旋、打交道，右手拿著電話筒同我打氣；一轉身她右手拿著電話筒同臺灣我們的組織匯報情況，左手拿著電話筒安慰家裡守在電話旁的幾個小孩。心身交瘁，卻又信心十足。

這一個多月來，我們家可說是最熱鬧不過了，裡屋外屋，男的女的，不斷的有人來

訪。每次我老婆從香港打電話來，總有好幾個人跟著我往郵電所跑。儘管他們只是站在那裡，但卻非常留意的聽著。我到郵電所去，後面跟著一羣人，我跑回家後面又是跟著一羣人。這羣人有的由於好奇，有的是出於關心。實際上，一點也不見奇，因為大陸除了高幹或單位的主管，一般根本就没有私人電話，就算個別華僑家庭有錢可以裝上電話，也根本用不上，沒有通話的對象，等於白裝。

我接到出境證的當晚，妻子又從香港打電話來。

鳳問：「榮是麼？我鳳。事情有消息嗎？」

我說：「今天接到出境證了，還要辦些其它手續，四月一日才能抵達深圳。」

鳳問：「是交通問題嗎？可以僱專車，不要怕用錢！」

我說：「不是，有親人要陪我到深圳，要等辦手續，這裡也沒有專車可僱。在汕頭還要住一個晚上，最快四月一日才能抵達深圳。到深圳我再用電話同你聯絡。」

鳳說：「四月一日，我叫××侄去接你。」

我說：「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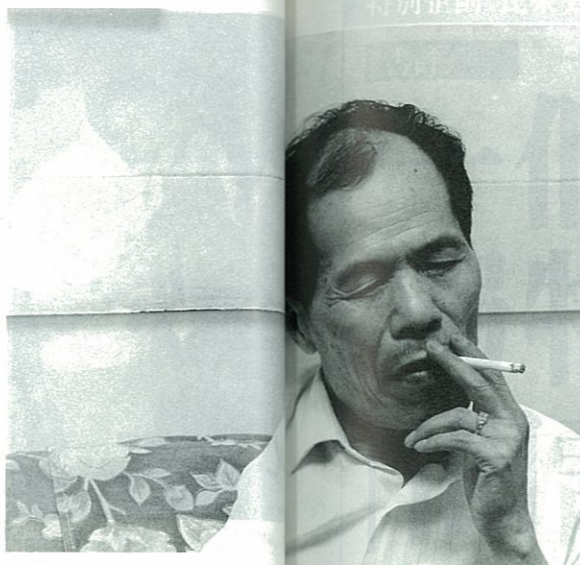
鳳說：「妹夫謝先生要對你說話。」

我說：「謝謝！」

謝說：「姐夫是麼？既已拿到出境證，火速動身，預防變故。僱專車！僱專車！用錢不要緊！」他急急的說。

往汕頭的汽車由西埔開出，我必須提前一天到西埔。廈門有一個要好的同學約定要趕到西埔來送我，我又不得不先趕到西埔車站等他，所以我決定到西埔住一晚。這兩天，幾家親族都停工了，幾個侄兒要送我到西埔，還有兩個同學要送我到西埔和汕頭，都到我家來了。

離家的當天，裡裡外外都是人，甚至大門口的晒穀場，也圍了一羣看熱鬧的大人和小孩。大隊部的「支書」，兩個副大隊長，公社的公安特派員都來了。親戚、朋友，過去



最令林坤榮牽掛的，是那些身陷敵後，至今生死未卜的同胞們。每想及此，林坤榮即陷入深沈的冥思。

的一些老同學更是都到齊來了。幾個侄子忙著招呼客人。

老孀母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佛教信徒，這幾天她老人家心裡矛盾極了，求神拜佛，祈禱許願：我們夫妻子女一家人早日團聚。但她又擔心這一輩子再也見不到我了。臨出門時她拿著三柱香站在大院天井中間向老天爺禱告。老孀母這種動作，我自小孩開始就不知道看過多少回了，所不同的是她老人家今天似乎特別特別虔誠。

幾十年前我就很清楚她老人家的個性，當她在向神佛禱告時，不許任何人打擾，天大的事情都要等她祈禱完再說。我想：也好我先走了，留我妹妹和兩個侄子再用單車把她載到西埔去住一晚。因為當晚還有幾個親友準備借公共食堂開兩三桌給我餞行哩！

可是，當我將跨出大門，回頭一看，她還把三枝香舉得高高，眼睛緊閉，嘴裡喃喃唸著，我忍不住轉身跑回去，跪在她的面前，小聲對她老人家說：「阿孀，我不會再回來了！」她一聽，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我向她老人家叩了三個響頭，也不住的落淚。

我這次申請赴香港，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屬於個人探親，實際上，無論共產黨或國民黨兩方面都清楚絕不是單純為探親而出國。為什麼？因為我的案例特殊，雙方都有檔案，雙方都要防範，雙方都有存疑或問號，謎底就在我這張未掀開的牌了。

正因如此，所以從汕頭到深圳途中偶然發生汽車拋錨，必然會引起妻子在香港緊張兮兮起來。聽說當我那個侄子到深圳接不到，而回去告訴她時，她心急如焚，猛喝酒控制自己，把那個侄子都快嚇壞了。

她同我香港妹子兩個，堅守在酒店的電話旁，寸步不敢離開，希望奇蹟的出現。當她深夜接到我從深圳打給她的電話時，高興的在電話中哭了起來。話也說不出來。

我問：「你為什麼哭？」

我妹子接過電話筒說：「姐夫！大姐高興的哭起來了。」

香港的親友、同鄉，一聽到我已到深圳，

夤夜趕到「高雅酒店」。白蘭地開了兩三瓶，我妻子和我妹子都喝成「醉八姑」，心情的激動喜悅，可想而知。

四月二日一清早，我妻子同我一個同鄉李先生搭火車到羅湖。李先生跑到深圳準備接我，我妻子就在羅湖等候。

李先生到種子出口公司時，我們已經出門，他又折回羅湖。兩個人都在羅湖等。羅湖檢查站不准人進入大閘，但我妻子站在外面從上午等到下午，移民局檢查站有兩個年輕華人警察就跑過來問她。

警察問：「太太，你等一天了，等什麼人。」

她說：「等我先生。」

警察問：「你不是在香港居住的吧？」

她說：「不是。我是從臺灣來的。」

這兩個年輕警察一聽就開開放她到裡面去等。這也可以說是格外的照顧。她站在檢查站不放過任何一個出來的人，從上午一直站到下午五點鐘。一個年輕華人警察被感動了，又跑過來問她：「你先生姓什麼？從那裡來的？」

她說：「我先生叫林坤榮，從福建省東山縣來的。」

警察問：「他是剛從大陸要出來的？」

她說：「是的。他回大陸已經三十年了，這次剛申請出來會面。」

警察問：「太太，你本人貴姓？」

她說：「我叫張月鳳。」

這個年輕警察跑到檢查站裡面，他看我坐在那裡，小聲的問：「先生，你是福建東山來的？叫林坤榮是嗎？」

我說：「是的。」

警察說：「你太太張月鳳就在檢查站門口等你。」說完走出去。

這個熱情的年輕警察又跑去轉述給我妻子聽：「你先生就快要出來了。我們也快要下班，你就在這裡等他。」

我從上午十點多鐘進入檢查站，在檢查站那邊，只是看看出境證和翻翻手提包而已就放行了。反而是跑到香港移民局檢查站這

《書評》

才 一個 獨特的 「間諜故事」

讀林坤榮「歸鴻」的隨想

不久以前，一個退職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寫了一本「CIA」，暢銷一時。書中詳細描繪了美國 CIA 在全球各地從事破壞、謀殺、煽動和顛覆等駭人聽聞的罪惡內幕。

但是在國民黨特別訓練的「甲級萬能特工」林坤榮的回憶錄「歸鴻」

中，讀者却一點也看不到絲毫國民黨對大陸「敵後工作」的內幕。

幾十年來，台灣似乎出版過幾本通俗的反共間諜小說。幾十年來，台灣也上演過一些美國好萊塢拍的反共間諜片。它們大約都不出於這既定模式：描寫共諜之不苟言笑、粗笨、愚昧、貪色和殘暴，以及反共間諜之智勇雙全和最後的勝利。但林坤榮的回憶錄却幾乎沒有這些反共的謔畫，反而相當平實地披露了中共政治犯監獄生活和管教政策的實像。

一個真摯的反共愛國者

這是因為林坤榮雖經過長達 28 年的監禁和勞動改造，基本上還是一個反共者。他那真摯的反共主義和來自個人風格的忠誠，使他在「歸鴻」中慎密地保衛了國民黨對大陸高級特情工作的秘密。但也由於作者林坤榮先生個人風格中獨有的愛國主義、真誠、勇敢、公平和智慧這些特質，使這本書有極為豐富的紀實性和不可思議的可信性。事實上，隨著整本「歸鴻」在敘述上的展開，讀者除了隨之遍歷了中共的國特重刑犯和監獄生活和內心世界，同時也隨之認識了作者獨特的反共愛國主義、和他表現在他性格上誠實和持平的勇氣和風格，而「歸鴻」也因而脫出一般反共間諜故事的老套。他描寫了國民黨香港特工組織和人員驚人的顛頂無能、腐敗和官僚主義；描寫了這個香港特工組織如何把一個優秀的「甲級萬能特工」，在明顯的疑竇下，硬生生地送進了大陸「人民的天羅地網」；描寫一個「台灣派出去」的特

工鍾緯極端醜惡的品質——在中共監獄中永不改悔地陷害無數同犯以求自活；描寫了幾個作者所難忘的中共勞教幹部，持平地敘述了中共審訊重犯國特的作風、政策、思想和「革命人道主義」的品質。

1971 年左右，我自己在台東泰源監獄中，讀過在中央日報連載包若望（勞改後被釋回法國的中法混血「反革命」犯）關於中共勞改監獄的記敘，使當時身在國民黨政治犯監獄的自己大為驚異。去年，我在電影「末代皇帝」裡，也看到中共對待政治犯的一些具體措施。包若望、愛新覺羅浩和林坤榮們親身經歷的記敘之高度一致性，特別使我印象深刻。

報復還是教育？

1956 年，林坤榮直接銜中華民國國防部高層特工部門之命，潛入江西，架設諜報電台，在廣州被捕。在台灣，1950 年到 1954 年全面撲殺在台大陸籍和台籍左翼、涉共人士，連冤殺錯殺在內，有三千人被處決，長期囚禁者也有三千人之譜。林坤榮被中共逮捕的 1956 年，台灣撲殺高潮雖過，但若有直接受中共特情組織訓練領導的共諜在台被捕，必死無疑。

1970 年中後，一個被以「勾聯」中共的罪名被捕的台籍政治犯，審訊時受盡各種令人髮指的酷刑拷打，八〇年初出獄後仍然一身是病。但像林這樣一個重型「反革命」份子，在「歸鴻」中不但沒有受到中共任何肉體的刑罰，而且在審訊過程中，長時間容忍堅心死節的作者尖銳、頑強的反駁、譏刺和反抗。而中共審訊幹部，最激烈的反應，也不過拍案怒斥其「反動」。這在國民黨的政治犯審訊室中是不可思議的。

台灣的政治犯，在偵訊期間最起碼都要搞幾次四、五個晝夜以上無一刻閉眼的疲勞審訊。但「歸鴻」的作者，白天可以回押房「學習」，夜間受徹夜審訊，中共讓他有約莫兩、三小時的睡眠。他並且還可以在白天以夜間受審為由，抗拒「學習」，要求睡覺，「學習組長」無可奈何，同犯也支持。

在這部回憶錄中自稱曾經在警總審訊在台共諜案中當過書記，對國民黨偵訊和處理共諜措施和手段應有充份理解的作者，雖然沒有寫出他對兩岸對比的感受，恐怕是複雜而深刻的。

邊，每個旅客都要一問再問；我先由一個穿便衣的人問我，後來由幫辦親自問，而且一問再問，還打了兩次電話到香港向我任兒求證，一直拖到下午五點多鐘還不放行。旅客都快要跑光了，但我心裡並不緊張。反正一定要放我走的，心裡篤定得很。

因為家鄉的親友同學送我的茶葉、藥物和土特產不少，裝滿了一大手提包，提起來確有一定的份量。

本來我已經患病好幾天了，加上兩天來旅途勞累，確實連跑路都喘不過氣來，乾脆就把手提包抱著跑出移民局檢查站。我妻一看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衝過來，我把手上的手提包往地下一甩，四隻手緊緊拉在一起。廿八年，廿八年沒有見過面，沒有握過手了。兩個人激動的說不出話，也不知該從何談起。

過了一會兒，聽到站在旁邊的一個警察用廣東話問：「你們夫婦離開好久了？」我那個同鄉李先生站在檢查站開口回答說：「二十八年了！」

兒子寧為黨外

四月四日回臺灣，在桃園中正機場時，么女麗霞就煞有介事告訴我：「爸爸，你知道麼，小哥是你的反對派，他是黨外！」我微笑的點點頭。因為我明白，父子已闊別了二十八年了，初見面就扯這些事情，是極不應

該，極不明智的。但正杰開朗的說：「爸爸，以後我再對你說什麼叫黨外。」

實際上我早已意識到父親是國民黨員，兒子是寧為黨外，而且兩個人工作性質不同，在政治立場、政治態度、政治觀念和意識型態上必定會有所差別；可是，我離家時他才三歲多些，其思想意識型態和政治理念的形，既有主觀因素，也有社會背景、社會條件和家庭情況等客觀因素的影響。只要自己的兒子有理想，有抱負、有才能而且是愛國的，立志為人民大眾做事，我絕不會勉強他改變原有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更不會無理的去要求他一定要接受自己的觀念。何況自己所想所說所做的不一定就是對的，而幾個孩子，所受的教育都比自己高，他們所想所說所做的不一定就是錯的。所以我絕不當「老子第一」，而是希望下一代的子女都比自己強，都比自己有出息，都對國家有貢獻，都對人民大眾能做有益的事情。

中共的老子黨和毛澤東的唯我獨尊，形成了「萬歲！萬歲！萬萬歲！偉大！偉大！最偉大！英明！英明！最英明！」根本就聽不到一句相反的意見，更談不到任何批評。因此毛澤東毀了共產黨，難道今天的臺灣還能「萬萬歲！萬萬歲」空喊下去嗎？

臺灣有反對派，而自己家庭中出了一個「寧為黨外」的兒子，何必大驚小怪呢？

5年前國民黨以「專案處理」方式為林坤榮辦理退伍，至今尚無下文。這位全世界最老的國民黨老老上尉樂得在家含飴弄孫。



撰文■陳映真

和林坤榮的敘述比較起來，國共雙方對待政治犯的政策有極大的差別。一般而論，國民黨對待政治犯是報復、懲罰、消滅的政策和思想，而中共的政策似乎較偏向於改造、教育和挽救。「歸鴻」的作者說道：「共產黨的政策是帶著強制性。他們不僅僅標榜有雄心壯志、有理想、有抱負改造世界，改造社會，改變歷史，而且宣稱他們有決心、有信心、有耐心、有責任要改造全人類。要把一個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害的廢物，改造成為一個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甚至對人類有用的、具有社會主義道德品質，自食其力的新人。因此滿清的宣統皇帝溥儀和國民黨的一些戰犯，就很自然地成為他們對所有罪犯進行政治思想工作的活教材。」

國民黨手下政治犯的待遇

然而我自己和絕大多數戰後國民黨的政治犯的體驗，國民黨偵訊政治案的作風，以欺騙、羅織為最多，製造了不少假案、錯案和冤案。文革時期，中共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說明他們也有冤假錯案，但在台灣，連孫立人將軍、雷震這兩個解嚴後揭發的冤案，官方至今仍不予平反，就更遑論其他許許多多默默無聞的政治冤案受害者了。

在台灣，政治犯在監執行期間沒有公家發給零用金。沒有接濟（絕大部是外省籍）的政治犯，只能靠難友接濟日用品和衣物渡過漫長的刑期，但在「歸鴻」裡，顯示大陸無親友的政治犯是由公家接濟的。

台灣政治犯的思想教育，由政府發給教材，犯人學習情緒和效果不談也罷。但包若望、溥儀、和「歸鴻」的記述中，大陸政治犯自己掏腰包買馬列經典，認真啃書的人大有人在，這是一般台灣政治犯很難理解的。

大陸政治犯，據林坤榮的記述，不斷有犯人記功、減刑、緩刑、釋放的具體措施。林坤榮自己就因積極參加勞動和建設，記了七次大功，無期改判十八年刑，再減一年，後終在1980年提前三年釋放，返回福建本籍，成為公社社員，不久批准出境。

1970年國民黨特赦過少數一些政治犯，絕大多數是獄中「垃圾」。在1970年以前，台灣政治犯從來沒有制度性的減刑、緩刑和特赦。不少政治犯刑期屆滿，不但不被釋放，反而巧立罪名和名義，延長監禁。一

直到1980年代初，最後一批50年代被監禁的無期徒刑政治犯才被釋放，在獄中渡過了漫長的三十幾年刑期。70年代之前，出獄政治犯出國之難，近於不可能。更不合理的是，無辜的政治犯親屬友人出國深造、經商都橫遭阻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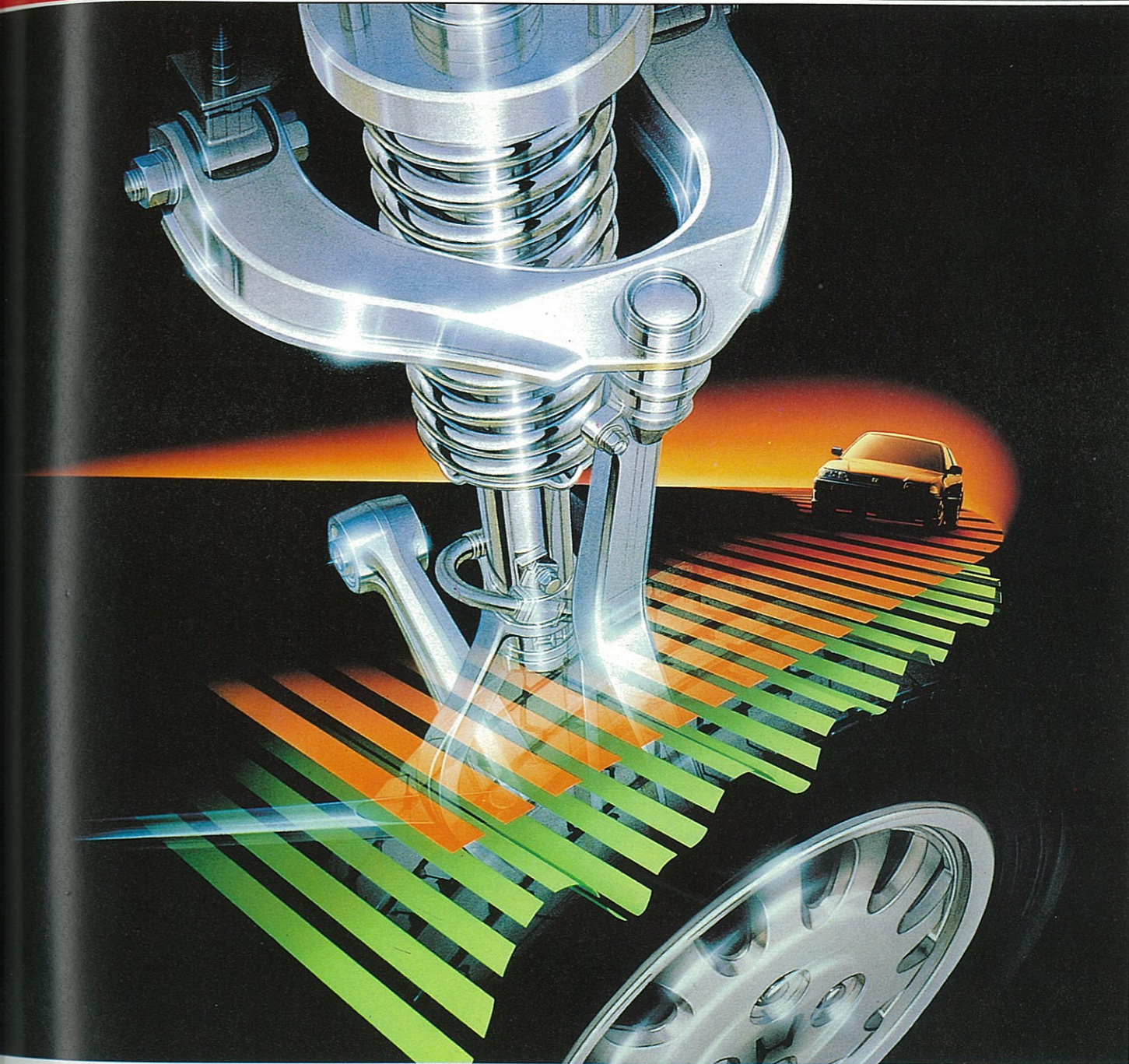
然而，在伙食方面，國民黨的政治監獄比大陸好太多了。在國民黨政治監獄裡，許多犯人擔心過胖、擔心血壓高、膽固醇過高。

偉大的母親和妻子

從1956年被捕到1984年回到台灣，在台灣的林坤榮家屬由林妻張月鳳女士以動人至深的堅貞、毅力和愛情，渡過了艱難困苦的28年歲月。她不但把四個兒女扶養長大，而且讓他們都受到完全的教育。在林坤榮離家28年中，他的次子林正杰已經成為外省第二代在台灣從事民主化運動的領袖。在台灣七年的政治監獄中，看盡了政治犯判決後妻離子散、家庭崩潰的悲劇的我，對於林坤榮筆下那位堅貞、自強、深情，具有過人的堅毅和不怨、不仇、寬宏胸襟的張月鳳女士，不能不抱持非一般讀者所能體會的敬意和感動。

回到台灣以後的林坤榮的境遇，是寂寞而挫折的。特別當他回憶青海監獄中一些藏族政治犯釋放後回藏積極參加西藏政協和各級人民代表，內心會有什麼樣的感受，這是他人所不得而知的。一個像林坤榮這樣同時具有真摯的反共立場，強烈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感，在人格作風上又具有誠實、勇敢、有一定是非之心的人，在民族分斷下民族相殘的歷史中投入特工工作，這本身就決定了悲劇和矛盾的結局吧。

比起以反共、愛國之名，幾十年來去台灣獨佔一世利權厚祿的人們，林坤榮毋寧是令人尊敬的。「歸鴻」是一本除了林坤榮以外任何人所不能寫出來的書：立場鮮明，但誠實、勇敢、真實、持平，有時充滿了人的溫暖和談諧，却又讓讀者處處看見一個受到嚴格訓練的諜報人員的機警、不可置信的記憶力、時時處處準備防衛和作戰的緊張。而在這一切敘述的背後，「歸鴻」清晰地呈現了在獨特的歷史時代中，一個獨特的，人間的林坤榮。在天安門不幸事件之後來讀這本書，感受尤其的複雜，留下不少讓人沉思的東西。



世界一流造車技術

讓喜美成為世界一級名車!

坐擁本田F-1冠軍賽車科技精華
喜美車主就是高人一等!

世界第一部16汽門SOHC超強引擎

一級方程式賽車(F-1)是汽車科技的最高表現與最嚴酷考驗；F-1大賽冠軍也就成為全球著名車廠夢寐以求，至高無上的榮譽，本田以蟬連三年F-1賽車冠軍，而被世界車壇尊為“引擎之王”。創新技術的本田所設計出世界第一部16汽門SOHC超強引擎，正是紮紮實實累積賽車場上智慧和技術的結晶。本田引擎技術放眼車壇，無出其右！



16V喜美GT-X三門車



16V喜美LS-X四門車

總代理/南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三陽工業 技術合作/本田技研

北一分公司(02)791-5280 花蓮分公司(038)227-101 彰化分公司(047)323-291
北二分公司(02)304-2292 桃園分公司(03)452-7161 嘉義分公司(05)237-7391
陽明分公司(02)895-4306 新竹分公司(035)217-147 台南分公司(06)263-1177
新莊分公司(02)992-8461 台中分公司(04)222-4091 高雄分公司(07)251-1156

小雲雀的 飛唱

這一窩小雲雀的家，已經在波波人潮「建設」國家公園下給動工破土消失無踪了。這是1984年恒春自然的記憶，很美麗，不過已經沒有了。



每年 3-6 月是小雲雀的繁殖期，4 月末是一個巔峯期。孵卵工作由雌鳥單獨進行，雄鳥大部份時間則在領域內以原地鳴唱和飛唱等行為來保護領域。每巢平均蛋數為 2 到 3 枚，大約 12 天才

能孵出幼鳥。
畜 產試驗所恆春分所的一塊牧地上，原本棲息着一窩一窩的小雲雀，它們在那裡生活、繁衍着後代……。國家公園成立之後，強大的宣傳攻勢，引來一波波人潮，於是，這塊草地被規劃做「旅館區」、「公共建設區」……，然後，國際連鎖的「凱撒飯店」蓋起來了，「露天劇場」和其他公共設

施都陸續破土動工，「凱撒飯店」東側的另一塊草地，據說正要發標。但是，這都不是國家公園的責任，因為，這些計劃早在觀光局的時代就簽出去了，就像所有的「濫墾濫伐、濫捕濫殺」都是在國家公園成立前就被命定的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國家公園法」可以阻止一些墾伐和捕殺，却阻止不了這些「建設」，大園山東側另一家觀光飯店的興建就是個例子。

從 1984 年拍攝的這組小雲雀家族生命史，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棲息地被破壞、和物種消長的過程，雖然它還不是「瀕臨絕種的動物」。

撰文 / 攝影 ■ 陳文



幼鳥在孵出後的 14 天內，口內呈鮮黃色，在長喙內側頂端及下喙內側共有 5 個明顯的黑點，在親鳥前

來餵食或聽到其他聲響時，會張開嘴巴，振動口內舌瓣構造，激烈地拍動雙翅，並發出求食的聲音。餵食完

畢，幼鳥將尾部抬高，在雀喙排泄糞囊，由親鳥携至遠處丟棄。



小雲雀的飛唱 (Song-flight) 行為一般過程如下：由地面垂直飛起，配合較規則的「ㄩ—ㄩ—ㄨ ㄩ—ㄩ—ㄨ」聲，拍翅升至高空，之後鳴聲轉變成一連串婉轉的旋律……在空中停留一段時間後，會以極快的

速度配合長聲「ㄩ—ㄨ——ㄩ—ㄨ——」落至地面。這是袁孝維對小雲雀「飛唱」描述的一片斷。



在幼鳥孵出的第二天，親鳥才開始餵食。雙親皆參與餵食的工作，平均每 10-15 分鐘一次，雌雄餵食的頻率並無顯著差

異。

親鳥自領域內或牛欄携來食物，內容大多以動物性食物為主，如小蚌、蝶蛾的幼蟲、螞蟻和蚯蚓等。



有時雌雄鳥同時前來，輪流進入餵食，有時則單隻前來。餵食的親鳥皆豎高頭冠，非常警戒。圖中一親鳥

正在餵食，尾巴露出地面，另一親鳥則昂首豎冠，擔任警戒，彷彿大敵當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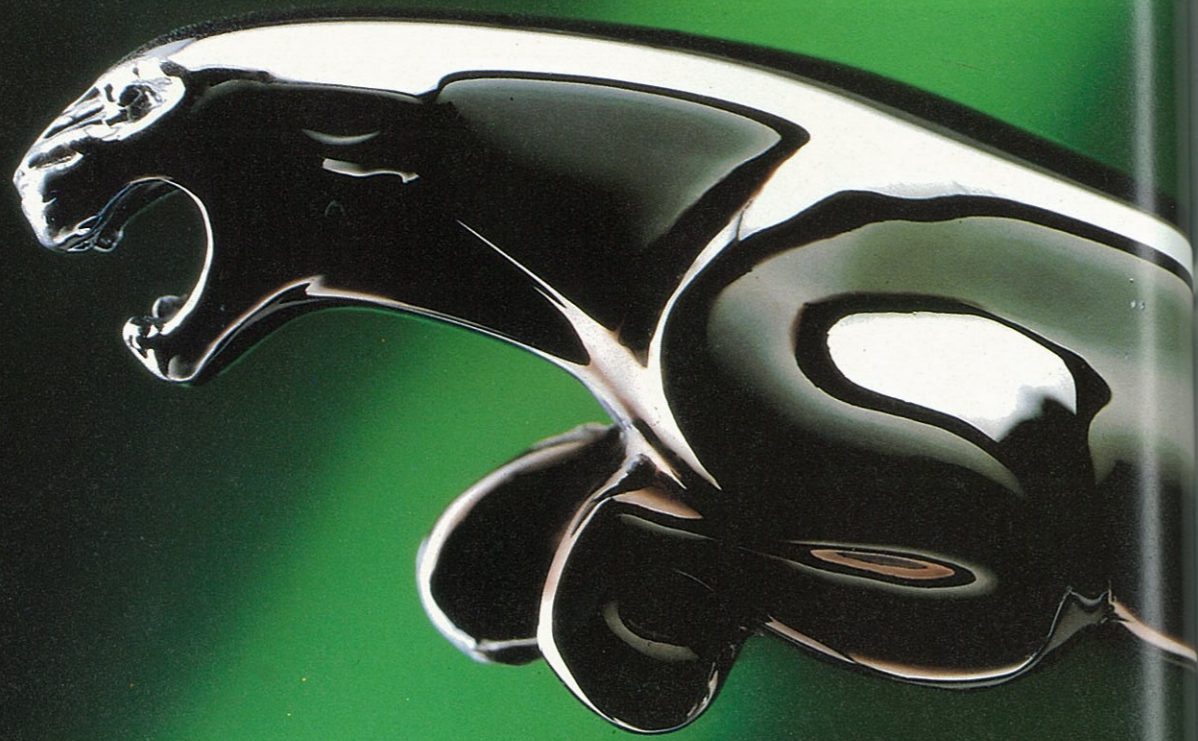
大約 8-9 天大的幼鳥即可離巢在巢四週活動，但多半時間仍蹲在巢附近休息，此時仍需要親鳥餵食。在巢內的幼鳥以及離

巢的幼鳥都會以叫聲和親鳥相呼應，當親鳥「ㄐ—ㄐ—ㄎ——ㄐ—ㄐ—ㄎ—ㄎ—」叫時，地上的幼鳥會興奮而活潑地發出

「ㄐ——ㄐ——ㄐ——」的聲音。

（圖說根據袁孝維 1986 年關於小雲雀的行為研究）

♀



誰能捕獲這隻體力巔峯的美洲豹！

BRAND'S 鷄精 為 JAGUAR 名車選車主！

BRAND'S 鷄精 細選新鮮嫩鷄製成，不含防腐劑、調味料、油脂或膽固醇，全是純正的天然鷄精。一百五十多年來，BRAND'S 鷄精的營養價值深獲信賴，一直被當做滋補強身的健康補品。如今英國倫敦大學皇家學院更用實驗證明 BRAND'S 鷄精可提高人體16%的新陳代謝率，所以身體健康的人也該常喝 BRAND'S 鷄精來保持精神體力的巔峯狀態。身體健康，才能享受財富。BRAND'S 鷄精舉辦「保健康·得財富」連環大贈獎活動，送您市價新台幣2,500,000 的英國積架 JAGUAR 名車，及500枚千足純金的澳洲鴻運金幣。

「保健康·得財富」連環大贈獎抽獎辦法：
即日起，集任何 BRAND'S 鷄精瓶蓋兩個，隨附填妥之抽獎卡，寄「北市建國北路二段120號8 F 聯中公司」，信封上並請註明「參加 BRAND'S 鷄精抽獎」。就可參加一次澳洲鴻運金幣抽獎及最後一次英國 JAGUAR 名車抽獎，有雙重中獎機會。
500 枚澳洲鴻運金幣將於 1/6、2/6、3/6、4/6

分五次抽獎，每次抽出90名各得金幣1枚及一名獨得金幣10枚。5/6 並將從所有參加者中抽出一名，獨得英國 JAGUAR XJ6 名車一輛。請儘早行動，多寄多中！所有中獎名單將在抽獎後一週公佈於各大報並個別通知每位中獎者領獎事宜。
抽獎地點：
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120號8 F 聯中公司

「抽獎卡可影印使用。」



常喝 BRAND'S 鷄精，常保精神體力巔峯

請填妥抽獎卡並回答下列問題，連同兩個 BRAND'S 鷄精瓶蓋寄「北市建國北路二段120號8樓」聯中公司參加抽獎。

姓名：_____ 性別：_____
年齡：_____ 地址：_____
電話：_____

〈請在正確的答案打「✓」〉

- BRAND'S 鷄精能增進人體新陳代謝率，常保精神體力的巔峯狀態。
是 否
- BRAND'S 鷄精不含防腐劑。
是 否



福特的秘密

走在台灣任何一條車水馬龍的道路上，
您會發現：福特，不只是高品質汽車的代名詞，
福特，已經成為兩千萬人生活中息息相關的好朋友。

和您一樣，我們始終追求卓越，努力不懈，
或許您還記得：

福特是第一家來台灣設廠的世界級汽車製造商。
在十六年的不斷努力後

今天，我們毫不倖倖地成為台灣汽車市場的贏家。

從產品設計、生產品質、銷售成績到售後服務，
我們的努力，都得到最熱烈的肯定。

但是，卓越、優異、完美、出眾……這些形容詞，
並不會讓我們忘記我們一貫的目標，

您一定同意：成為台灣第一，只不過是更大挑戰的開始。

事實上，福特一路領先的秘密，
就是我們比任何人都關心您。



福特汽車關心您



各自唱各自的 悲歌

五四運動 70 年後，1989 年的「五四」季節，北京發生了壯烈、悲傷，統治者屠殺人民的慘案，而台灣現場，也充滿了火爆的激情與徬徨，在雙重矛盾下，形成 40 年來最荒謬的對話。從 5 月 4 日到 6 月 4 日，《人間》記者在北京現場。一個多月時間，他與北京學生、市民一直生活在一起，目睹人民運動的升起、落下，許多短暫友人一去不返的無情鬥爭衝擊。



從 5 月 30 日至 6 月 14 日，《人間》記者曾淑美在台北與台大學生運集團一起思考台灣知識份子的獨立精神、民主神話、新反共浪潮的法西斯臉孔。這些學生為蔣介石銅像戴高帽，向政治的「禁忌與圖騰」挑戰。從 5 月 1 日到 5 月 22 日，《人間》記者鍾喬。在「遠化」工會的慘烈罷工線上，記錄下資方與官方如何勾連，暴力鎮壓工運的過程。三個故事，三個現場，發生在同一個月。台灣政府與媒體面對這三個同是人民運動的議題所採取的雙面人標準，讓此地知識份子看盡政治陰陽面孔的現實冷酷。支持大陸民運，在「新反共運動」的大旗下，以聲音、以版面、以畫面，掩下、蓋下，台大學運現場，鎮住、壓住，遠化罷工的事實。「各自唱各自的悲歌」是面對兩岸血腥、荒謬的 5、6 月鬥爭季節的總批判結語。《人間》記者還給三事件原貌。

五·四當天的遊行
以大學生為主。
(K&W提供)

學生自制、溫和的
突破了天安門警察的防線。
(K&W提供)

中央什麼怕 黨爲什羣 衆？



五月十八日公安幹部學校的學員也到廣場聲援學生。(Bobby 提供)

1989「北京公社」生活體驗紀實

5月13日：台灣鬧不鬧絕食請願？

十多天來，在房租便宜的招待所同住一個房間的王工程師和老黃辦了退房，準備晚上就回家去。王工程師是西安飛機公司的材料工程師。老黃是重慶著名劇作家。

「台灣鬧不鬧絕食請願？」王工程師問。

「也鬧。但規模可沒那麼大。」

「我說老黃啊，你是不是黨員？」

「市民們！李鵬政權是反革命、反人民的政權！

……我們要打倒這個偽政權」

1989年5月20日「北京公社」成立了，向紅色資本家官倒系統宣戰，情況簡直就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翻版。

我說：「這回學生、市民、工人都起來了，政府怎麼頂得住？」

柏導演說：「台灣先生，你又不懂了！」……

「那些老頭子只要從大山裡調來土頭土腦的小兵往天安門一擺，事情不就了結了？」

一旁潘編劇這個「歷史反革命」卻早已駢聲大作了。

撰文■劉灝

王師傅說過去雖然窮，可不曾搞出天安門這個局面。61年的「困難時期」人民咬緊牙根償還了所有俄債。「63年我在哈爾濱上大學時，那會兒蘇聯進口的手錶都當小孩玩具似的賣，沒人去看它一眼，那像現在那些『官倒』們那麼倒來倒去，鬧出這場絕食請願……」他說。

中國大陸經濟起動，物資相對緊張。能掌握物資的，限於各地黨政官僚和與官僚有特殊關係的商人掮客。在物資緊張的社會，他們插手物資流過程以圖巨利是爲「官倒」。搞「官倒」的官爺，稱爲「倒爺」。王師傅對大搞「鄉鎮企業」，浪擲國家資源的幹部也十分不滿。

5月14日：黨中央爲什怕羣衆？

北京人好聊天，也喜歡聽人議論。

天安門廣場上幾十萬人，除了示威學生，全是看熱鬧的北京市民。他們常常出現一個個小圈圈，圈圈的中心常有2、3個「意見領袖」旁若無人地大談國是，聽者不但屏神專注，偶而也有羣衆發言討論。工人、市民的發言開放、率直，毫無顧忌，叫人印象深刻。

有一位中國自然科學院的高級研究員在廣場上說他不贊成絕食請願的方式。

「噢！我瞧你八成是共產黨……」

有一位市民諷刺地說。

「嘿！我看你才像國民黨呢！」研究員反駁。市民們大笑。

到廣場上的市民有看熱鬧的，有聲援的，有起哄的，也有不少像是專在大廣場上傳播消息的。我看見一個滿頭白髮，手上拿著「解放帽」，身上穿幹部服的老人眼角噙著淚水。

他說40多年前他還在讀大學時也搞過學運，袁木那會兒也是搞學運的。後來他在「白區」加入了游擊隊。「49年初我和解放軍一塊兒進了北京……想不到新中國成立40年後廣場上有那麼多學生以絕食的方式要求和黨中央領導對話……」他說。

是社會主義制度出了問題？

「不！開放後，鄧小平提出的4個堅持，頭一條就是社會主義路線。但我根本就懷疑領導們是否真正了解社會主義？中國是否真的實行過社會主義？」



民主之神樹立在廣場的中軸線上。(Bobby 提供)



一旦宣佈這是一場「反革命動亂」，凡是表態的人真的是沒退路了。
(Bobby 提供)

怎麼說呢？

「拿現行的所有制來說，就是一個大問題。如果像史大林一樣搞國家資本主義那也行。雖然各種生產資料與生產手段完全由國家控制，個人雖然窮，至少把工業搞上去了。但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從來不曾嚴格控制生產資料。每一個人屬於一個單位，每個單位要包括成員的生、老、病、死。所以生產資料都控制在每個單位領導的手裡。『開放』後為了『搞活』企業，更賦予企業領導較大的權利。因此促使官倒、腐敗橫行呀……所以我不相信當前的經濟改革，不相信資本主義能解決中國問題……中國人太多，生產物質有限，不容許這麼折騰。」

他說 49 年以後，社會主義沒有利潤壓力，有集體保障，培養不少基礎科研人才和基礎研究。有一位自稱在英國學習了半年的中年人說，他真不了解黨中央的領導為什麼那麼怕羣眾。「對話就對話嘛，當初周總理那裡怕過羣眾。文革那年幾十萬人擁向新華門，周總理還不就一個人出來接見。朱老總和賀龍生前還不是常常單獨在地安門邊兒的小酒樓喝酒，這我都親眼見過的……」

在實施夏令時間的中國大陸，要到 9 點天色才逐漸暗下來。

5 月 15 日：人民公社只剩牆上有

房間裡新搬來了湖南長沙來的電視台工作者。一位姓柏，約 50 歲，黑頭粗壯的中等身材。一位姓潘，年約 40 多，細高個子，一臉書生模樣。他們是到北京來和北京電視台洽公。他們看我帶來的《人間》雜誌。意外的是他們對裡面的廣告比內容更感興趣。老潘一直在埋頭研究一張封底的免用衛生紙的抽水馬桶廣告……他想不透這部「神奇機器」的構造……

問柏導演對《人間》的內容什麼看法。他說：

「好像有些社會主義的傾向……」

我告訴他想採訪大陸上尚未解散的人民公社。他說北京市郊的大興縣就有這種人民公社：

「到了大興縣，只要往路旁一站，就可以看到一些字跡斑駁的標語……什麼『把人民公社熱火朝天的搞上去』啦……什麼『農業學大寨』之類，再不然咱們住的招待所前頭的胡同裡的牆上，還剩『滅資』（消滅資產階級）兩個字，前頭『興無』（振興無產階級）兩個字因蓋公廁被打掉了……在湘西、雲南，到現在還有母系社會，氏族部落，甚至還有搞羣婚制，鑽木取火的原始部落……但是你要看的人民公社，大概只剩牆上有吧！」他說，語中有牢騷，有諷刺。

東單的大字報，一幅文革的景像。
(Bobby 提供)



5 月 16 日：左傾幼稚病資產階級小青年

打來到北京之後，柏導演和潘編劇一直待在招待所內修改劇本、聯絡剪輯事宜，始終足不出戶。

「柏導，不出去看看熱鬧？」我說。

「57、56 年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那會兒，我正在北京讀書，天天都騎著單車大老遠跑到北師大去聽林希翎演講……什麼熱鬧沒看過？」



廣場前、工人的聲援隊伍。
(K&W 提供)

下午，一個老演員來看柏導演：

「依我看，如果你再年輕 20 歲，你準會和這些年輕人一樣，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大聲疾呼！」

「沒錯，我會每天吃得飽飽的，再綁上絕食的白布條，意氣飛揚的爬上人民英雄紀念碑對羣眾大聲疾呼，而且我心裡還莊嚴的很，絕沒有一絲罪惡感……」

柏導演的回答充滿了犬儒的嘲諷。

夜裡熄燈後，柏導輾轉反側，始終沒法入睡。

「柏導，不想去廣場看看嗎？」我說。

「看了有什麼用？我說台灣先生啊，我看你是患有左傾幼稚病的資產階級小青年。你太不了解共產黨。」

涼夜中我感覺我的臉微微在發燙。

「你能理解一個八代貧下中農、9 歲加入共產游擊隊，10 歲加入解放軍，為什麼始終不是個黨員嗎？」他說。

57 年的「整黨整風」跟現在「反官倒」、「反腐败」一樣，那時他還在讀大學，北京到處都在搞大鳴、大放、大辯論、搞罷課示威，還有人提出「再搞一個五四運動」。1957 年 6 月 6 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後，一切又結束了……那時候他才 20 歲，什麼也不懂，什麼也沒參加。直到 66 年長沙報紙上竟出現了頭條批判文章，標題是『柏××是反右鬥爭的漏網之魚』。他大吃一驚，他什麼時候和



在文革時期出足風頭的「工人突擊隊」又出現在這次「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K&W提供)

6月3日工人將「擄獲」的解放軍裝備放在六部口展示。(B&W提供)



右派扯上了關係……結果歷經百餘場鬥爭會、43次武鬥下來，打斷了他兩根肋骨和左大腿，逼得他承認「和蔣介石、杜魯門有精神上的聯系」……「一直到槍斃前一刻鐘，才被我當幼年兵時的營長，那時已幹上軍長的老長官關起來保住一條命，直到林彪死後才給放了出來。」他說。

5月17日：人民支持你們

在天安門廣場上，一個北京商業學院學生「絕食」兩天休克後，被送到北協和醫院急救。一天之後，他又回到絕食場地來，帶著一張醫院的病歷表，上面寫著：

「人民支持你們！

有了你們，未來就有希望。請保重身體！
我們都是癌病人，但是我們的心和你們一起跳動。
協和醫院X₂病房病人：
(以下共30名男女病患簽名)

王府井大街北京百貨公司前的站牌上有這麼一幅標語：

「我們決不幹鎮壓學生和人民愛國請願行動的事
一羣北京軍區司令部軍人」

5月18日：台灣先生，你不了解共產黨

這兩天北京的報紙和電視的尺度異常開放，頻頻出現廣場絕食學生的新聞。今天中央一台的「新聞聯播」甚至出現一位絕食學生的母親悲痛陳述的訪問畫面。表面上冷嘲熱諷的柏導演看著看著眼淚鼻涕就大把大把地掉下來。

晚間，他允許潘編劇和我一道去廣場看看，柏導自己悶在招待所裡看分鏡表。

到了廣場，潘編劇與平時的溫文面貌判若兩人，他不時以湖南家鄉話奮臂向遊行的羣眾吶喊……當他看到湖南湘潭大學的隊伍出現時，他幾乎跳了起來，跑上前去和學生拉手寒暄，說了一口只有毛澤東才聽得懂的湖南土話……

夜間，柏導依然輾轉不能入睡，一根接一根抽著他從家鄉帶來的、氣味辛辣的紙烟，潘編劇和他用土話談著今天在廣場上的見聞。柏導搭腔的時候不多。我問他，廣場上，北京所有的單位全出來表態支持學生了，到底他心裡還有什麼顧忌，盡擔心將來會有一場反覆。

「台灣先生，我說你還是不了解共產黨！你今天看到百萬人上街遊行，高喊『反官倒』、『反腐败』、『反鄧小平』。可只要情勢一變，照樣有好幾百萬人上街遊行高喊『堅決擁護黨中央』……而且每個人的表情會像你今天看到的一樣，保證不摻假。」這位「反右運動的漏網之魚」說，「電視上袁木、閻明復前幾天都說過這麼一句話：『客觀的形勢是不隨主觀意願而轉移的。』凡是翻過筋斗來的人都明白這句話的意義。我同情學生，我為他們掉眼淚，但並不表示我認為他們會成功……」

我說這回學生、市民和工人階級都出來了，政府怎麼頂得住？

「台灣先生這你又不懂了……北京的具體情勢別的地方不一定清楚。那些老頭子只要從那個大山裡調來些土頭土腦的小兵往天安門那麼一擺，事情不也就了結了……」

一旁潘編劇這個「歷史反革命」卻早已經鼾聲大作了。

5月20日：簡直是1871巴黎公社北京版

昨晚22點以後，中央一台的畫面不斷打出有重要消息播出的字幕。是好消息呢？還是壞消息？

「待會兒咱們就知道共產黨到底是大家的黨呢？還是一個人的黨了。」招待所的馬經理說。

有一個南京來的小李開始為天安門事件算命。

「待會李鵬一開口就宣佈這是一場『反革命暴動』，讓後防暴公安警察將天安門廣場圍起來，該捉的捉，該打的打。明天廣場又一切正常了，76年的五四運動還不就這麼回事。然後街坊委員會就開始逐戶調查，誰去過廣場，誰又發表什麼「反動言論」，再來各省的保衛人員又要旅行全國，看看誰在這段時間來過北京……嘿！嘿！各位你們每個人都有嫌疑……」

凌晨零時14分，李鵬在螢光幕上出現，把天安門事件定性成「動亂」，並且抨擊黨內「極少數極少數人」。

「各位睡覺吧，明兒一早就天下太平嘍。」柏導冷諷地伸著懶腰走進房間。

未幾，窗外有騷動之聲，但招待所大門已被馬經理上了鎖。

第二天一大早，傳來許多激動的消息。幾千市民在凌晨兩點擋住交道口進天安門的坦克。幾萬個市民還在德勝門、安定門外大街、在立交橋上聚集，準備擋住進城的解放軍。從五棵松、六里橋、北京車站……到處傳來



5月21日早晨
交道口仍聚集許多市民
企圖阻攔軍隊入城，
一輛滿載台灣旅客的遊覽車
正好經過這裡。

數萬市民擋解放軍的消息，解放軍被擋住了。軍民對峙，但關係基本上是和諧的。

1968年文革期間一位長沙青年楊晒光在一篇「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中指出：「現今的中國由新的生產力的發展，致使代表新的生產力的階級（指工人羣衆），向代表阻礙歷史前進的生產關係的腐朽階級進行鬥爭，並必然導致社會大革命；新的社會必然在烈火中誕生……」

1989年5月20日，「北京分社」成立了，廣大的北京正向腐朽的紅色資本家（官倒）進行嚴峻的階級鬥爭。

早上10點鐘，北京市政府一連發出一、二、三點戒嚴命令，但卻沒有人執行戒嚴令。

下午，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一部

巴士來回在天安門前，東西長安大街上行駛。巴士上的喇叭高聲疾呼：

「市民們！李鵬政權是反革命、反人民的政權，市民們起來吧！我們要用自己力量打倒這個偽政權……（廣場上的市民歡聲雷動）有志參加工人糾察隊的請到中山公園口報到……我們要死守天安門（熱烈的歡呼）……」

今天東西長安大街上沒有打旗幟進行遊行的隊伍，但是密密麻麻的單車陣、行人比遊行隊伍更為壯觀……

這時從木樨地地方低低的飛來一架武裝直昇機，廣場上幾乎每個人腦門上的青筋都爆出來了，緊握著拳頭向直昇機飛舞著，巨大的怒吼聲遮住了直昇機引擎聲。

早上廣場上的水源斷絕了，市民們主動的將一車車的汽水、飲料送到廣場上。

入夜後湧向街頭的市民更多了，他們準備再一次圍堵圍關的軍車、坦克……每當馬路上工人的聲援車輛經過時，勝利的手式及歡呼陣陣揚起，市民們同時將一罐罐盛滿開水的保特瓶遞交給車上的工人，請他們轉交給學生，今夜招待所不再關門了……

「北京的市民太偉大了……」柏導在人羣中含著眼淚說。

「柏導！我看到真正的公社了。」我興奮地說。

「對！北京人民公社」柏導說。

5月22日：黨中央誰有資格担工作？

北京都快成了謠言、耳語的世界了。

自從戒嚴，北京報紙只剩下向中央表示效忠的機關團體一類的消息。消息一封鎖，謠言四起，說是老鄧被軟禁，李鵬下了台，老師不同意鎮壓，國防部裏有矛盾……不一而足。

誰也不知道這些「消息」是真是假，反正街上半個警察、解放軍都沒有，大家愛怎麼說就怎麼說，誰也管不著。

5月21日下午學生在北京車站企圖阻攔
從四川、新疆、東北，調來的軍隊出車站。

戒嚴後，市面商店仍正常營運；學生取代了交通警察的任務；主副食供應無缺，人們照常喝酸奶、吃雙棒……。

廣場上的升旗台依然隨著日出日落，升旗降旗。長安街人羣再多，人們也會讓出一條筆直的路給護旗的三個解放軍，然後莊嚴地看著他們完成典禮。

但整個鬥爭情勢轉變了。沒有人再提對話了。打倒李鵬、鄧小平成了唯一的口號。但沒有人提到推翻共產黨，人民似乎希望從黨尋找一位領導人來主持公道。

事實上科大多名學生確實拜訪過聶榮臻。有人期待還在國外的萬里；遊行的隊伍甚至有人打出「還我紫陽」的口號，雖然也有人並不以為然，因為趙的兒子趙大軍也是個大官倒……但放眼望去黨內有誰夠資格來担此大任？運動至此，明顯地寫出其自始沒有理論、綱領和戰略的窘境。我開始為青年担心了。

李鵬也進行統戰工作，全國性的效忠電文正湧向中南海……

5月23日：毛主席的樣子十分滑稽

下午老潘以上街購物為由向柏導告了假，同我上了天安門廣場。他要同我合照一張照片留念，卻被神色凝重的學生阻擋。回頭一看，我的老天爺啊！毛主席的畫像怎麼了？毛主席的眉毛、鼻子、上唇、嘴角正淌著紅、黑、藍顏色的墨汁，樣子十分滑稽，但是天安門下維持秩序的學生卻嚇得面色如土。他們正緊張地盤查可疑的破壞分子……。

天色愈來愈暗了，一場大雨是免不了……氣溫正急劇的下降，廣場上吹來陣陣的寒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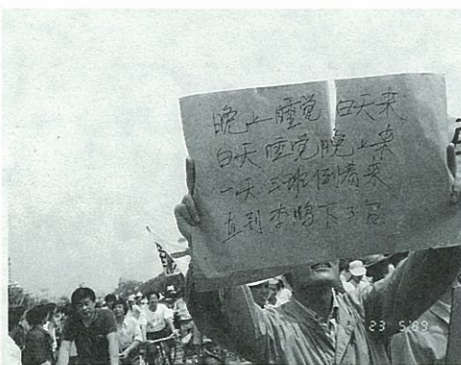


人民大會堂外，4月22日
學生在廣場追悼胡耀邦，
吾爾開希向同學們發表談話。





在越南戰場受傷殘廢的軍人也出來了。



「晚上睡覺白天來，白天睡覺晚上來，一天三班倒着來，直到李鵬下了台。」
是5月20日宣佈戒嚴後一句極有名的順口溜。

我和老潘站在天安門前的金水橋上看著遊行的隊伍，老潘神色有些異常，忽然見他一轉身，迅速地向毛主席像對焦、調光圈、按快門，然後曖昧地對我笑了笑說：

「老先生也有這麼一天……」

1966年，老潘剛成親。文革一開始，毛被捧成神明了，老潘結婚時，幾乎所有的親朋好友送的結婚禮物都是主席的石膏像。那時他的新房除了兩張舊單人牀合併的新床外，連張桌子都沒有。數十尊主席像只好都擺在地上。而他的洞房花燭夜也就在數十尊毛像注視下渡過。等他這位具有「歷史反革命」成分的黑五類被推上鬥爭大會上時，對主席像不敬也成了「反革命」的罪名之一。此後他被下放到農村放牛五年，他的右手在鬥爭

會上因扭打成傷，至今仍沒法伸直。

大雨來了，雨水像冰雪一樣冰冷。有些地方還下了冰雹。王府井大街上的商店6點不到便紛紛關門了。各國的採訪記者紛紛躲入廣場東北角的北京飯店。北京飯店內有許多餐廳，記者們可以用外匯券品嚐全國各地的佳餚……然而廣場上的學生又要渡過一個冰濕飢餓的寒夜；而且外地的學生來得太多了，慷慨的北京人已經沒有太多的力量解決外地學生吃飯的問題……聽說香港的聲援團帶來了不少登山帳篷和金錢。廣場上的學生大部分已經返校，但外地學生卻想繼續下去。

我們都睡不著。老潘還在為「老頭子掛采」高興。柏導說著聽來的消息：軍隊正在大調動。趙紫陽和其他六個「改革派」高官被打成「七寇」，黨中央還在亂……

「哼！中南海那批人一向是晝伏夜出的。這個時刻正是他們精神的時候……唉！弄了半天，學生絕食請願成了他們黨內權力鬥爭的藉口，噁心呀！我早看穿了。鄧小平還是不能和毛主席比。當年毛主席只要咳那麼一聲說：『分明有個黑司令部嘛……』劉少奇、鄧小平立刻中箭下馬了。鄧小平戒嚴了半天，還說不出『極少數極少數』到底是誰？我看八成是鄧小平爲了出這口氣，叫人去潑主席像的墨水……」

柏導依舊犬儒地笑了。

5月24日：形勢非常「嚴峻」

萬里回國了，因病待在上海，聽說也向李鵬表態了，學生失望透了……聶、徐兩位老師也表態了，他們表明支持解放軍進城實施戒嚴。

各大報又刊出了鄧穎超的一大堆「婦人之見」，學生、市民希望她出來管管兒子的願望也落空了。

張愛萍等七位老將聽說也到郊區去慰問解放軍了。

趙紫陽仍然下落不明，大概真的垮台了。

看來學生、市民想在黨內尋求支持者的願望已經完全落空，形勢非常「嚴峻」……

5月25日：咦？到底是根據那一條？

李鵬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電視螢光幕上了。他在接見三個非洲外交官。播音員的解說停止後，清晰地傳來現場的聲音：

「我們頒布戒嚴法，是於法有據的。根據憲法……咦？……到底是根據那一條……」李鵬轉向旁邊的翻譯官問著。

「……」翻譯官低聲說了些什麼。

「去查查……」李鵬急著說。

大家肯定這段話是中央電視台音效工程師有意出李鵬的洋相。

不過「中央電視台」一向是大陸政治人物行情的寒暑表。李鵬肯定是在黨內鬥爭已經佔了上風。

午飯後招待所黨員職工去開會。

晚飯前，馬經理回來了。晚上，他停止打開收音機聽「美國之音」的華語新聞了。

看來柏導演「犬儒」式的預測是靈驗的。在台灣，許多國內外「匪情專家」都以「權力鬥爭」來解釋大陸局勢。在大陸，柏導和不少其他人也是這樣看問題的。中國真需要一套民主體制，我苦惱地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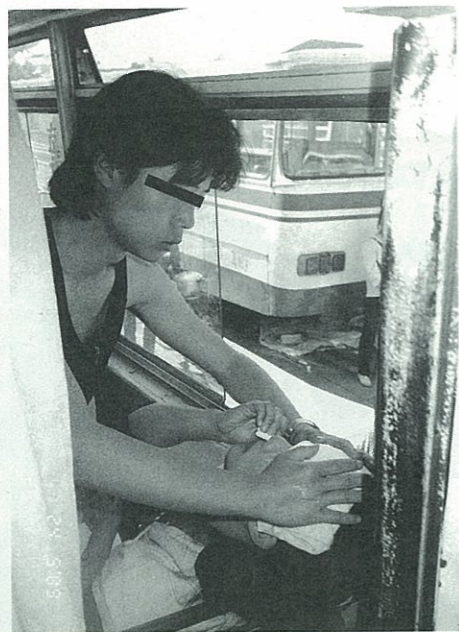
5月26日：崩頹的悲傷

廣場上的學生團體正處於嚴重分裂狀態，情形很不樂觀。

「『北高聯』已經撤出廣場，名存實亡了。絕食團和廣場指揮部行動不一致，『北高聯』原要結束一切行動，撤出廣場。但是外地學生不答應。你



市民在共青團的團旗前導下組織「市民敢死隊」進入廣場聲援學生。



一名在機場上，公車內的學生，因燥熱、乾燥的天氣而流鼻血。

知道現在廣場上大部分都是外地學生，北京學生大都返校，或是回家了。」楊朝暉原本是最早的絕食發起人之一，現在他擔任廣場學生的總糾察，帶領一批學生負責調解軍警與市民學生的糾紛。他說：「廣場上現在不少便衣在三三兩兩滲透進來，情況不妙。」

柏導演的「北京公社」要解體了嗎？晚上天安門的人羣已經少了很多，學生的組織一步步走向分裂，但李鵬、楊尚昆正一步步縮小黨內的矛盾。

我想起那些懷著崇高愛國願望的學生，想起那些渴望政治清明、渴望更好、更合理生活而單純地、感人地支援學生的市民，在中共沒有嚴厲自我批判前，被打成了「動亂」，感到深深的悲傷……

5月27日：異化的社會主義

晚上應邀訪華的蘇聯新西伯利亞「紅色火炬劇院話劇團」在首都劇場演出一齣「紅色孤島」。

劇情實在不怎樣，觀眾都快睡著了。不過這齣戲快結束時，舞台上出現一位酷似列寧的演員。他扮演一位劇院的黨委書記，他審查劇日時完全以偏狹的，冬烘的意識型態為準則……這分明是諷刺蘇聯領導人的愚蠢……

台下的觀眾這時都興奮了起來，幾次熱烈的鼓掌以示心有同感……

我生動地看到體制化、國教化和官僚主義下社會主義的嚴重異化。

李鵬自己就說過「自由、民主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但是現在他和歷來中國的領導人一樣輕易將要求最素樸的自由和民主生活的人們扣上「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

5月29日：「紅色資產階級專政」

北京善良的市民苦悶極了。

他們漸漸的明白，一場和平請願已經因黨內鬥爭的明朗化而被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彭真和陳雲這個自命為堅持社會主義路線的死硬派都出來表態了。

「我真懷疑這些搞了幾十年革命的老頭子到底懂不懂馬克思主義？」一位北大社會學系的講師忿忿地說：「馬克思主義是極富科學精神的。可是到了這些人的手裡，卻變成了教條主義。每個人都自命是革命家，在我看全是一些紅色資本家，專給人戴大帽子，到底什麼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們到底懂不懂資本主義？」

「這些紅色資本家，過去忙著革命，沒時間讀書，今天卻忙著保衛他們的『人民民主專政』，不少高幹子弟，都是陳雲安插到黨、政、軍各階層中。有一次陳雲甚至將高幹子弟都召在一塊兒，要他們團結起來說什麼自己這一輩老了，將來就看他們了……好像十二億人口中只有他們的孝子賢孫才有革命血統，才能薪火相傳。在我看來都他媽的全是老、小紅色資本家，在搞紅色資產階級專政……他還好意思說中國革命犧牲了2000萬人才建立了新中國……」廣場上『工自聯』的一名工人這麼說。

天色漸暗了。

學生企圖再製造一個停止絕食後的另一個高潮，吸引市民的注意。晚上北京8所藝術院校的學生在廣場上人民英雄紀念碑與升旗台之間正樹立一尊「民主之神」的石膏像的基座。

有人說石膏像將在廣場上展示幾天後就自動拆除。民主之神將會是什麼個模樣？

5月30日：不祥的「女神」

經過二個多禮拜的絕食靜坐過，毛澤東紀念堂前的草地像一片廢墟。

學生們正在玩一種危險的遊戲。

「民主之神」在任何人看來都會聯想到美國的「自由女神」像。這不恰好讓「他們」落實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革命動亂」的罪名嗎？

「民主就是民主，自由就是自由，我們要的是民主、自由，我們才不管什麼資本主義式的自由民主，或者是社會主義式的民主自由。在我們的國家裡，人民連最基本的自由民主概念都沒有，還扯什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藝術學院學生在「民主之神」的基座上大聲疾呼著：「他們說我們模仿美國的自由女神像。不！民主之神是以中國少女的造型為準，所以我會像愛中國少女一樣的愛她……」

台下羣眾大聲叫好。

民主自由真的沒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別嗎？民主之神和自由女神沒有共通之處嗎？在混亂的天安門，自然沒有清晰的解答。

這座白色的、充滿希臘風的塑像，和廣場四週的景觀對比起來顯得特別不搭調，最令人不安的是，民主之神恰好和天安門上的毛澤東畫像針鋒相對的對峙著……



中央戲劇學院的12名學生在5月15日絕食期間另闢戰場展開更極端的絕水抗議。





「這是最後的鬥爭……」
6月4日凌晨，3時
市民們知道廣場已經流血了，
仍有不少市民冒死奔向廣場。
(李文吉攝)

5月31日：沙漠

傍晚時分，忽然吹起漫天的風沙，在十級左右夾雜著黃砂的狂風吹襲下，能見度相當低。六月天了，為什麼還會吹起這麼大的風沙？整個北京像是沙漠中的廢墟一樣令人沮喪。

官方傳播媒介開始不屑地稱雕像為「什麼女神」，並且要求學生們拆掉這座塑像，並無條件撤出廣場，以便6月1日大陸的兒童節時，能舉行傳統的少年先鋒隊員宣誓入隊儀式……

6月3日：啊！英特納雄耐爾！

市民和軍隊、武警間的緊張關係，在雙方都努力自抑的條件下增加。下午兩點，武警在新華門、六部口和西單附近

施放了戒嚴以來的第一枚催淚瓦斯。1949年以後，中國土地上就數這是第一次使用鎮暴催淚彈。市民一直在議論催淚瓦斯（氣）有多「毒」。北京人過去多是在電視上見過南朝鮮的警察用這玩意兒。

西單的十字路口上警民對峙不斷升高。走避不及的學生、市民被打得頭破血流。在混亂中，有人不斷的高呼「中國人！中國人啊！」

在人民大會堂西口，大約有數萬市民圍著數千名解放軍。解放軍表現得相當克制，學生們揮舞著大旗，企圖居中阻止，一小部市民和解放軍的衝突。但衝突却一直沒有停止，衝突一起，圍觀的市民就齊聲大吼：「不許打人！不許打人！」但是仍然有血流滿臉的學生却一個個被抬了出來……

一個市民高舉了雙手，羣眾開始唱「國際歌」。起先只有週圍幾個人唱，不一會所有在大會堂西口的數萬市民都同聲齊唱……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許多市民一邊唱就一邊流淚。我想到這首世界無產階級為自身的解放高唱的戰歌，竟在社會主義中國的首都，在這種條件下，人民含淚唱歌，不禁由流淚而吞聲了。

一個月以來，這是我最後一次在廣場聽到的國際歌，也是一個月以來我們聽到無數次的國際歌大合唱最悲壯的一次……

下午六點左右廣場上在北角紮營的「工自聯」高音喇叭開始向市民講話：「同胞們！犧牲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這樣的政府，已經不值得我們再擁護了。同胞們，請跟隨我們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紅旗前進吧……」

原先樹立在廣場帳棚上「工自聯」的紅旗，在西長安大街黑壓壓的人羣頂上，緩緩地向六部口新華門的方向移動。

下午七點，中央一台全國新聞聯播上出現了國防部長秦基偉在郊區慰問解放軍的畫面。市民在戒嚴後期望國防部和李鵬有矛盾，從而軍隊就可能支持學生和市民的願望消滅了。

今天北京電視台一直反覆發出司令部通告：對市民的嚴重警告，要市民留在家中，不要上廣場、上街，「否則後果自己負責」。

晚上十一點，招待所馬經理得到「可靠情報」，說是今夜「一定會有行

動」，為了不讓住在招待所的房客再到廣場去，他在招待所大門上了大鎖。十一點多十二點不到，木樨地方就傳來自動步槍和輕機炮清脆的單發和連發的聲音和催淚彈的沈悶的爆裂聲……

6月4日：「以我們的血肉增加您的榮耀！」

1871年的巴黎公社也是這麼落幕的……

凌晨三點，交道口還有數百名市民準備攔阻一切的軍車、麵包車、轎車開向廣場。一輛市政府的轎車在市民的翻車威脅下退了回去。十多輛公安警察的吉普車在經過交道口時撞倒了一個老人和一個小女孩，十多輛吉普車的擋風玻璃，全給市民砸了……

三點一過，忽然有大批市民騎著單車的市民逃命似地經過交道口二環外奔逃而去。有人一邊踩，一邊喊：

「別擋了！沒有用了！坦克車已經開進廣場打死好幾百人了！」

但是是一些市民和工人還往廣場騎去……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一個三十多歲穿著黑衣短褲工人模樣的男子，當他飛快踩著單車向廣場奔去，經過我面前向廣場奔去時，向從廣場上奔回來的人們吶喊：

「同胞們！都什麼時候啦！你們還往回走！」

廣場方向的上空，一直閃爍著腥紅的火焰……

我想起5月15日凌晨三點時，在廣場的絕食羣中，有一個激越的男高聲，透過擴音喇叭朗誦著一段類似絕筆書的詩句：

「……象徵共合國建國精神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啊，如果您需要的，我們願以血肉之軀，疊上紀念碑之頂，以增加您的榮耀……」

6月4日解放軍佔領廣場。(K&W提供)



矛盾與的對話

撰文／攝影■洪湖

支持「不反共」的北京學生

6月4日，北京天安門的戒嚴部隊終於開了槍，學生仆倒，世界輿論大譁。

有人說，這是「戰後最殘酷的屠殺」，有人說這是「鎮壓反革命」，而當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同聲譴責「中共暴行」時，泰國政府說：「……我們不便多作表示，因為我們離他們太近了」；在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則發出另一種聲浪。整個情況，和韓國的「光州事件」大抵恰恰相反。所有為自由和尊嚴死難者的血，總是被作為政治宣傳，和政治既得利益者給他的子民們的政治興奮劑，橫遭侮辱和曲扭。在台灣許多人在不自覺中出售他既寶貴、又廉價的激情，除了高亢激昂的反共吶喊、還是吶喊，於是，終而掀起了繼50年代「保衛大台灣」以來的另一波冷戰辭語的浪潮。有人說「亡共在共、暴政必亡。」但也有人說「國民黨！你是什麼榜樣？」……於是，有人把台北市中正紀念堂當作天安門廣場，玩的竟然是救國團模式的帶動唱。但不料也有人在台大門口，隔海和北京學生對唱「國際歌」，却被扣上紅帽子，說他們是共產黨……，於是敢於反省的人，敢於思考的人都不敢思想或忘記了思想，彷彿不去中正紀念堂大喊反共與擁護國民黨的人，都是贊成屠殺的「幫兇」。這樣的二分法，讓一些人噤若寒蟬，一些人咆哮若狂，使原來百家齊鳴的台灣（姑且算是），只剩下兩種聲音——激情而歇斯底里的冷戰吶喊；儘管是台灣最大的反對黨——民進黨，也只能啞然無聲。於是……台大民主牆上有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反共的我們要支持不反共的北京學生？」

「反共」不反「官倒」

這個問題在台灣大學門口的民主牆上引起了一些反彈。有人說，天安門的學生反共；有人說他們並不反共，只求在「四個堅持」之下改革……這些爭議，在一張大字報貼出之後，總算平息。它說「在台北，『他們』反共，但不反對腐敗的官僚體制；在北京，『他們』不反共，但不反對腐敗的官僚體制」。在這面「民主牆下」，許許多多年輕而頑強的生命正熱烈地試著反省、思索，他們對「台灣的民主」提出質疑，對彌天蓋地的如同慶典般的「聲援活動」提出反詰，儘管這面牆長期被監視、恫嚇和被破壞攻擊，但是，「革命與反革命」、「愛國與不愛國」、「民族與反民族」……「台獨與民族統一」的關係與矛盾，仍舊在團結的基礎上，激烈而熱忱的辯論著，他們憤怒，他們沮喪，他們也在激動中豁然開朗……。

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聽不到

這是個鋪滿著矛盾的時代，20世紀所有歷史階段的矛盾統統積累在這個時代，就在天安門學運鎮壓之後，這些矛盾和矛盾的根源就像尖銳的利齒一樣，猙獰地、凌厲地展示出來。



與民主牆下理性的沈寂與內心熾熱地交戰遙相對映的，正是中正紀念堂的喧騰與激情的狂呼吶喊。成千的青年學生身穿制服，凝視著五光十色的聚光燈照耀的舞台。張小燕的一段感性而憂傷的講話，讓他們哽咽落淚。而張雨生的出現，卻又立即引來偶像崇拜的尖叫和口哨聲，而一次又一次播放的「歷史的傷口」，果真「蒙上了他們的眼睛」、「搗上了他們的耳朵」，讓成千上萬熱血沸騰的青年學生們，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到」了。然後，一位「學生領袖」向學生羣眾說「我們請歌星來，是為聲援大陸學運，不是作秀，請各位同學不要尖叫……」，隨後，一羣在後台排隊準備打歌的歌星們，被「委婉拒絕」而黯然離去。

次日晚上，中正紀念堂依然燈火輝煌，「擋不住的怒吼」請來「百名歌星大會串」，原本噱頭十足的主持人，在台上仍舊充滿喜感。儘管一再地想營造「擋不住的怒吼」的憂傷情調，但台上台下，仍還是「餐廳秀」式的低級笑料，笑聲震天。

現在是廣告時間……

另一天晚上，還是在中正紀念堂，當孫越以悲憤激昂的語調把羣眾的情緒激發到最高點時，擴音器中却傳出一位電視台傳播人員「悄悄」對孫越說的話：「請等一下再唸，現在是廣告時間。」羣眾終於忍不住發出爆笑，充分凸顯出自6月4日以來，所有「聲援行動」的矛盾性與諷刺性，

一位「北一女高三學生」給自立晚報的投書說：「……以北一女為例、分配500名額，再分配至各班，強迫參加。學校再對這些學生給予公假。……只是對學生的污辱，以及對民主的諷刺，白白浪費了同學們的熱情」。校方的答辯是：「……救國團主辦的“手牽手、心連心”活動，的確是分配給北一女500名名額……至於“公假”的問題……不會影響上課時間，毋須請公假」。我們懷疑，玩了一個通宵「帶動唱」的學生們，儘管「不會影響上課時間」，是不是會在「上課時間」打瞌睡。



「我是中國人，我剛入籍美國……」。楊征西先生舉起星條旗在萬人矚目的中正紀念堂廣場上，向記者羣這麼說。

就像中正紀念堂，這個原本充滿法西斯美感的建築物，在放上兩幢正紅色如大廟般的巨大宮院之後，顯得滑稽有趣，不倫不類。

在「聲援活動」的鮮明旗幟之下，我們的工商社會結構裏，呈現出令人哭笑不得的殊異景象。原本象徵「莊嚴」、「肅穆」的中正紀念堂突然人聲鼎沸、歌聲震天，於是……烤香腸擲骰子的來了，鹽酥雞、烤玉米、烤魷魚……大腸麵線通通來了，連打歌歌星、年底大選候選人、政客、資本家……也全都來了。人們把買零嘴找的零錢投入「募款箱」，一面啃食著滷味、鴨爪、雞脖子……一面優雅地觀賞著台上緊握著麥克風的人聲淚俱下的演講，或者是歌星們身著時髦的「黑白服飾」高唱禁歌「龍的傳人」。彷彿在「聲援學運」的招牌下，可以百無禁忌。然後，這股浪潮逐漸被商品化，而蔚為流行。於是賣房子的仲介公司在「吉屋出售」下款，題上「支援學運」四個字；賣漢堡的說「義賣漢堡支援學運」。忠孝東路四段新潮百貨櫥窗裏搔首弄姿的模特兒，穿上上頭印著血紅色「歷史的傷口」、「自由的怒吼」的白色T恤，據說銷路不錯。而迪斯可舞廳裏，人們依然狂舞著軀體，只不過額頭繫了片白布條，也寫著「歷史的傷口」、「自由的怒吼」，更時髦的，則在前胸後背貼滿了青天白日旗，說是「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

餓得兩眼發直

與中正紀念堂遙遙相望的國父紀念館的一個角落裡，有人為「聲援學運」，正進行著360小時的接力絕食活動。但是，每到天亮，這一羣餓得兩眼發直的人，總必須以「發直的兩眼」無可奈何地欣賞著一齣齣，由一羣羣吃得太飽的人扭動著肥厚身軀所演出的「韻律舞」，在清涼有勁的迪斯可節奏的襯托下，一羣人餓得幾乎睡倒在地，而另一羣人則巴不得把一身贅肉抖落在地上。從這一次「聲援學運」活動中，國民黨顯然要想在年底的選舉上取得先機。「共產黨終於暴露其猙獰的面目和殘暴的本質」，這種說法，又再度深化長期反共教育中「恐共」的內在意識，於是，人們相信……只有中國國民黨以其長期與中共鬥爭的經驗（儘管都是失敗的經驗），才能確保台海安全，制敵機先。而民主進步黨，儘管是反共的右派資產階級政黨，但終究沒有「經驗」，不能給民眾以「反共安全感」。因此，在一連串「聲援行動」中，作為台灣最大反對陣營的民進黨，竟也只能偏促國父紀念館一隅，作象徵性的「絕食抗議」而啞然無語，與國民黨的大卡司、大製作相比，實在寒儉有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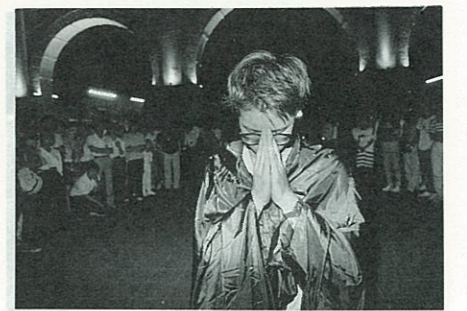
同樣被打，境遇不同

同樣是記者，同樣被打得頭破血流，被國民黨打，與被共產黨打，有著截然迥異的待遇。一羣採訪新竹「遠化罷工」的記者遭憲警圍毆之後，回到報館，有人挨罵，有人痛哭，有人被制止繼續採訪「遠化事件」……。但是，挨共產黨打的記者，人還沒回到台灣，即遭到前所未有的關切，連李登輝先生都「深表關切」。於是我們不禁要問，挨共產黨打和挨國民黨打，究竟有什麼差別？而五二〇的流血和天安門的血到底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同是中國人的血，流在中國的土地上，隔著海峽，竟有天壤之別。我們不知道，共產黨說天安門的學生羣眾是「反革命」，和國民黨說五二〇的「滋事分子」是「暴民」，究竟有什麼特殊的邏輯？

和每一個仆倒在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生命一樣，深入「敵後」採訪的記者們也是英雄。然而，人民的英雄沈默地倒下了，而記者英雄們則瑟縮在北京飯店的豪華套房裏焦慮地喋喋不休。回到台灣，這層焦慮變成激昂，但依然喋喋不休。奇怪的是，見報的相片，全都是美聯社、新華社……的傳真，連新聞部都是這些跨國通訊社發出的消息。我們能做的，只是讓「大陸研究室」和「匪情專家」根據外電做一些新聞分析，或許擴大一些諸如「鄧小平病死」或「李鵬遇刺」的馬路消息。再了不起，就是請幾位滿腦子美國價值的「專家」「學者」提出幾段常識性的見地。我們不知道，新聞鬥士們究竟給廣大的讀者們帶來了什麼消息，難怪中共當局要說「台灣造謠」。6月21日自立晚報的一篇特稿也提出了同樣的看法。它說：「據國民黨中央黨部某單位官員私下表示，此次由某媒體主辦的『送真相到大陸』活動……相當值得商榷……台灣各媒體大量引用未證實的外電甚多，以至於資訊前後矛盾……便無異給予中共『台灣在造謠』的口實。」這篇文章的標題是：「媒體報導不實，國民黨大打選舉前熱戰」。就在這個時候，台大民主牆上出現了這麼一張大字報，寫著：「他們空飄台灣報紙到大陸，希望引起大陸同胞『熱血沸騰』，再以『血肉之軀去抵擋坦克槍炮』，造成『更大的傷害』」。

不一樣其實都一樣

有人懇切地要求美國「有效譴責」中共暴行；有人蒐集了所有美國國會議員的通訊地址，準備發起一人一信運動；布希總統召見了幾位大陸留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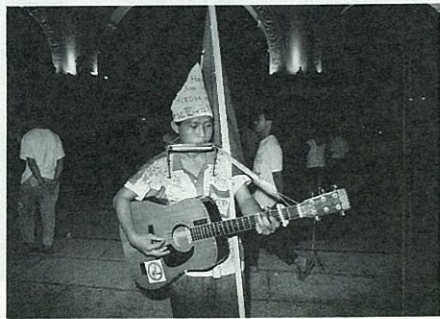


有人以很「後現代」的街頭表演形式「聲援學運」。劇中主角，身披袈裟，口中喃喃有語。使「中正紀念堂」出現前所未有的哀淒和神秘氣氛。





這只是「聲援學運」諸多形式中最不起眼的一種，儘管如此，這位街頭藝人仍然自彈自吹起奏起「歷史的傷口」，奉獻出自己的才華、聲援大陸學運。



在「聲援學運」期間，中正紀念堂日夜燈火輝煌，歌聲震天，青年學生們純真的熱情，被引申為盲目的反共怒吼。這同時，少數有心人士也為年底選戰奠下根基。

學生，而在記者會上發表了「可能對中共展開制裁」的談話。最後，布希總統無力地說，「事實上，我們對中共的影響力相當有限。」這時候，台灣發起了「重塑自由女神」行動，在「自由的怒吼」聲援大會上，一羣高中生扛出來的，竟是和紐約那座自由女神完全一樣的「神像」。有一名自稱剛入籍美國的華人，竟舉起了一把星條旗，依在「神像」上讓記者羣拍照。一個女學生看了當時的情形，立刻跑到台大門口，對著幾名看守民主牆的台大學生掩面痛哭，她說「為什麼自由女神像和美國的一模一樣，不是說跟天安門的一樣嗎？……還拿著美國國旗。」有人跟她說，「不一樣其實都是一樣。」她問，「那為什麼要拿美國國旗呢？……我看了好難過哦……」。沒有人回答，彷彿大家都知道這件事說來話長。就像菲律賓官方「深感美軍駐防的重要性」一樣，台灣也有人嚷著「請第七艦隊再來協防台灣」，不過也有人說「反攻大陸的時機終於成熟了，請郝伯伯帶領我們打回大陸，光復大陸河山。」

用探親來政治作戰

「全世界同聲譴責中共暴行」的各項聲明如火如荼地展開。有人說「這是國父推翻滿清以來最大的全球華人大團結」，有人說「中國人終於覺醒了」……於是，人們一方面把「制裁中共暴行」的希望放在美國布希總統的身上，一方面，則擴大聲援與抗議的規模和形態……在台北，有詩人詩歌朗誦支援學運，有千人口琴大合奏支援學運、市立殯儀館的輓聯是「浩氣四塞」、街頭表演的行動劇場則一路跪拜地呼喊「打倒共產黨」。大街小巷四處都在義賣，有賣書的、有賣飲料、賣衣服、賣吉他、賣房子……，許多單位都在募捐、許多人拎著白布條請人簽名……然後，街頭藝人出現了，他們在「賣藝」也在「義賣」。前些天，一羣年近古稀的老兵組織「支援大陸民主運動志願軍」，宣稱將透過探親等管道赴大陸進行敵後政治及軍事作戰，當他們應邀在中正紀念堂前「亮相」時，記者們擔心，會不會把他們的「身分」曝光。

火災現場拉保險

當我們憧憬著 21 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在 20 世紀末，我們的世界竟然是矛盾異常而紛亂不堪，連林正杰都不禁發出「端午九問」。他問方勵之「沙卡諾夫誓死不離蘇聯，中國的沙卡諾夫，當學生與人民的鮮血鋪滿天安門，你為什麼避難在美國大使館？」，他問李登輝，「五十步可不可以笑百步？龜可不可以笑鯢無尾？火災現場可不可以拉保險？基督的門徒可不可以只看到別人眼中的刺？台灣人民的軍隊可不可以打人民？」……他還向趙少康、李勝峯、郁慕明……發問，「大陸的民主運動是英雄？台灣的民主運動為什麼是暴民？」，最後，他自問，「這一次，是不是跟著羣眾走？還是跟著感覺走？」

把人民的還給人民

長期以來，渴望和平正義的人類一直為反對屠殺、反對暴力而鬥爭。善良的人民相信，終有一天，所有壓迫人性、壓迫人類尊嚴的國家機器終將被消滅殆盡，期盼我們的社會終將沒有階級，沒有剝削與被剝削，沒有奴役與被奴役。但是，在追求解放的過程中，爭自由、爭平等的人們紛紛在血泊中仆倒，但依舊有人在血泊中昂然再起。1949 年，中國的無產階級犧牲了 2000 萬人的生命，終於打走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掌握了上層建

築，「建立了以無產階級工農羣眾為主體的『共和國』」。他們努力以「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方法試圖解決貧困國家農民社會主義制度中嚴重的黨官僚主義，在 50 年代的「黃金十年」之後，在 60 年代開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手段的嚴重偏差和過激，不但沒有打倒黨官僚體制，反而使官僚體制在「文革受害」的標籤下大批回朝，並且在沒有原則和戰略、沒有思想和知識的「開放改革」中，獨佔利權，大搞官倒、官佔，使官僚主義變本加厲。如果說，我們把十年前的四·九「天安門事件」當作是人民對文革極左意識的抨擊，那麼，今年的天安門學運，大抵是人民以血肉之軀對「十年改革」和少數「反黨、反人民」的既得利益集團發出聲明，「把人民的還給人民」。

和「文革十年」後的情況相當，在「改革」十年之後，人們開始思索著「十年改革」。於是，他們又看見了階級，看見了少數在艱苦的民族積累中肥飽自己的特權黨官僚階級，看見了廣大工農羣眾在日甚一日的通貨膨脹壓力下，生活日復艱難，而少數權貴分子却正像吸吮著人民肉肉的寄生蟲一樣，日益肥壯。人們不敢相信，「人民共和國建國 40 年」前夕，貪污、官僚主義、資產階級腐化的程度竟和 40 年前相當，「人民的黨」、「人民的政府」異化成「資產階級的資本家、企業體……」竟是那般封建、腐化……6 月 4 日以後，人民又看見了，是誰以「反革命」的本質打著「革命」的旗幟，鎮壓「革命」的「反革命」。而在「革命」的羣眾隊伍當中，又有誰以「反共／親美」的內涵打著紅旗反紅旗？是誰？以新

除了唱唱歌、呼口号，實在想不出「我們能做些什麼？」。台灣青年的熱力就在救國團模式下的「聲援行動」中，輕易地被消費掉，彷彿「圍個圍圍的團體遊戲」才是「台灣學運」的唯一形式。



為「聲援學運」，
民進黨不能免俗地
在國父紀念館的一個角落裡
進行「360小時接力絕食」。
在每一個餓得頭昏眼花的清晨，
總會有一羣吃得太飽的人
在他們面前抖動渾身贅肉。

殖民主義的侵略勢力狂呼「民主、自由」而實為「反黨、反人民、反民族主義」。我們問布希，也問鄧小平，我們問方勵之，也問嚴家其……於是，有一些人們開始懷念「毛主席」和「周總理」。

反屠殺必須「反共」？

人們恐懼流血，人們抗議屠殺，但是，當「反屠殺=反共」的推論被定義之後，它的人道意義與反法西斯意識竟被現實的政治利益歪曲變形，真誠而憐憫的反屠殺、反迫害熱忱被引申為時代錯誤的冷戰吶喊，使得80年代光鮮新潮的台北街頭突兀地湧現了50年代冷戰確立時期的反共語彙。這些語彙與修辭，在極度資本化、商品化的消費社會裏，竟發展成極富法西斯美感的商品和廣告詞，它可以是商標，可以是商業圖案……當然，它也可以時髦而「後現代」。

同樣的屠殺，同樣的血腥鎮壓，「自由世界」的新聞媒體同樣在幾個跨國通訊社的宰制與新聞壟斷之下。「光州事件」、「匈牙利事件」，在阿根廷、在南非、在越南……人們同樣淌著鮮血、同樣在槍口下中彈倒地，却怎麼也引不起人們的關切。中南美洲政變又政變，劊子手屠殺又屠殺，而我們的大使，則依然安坐在大使館裏，告訴記者說「他很安全」；在報紙上，他們的報導竟是那麼不起眼，或者根本看不見……於是，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人道主義究竟是超越國界，還是有種族區別？或者只用於「反共」？或者別有目的？



一位舞姿曼妙的韻律舞老師，
站在一面貼滿「抗議血腥屠殺」的
大字報牆前，翩然起舞，
都市人對「事不關己」的冷漠，
也表現在有氣舞蹈的「熱情」裡。
「one more ... two more ...」。

如果說，基於民族主義使我們全台哄然地「聲援學運」，那麼，「台獨」人士顯然低估了台灣的中國民族意識與民族感情，使他的「恐共→台灣獨立→台灣民族主義」的邏輯，在羣眾激昂的勝共民族主義的吶喊聲中不攻自破而灰飛煙滅，儘管這股激昂的民族情緒被刻意地轉化成反共宣傳，或者異質為浪漫、新潮的流行情調。

在台大校門口的民主牆上，一天夜裏，出現一張不起眼的大字報，上面寫著「旗幟鮮明支援鄰國學運」。次日，這張大字報並沒有被激怒的羣眾撕下，在充斥著民族主義的氛圍裏，人們在它的周圍寫下了一些情緒的、咀咒的語言，有人問他，「你是美國人嗎？」，有人說「賣國賊！不要臉！」。

但是，台獨人士依舊負隅頑抗，他們以「恐共/台獨」的推論，引述「統聯」的陳映真在亞洲週刊上的一段談話，認為六·四慘案「這對台灣統運的打擊相當大」。事實說明，台灣潛在的以反共形式出現的中華民族主義，受到統運人士過低評價。而台獨人士，也低估了這個國民黨主控的「反共/民族主義」浪潮，使得「恐共/台獨」的推論倍受打擊而狼狽不堪。

矛盾的發展

這是個充滿矛盾的時代。我們相信，這些矛盾不只是上層建築的矛盾反映在人民羣眾的矛盾之上，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也加速地深刻化。而美蘇兩大集團的矛盾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中蘇高峯會談」之後，這些矛盾由二元轉向多元發展；這個結構，正好體現在台海兩岸。就像大陸的改革政策所積累下來的矛盾並沒有因天安門的流血事件而得到解決，只是把它具體化。正如台灣在長期戒嚴下所積累的矛盾更不會因為解嚴而解體，反而更形尖銳化而發展成對抗性鬥爭。政黨鬥爭、勞資鬥爭、統獨鬥爭、左、右派的意識型態鬥爭……，儘管在野勢力被壓迫階級的聲音仍相當微弱，但是，就像天安門前倒下的身體一樣，凡受苦的人、飢寒交迫的人，被壓迫與被宰制的人、和所有奮身追求真正民主與自由的人，他們堅持站立起來的希望不會熄滅。

白蒜蒜

血

血

人們在國父紀念堂前
表演「解嚴」中國的
工業共產黨舞
下樓神韻舞的空氣。

真知刺繡文對

等待 總結的 血漬

1949年，中共打敗了國民黨和美國帝國主義，建立了政權。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對大陸施行嚴酷的軍事和經濟封鎖。1960年代，中美蘇分裂，蘇方撤走經援，並在綿長的北疆以重兵相威脅。憤怒而貧困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權，以落後的生產力，艱苦地在8億人口中實施社會主義分配。在兩霸夾擊下，屈辱、驕傲、悲憤的中共，近於焦慮地要團結中國廣泛的窮人，使革命更為純粹，以保衛革命。當對外無法力破，終於發展成對人民和同志的疑忌、指控和加害的「文革」。

被顛覆的意識型態系統

荒謬劇團似的「四人幫」崩潰。文革所要打倒的墮落黨政官僚，不但不到，反而以被害者的面貌回朝。鄧小平「開放改革」體制在全面、徹底否定文革的思想上確立。在胡耀邦、趙紫陽領導下，中共努力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市場和商品機制，並且政策性地使大陸中國參與世界資本主義的分工系統，以解決民族資本積累和進一步發展經濟的問題。

然而，對文革絕對性的否定，連帶使人失去對中國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和道德的信仰。中共對於1949年迄1979年期間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以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沒有做過科學的、嚴肅的總結，對於戰後世界資本主義基本上不理解，從而對「開放改革」沒有做好理論、知識、思想和法律、基建、教育和政治上的戰略和戰術上充份準備，80年登場的「開放改革」，在下層建築上引發了一系列生產的擴大再生產和流通領域中非社會主義的構造型變化。

「改革開放」後大陸社會下層建築的巨大的變化，帶來了上部構造相應的變化。對利潤和商品的飢渴；政治和社會倫理的崩潰；對自己民族和文化的自卑；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過度美化與崇拜；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前途喪失

信心，並且對馬克思主義知識系統開始全面地懷疑，是「改革」後普遍的形勢。大約近5年來，大陸思想界、知識界確實已經發生了要在黨、在社會主義以外去尋找思想出路和問題的解答的強烈浪潮。在台灣看來，西化得已臻荒唐的方勵之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更為驚人的是，這一股目前知識上仍尚幼稚的浪潮，恰恰是寄生在國家「開放改革」的指導部門發展的。「河殤」的思想和它的宣傳，其實明顯地是為鄧趙修正主義的改革開放路線服務的。

「改革」的構造矛盾

3、4年前實施的「放權」改革與發展，已經在大陸上產生嚴重的矛盾（陳文鴻等，1989）：

■基礎工業方面：

在官僚強烈利潤動機和民衆消費慾望下，內銷性新興耐久消費財輕工業過度發展，使全國輕工業與基礎工業產生結構失衡，基礎工業產品因而短缺，供不應求，又帶動停滯膨脹。基礎工業產品的短缺，也造成對基工業產品的官倒，最終造成工業發展的停滯。

地方官僚無計劃、盲目擴大鄉鎮工業，也佔據了基礎工業產品，使其短

撰文■陳映真

缺引起的問題更為嚴重。

■輕工業方面：

「高檔」耐久消費品市場大、需求旺，各省以下一窩蜂，擴大投資和生產。結果是無全局計劃的消費性、重複性投資大量增加；大量進口生產設備、原料與技術，使外匯暴降，造成財政赤字。不得已而管制進口時，則使高度依賴外來機械、原料、半成品的廣泛工業停產或半停產。

與外國在資本、技術、管理上合作的企業和工廠迅速擴大，造成原料、資本、技術和市場逐步對外資從屬化，中國大陸已成「萬國產品的裝備



攝影/人間編輯部

間」，對外垂直分工之勢已在形成。

地方官僚為利權之確保，盲目擴大「鄉鎮企業」，效率、產能低下，造成資金、原料、基建的重大浪費與搶佔。

外債在增加中。目前，大陸外債管理問題比外債本身的問題更為嚴重。商品消費慾擴大後，在集體所有和全民所有制下，以集團性消費的肥大化，破壞了民族積累，刺激全國性超前消費。

各省區為本位私利，任意干涉原料和產品的流通，任意過境加價，影響供需和市場的自然發展，並造成通貨膨脹。

■農業方面：

工農產品價差擴大，農業利潤下降，農民向城市盲流，內地和沿海區域經濟格差擴大，糧食及農產原料減產，價格上漲，帶動工業成本上漲，也

人們在毛澤東紀念堂前表現「解放」中國的工農兵羣衆雕像下傳抄絕食的宣言。

導致工農業構造失衡和通貨膨脹。

個體戶資本主義在大陸國民經濟中比重微小，但帶動物慾和消費慾的力量大，帶動資本主義價值觀的衝力也大。

總的結果，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物質和精神支柱搖搖欲墜；意識型態和知識、文化領域中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岌岌可危；「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泛濫。在社會生活上，盜娼、腐敗、特權搶佔滋生。在政治生活上，官倒、以權謀私無法抑止，而官僚主義因獨佔利權變本加厲，嚴重脫離羣衆，進一步打擊社會主義民主。一個官僚階層獨佔的、邊陲化的、半社會主義社會在擴大它內在矛盾中形成和發展。

修正主義·半資本主義路線

物質的發展，並不以主觀上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下開放改革」、「國際大循環」和「社會主義初階段」這些口號和「理論」為轉移。無疑地從「善良願望」出發的鄧胡趙改革路線，發展成難以辯駁的修正主義、半資本主義路線，並且迅速尖銳地帶來生活和思維領域中的巨大矛盾。而這矛盾終於在1989年5月，於一切社會中最易感的部份——學生中爆發。

然而，鄧、胡、趙修正主義、半資本主義路線造成的矛盾所促成的北京學運，在思維領域上恰恰不是對修正主義和半資本主義的批判，反而是修正主義和半資本主義更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學生反腐败、反官僚主義、要求羣衆對生產、分配和政治生活的干預（「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恰恰不是批判腐敗和官僚主義體制的根源——「放權開放改革」後社會的矛盾構造，而是要更進一步去發展它！北京學生和自由派知識份子所要擁護的，恰恰是他們所無法忍受的官倒、官僚主義的根源！

這才是天安門不幸事件最大的內在矛盾和悲愴。

矛盾與悲傷

這矛盾和悲傷滋生、增幅為更多的矛盾和悲傷：

6月4日以前，中共當局對百萬人示威的容忍和行政上的「支援」；解放軍和羣衆間令人瞠目的和諧關係，一夜之間完全被抹殺……

北京市醫護衛生人員超越政治，艱難忠誠地執行救護絕食學生和「鎮暴」中受傷民衆的責任的動人的工作，被淡化下去；

台灣固不必論，天安門事件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1950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反共、反華大合唱。反共法西斯份子成了衛護民主、自由的天使；國際反共特工集團人權鬥士，沈寂多時的冷戰辭語鋪天蓋地而來。清醒的人們只能眼巴巴看著一切的是非都在蓄意被顛倒著；說謊的人振振有辭；背德劫佔的人成了菩薩心腸的慈善家……卻因在天安門仆倒的軍民而噤啞難言。

而且，只要天安門不幸事件的意義一天不沈澱和結晶出來，善良地、單純地、熱烈地渴望中國的廉政、民主和自由的人們，將一天不能不淪入虛無、犬儒、甚至絕望的暗夜；官倒更爲猖獗，官僚主義，像文革一樣，不但沒有被打倒，反而更爲鞏固！

有什麼悖理比這些更其悖理？有什麼矛盾比這些更其顛倒？又有什麼悲愴比這些更爲深沈？

而這就是我痛心疾首地譴責下令在天安門前開槍的人們的主要原因。

等待總結的血漬

慘案已經造成。中國爲此在各方面蒙受的損失，是難以估計的。把天安



攝影/人間編輯部

門事件打成「反革命動亂」、進行後續性鎮壓，是太簡單化了事件之本質。天安門不幸事件，再次以悲傷的方式敘說了一個貧窮民族永不能或忘的事實：在新殖民主義霸權支配、圍堵、準備隨時打棍子，顛覆、分化、造謠和破壞的時代，貧困民族自求解放的革命、建設和資本積累，是一條多麼坎坷困危的道路！

因此，歷史彷彿已透過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血漬，要求敢於獨立思考的共產黨人；要求具有鮮明民族主體意識的中國學生和知識份子；要求一切熱愛祖國，願意從經驗中摸索真正的民族解放以振興中華之道的人民，對天安門事件做出科學的總結，並且在這總結的基礎上，重新劃出中國社會主義的改革和發展的道路！

因此，我們不惟期望中共當局對「六四天安門事件」做出實事求是、公正客觀的調查，擺出具體事實，說出公平的道理，並且正確處理之，我們還等待中共對其「改革十年」，做出嚴肅的總結和自我批判。我們要問，沒有總結和自我批判下，鄧、李、楊的黨和政府說「開放改革政策不變」，說「不是改革過頭，而是改革不夠」是什麼意思？在「後六·四」時代，中共黨改革開放的理論、戰略與路線，是胡趙的舊貫，還是另有新的理論、路線和方向……？沒有這些必要的工作，目前「鎮壓反革命動亂」，就是推卸責任，就是不教而殺。

而「六·四」不幸事件的另一個啓發，是分散在大陸、台灣和海外的中國革命的知識份子，有義務獨立地思想民族分裂時代中大陸、台灣和香港的社會性質，指出各社會中矛盾的構造，找到改革的力量和方向。從而找到民族統一的康莊大道。

市民在共青團團旗的開路下
組織「敢死隊」
進入廣場參加遊行。

快樂反叛 橙色 出路

撰文■曾淑美
攝影■何叔娟

台灣新叛逆文化

1989年5月4日，是可紀念的一日。台灣大學一羣平均年齡21歲的改革派學生，共同策劃演出「圖騰與禁忌」，在令人發噁的儀式氣氛中，斗膽「調戲」矗立在台灣大學活動中心的蔣介石銅像。這大概是中國學運史上第一次用遊戲來搞運動。他們一舉把40來由官方主導的、崇拜統治威權的五四憂患精神，逆轉為對獨裁權威輻射下的圖騰與禁忌的根本質疑。

整個演出充滿諧謔和嘲諷。學生會會長羅文嘉臉上撲滿白粉，扮演和國民黨團的勢力學生的「白臉」校長孫震，對一羣象徵台大九大勵志社團的演出同學展開談話，九位同學不時吆喝著國民黨籍學生最近在校園喊的口號：「國民黨，站出來！國民黨，站出來！」

正如精擅魔幻寫實的小說家馬奎斯自謂：「我的每一行文字，都起源於現實。」這裏所演出的每一個荒謬的情節、口號，也都起源於現實。當這羣學生為銅像戴上「世界偉人」的高帽子，並套上「可敬的R·O·C第1、2、3、4、5任總統」白底黑字的布條，贊成和反對的觀眾雙方情緒沸騰到了最高點。國民黨籍學生孫大千挺身阻撓演出，怒責：「你們在侮辱國家元首！」四周馬上響起更大的聲浪：「藝術自由！藝術自由！我們要看戲！」改革派學生徐永明衝到孫大千面前，激動地喊：「憲法保障我們有表達的自由！」孫大千被同學勸走了。

羅文嘉拿起了麥克風，站在寫著「以黨國興亡為己任，置大學死生於度外」的諷刺性對聯下面，溫和而堅定地宣稱：「我們希望透過這次演出，建立台灣年輕人叛逆文化的傳統。」

演出繼續。

「只有白痴才看不出這批學生在搞什麼」

相對於北京天安門舉世矚目的學生運動，「圖騰與禁忌」的成功演出被視之為現階段台灣學運的代表作。除了官方的中央日報和青年日報，國內各傳播媒體都給它很高的評價。在6月4日天安門大屠殺發生之前，「圖騰與禁忌」及其演出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一直是國內關心學運者注目的焦點。

左耳戴著一只晶亮的耳環，和善，對世界充滿了顛覆興趣的簡立健，是

1987年，5000名波蘭學生在「橙色出路」

(Orange Alternative)的號召下，身穿紅衣，手持布爾雪維克旗幟，圍聚在關黑猩猩的獸檻外，高聲歌頌「史達林萬歲！」

「橙色出路」的觀念乘著全球傳播訊息的翅膀，落在台灣的屋頂上。

兩年後，它觸發了一羣年輕人的靈感，為台灣的學生運動迸放一朵式樣新穎的奇花。



攝影/蔡明德

「反UO」(音譯及意譯成「反幽靈」)劇場的導演。

「我不是台大學生，但我一直喜歡這個學校的開放風氣。」就讀陽明醫學院醫科四年級的簡立健說：「本來他們打算對銅像潑油漆、上鐵鍊，後來考慮到這樣強勢、暴力的姿態，非改革派學生可能無法接受。而且執行破壞的人冒的險也太大了，起碼會被退學。所以他們找環墟劇場支援，希望用一種和平的、有趣的，大家可以共同參與的方式對體制展開批判。」

「環墟」是台灣最前衛的小劇場之一，主要成員多為台大學生和畢業生。簡立健當時剛加入不久，經人介紹和這批學生認識，大夥立刻展開籌備工作。他從藝術學院戲劇系鍾明德教授那裏要來一堆資料，其中一份剪報介紹在波蘭共黨和工聯之外出現的第三勢力「橙色出路」。這份剪報為台灣學運的運動形式找到了一個新「出路」。

「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圍在猩猩旁邊唱『史達林萬歲』的表演。這

台灣大學當局對5月4日學生反權威小劇場演出過度反應，「查處羅文嘉、許世杰」，引爆了5月31日第三場嘲諷蔣介石反對假面的戲耍。

觸發我導『圖騰與禁忌』的靈感。」簡立健笑著說。

「反UO」在5月1日倉促成軍，成員大多沒有任何表演經驗。為了消

弭精英主義心態，他們儘量集體創作，並在演出中儘量設計讓觀眾參與的情境。為了避免校方干擾，所有的動作都在事先經過仔細討論，填滿各種可能受罰的罅隙。不准侮辱國家元首？好，那麼積極崇拜可以吧？演出中出現的「世界偉人」、「可敬的 R.O.C. 第 1、2、3、4、5 任總統」等字眼，以及仿效救國團唱「總統 蔣公紀念歌」，無一不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詳的。

結果，誠如台大訓導長李文瑞所說的：「只有白痴才看不出這批學生在搞什麼。」儘管「反UO」只是放大、重組了現實，領導演出的羅文嘉還是被校方以校規第 11 條第 1 項「意圖侮辱，而公然破壞、除去、污辱中華民國之國徽、國父、國旗或先總統 蔣公遺像或國家元首之肖像者，予以勒令退學或開除

學籍」（這條校規被台大法律系教授王澤鑑批評為「比刑法還重」）和第 8 條第 12 項「擅自變更活動內容」的罪名，送交懲戒委員會議處。

禁忌的遊戲

改革派學生立即藉題發起一波又一波的後續行動，主動向新聞媒體發新聞，以使抗爭的主題在輿論上維持熱度。

「五一」台大學運日，「反UO」在校園演出「學運史」。他們從學生活動中心沿著椰林大道，一路鋪展黃色布條直到校門口，學生在上面膝跪爬行，並書寫前仆後繼的台灣學運史，當場吸引了激動的觀眾加入爬行。有一位女生自動在腳底塗上墨汁，在布條上留下足印。那天天氣極熱，許多學生爬完了椰林大道，手掌和膝蓋被燙成二度灼傷。

學生最後在象徵與社會接壤的台大校門廣場集合，放起羅大佑的「愛人同志」，模仿校園內逸樂取向的舞會「烈焰青春」，在廣場上狂跳 Disco；象徵性地踢垮一堆表示學運脆弱成果的紙製磚塊。一些臨時前來、不明就裏的親改革派學生，馬上唱「望春風」以資抗衡。婦女研究社抬出一具裸體模特兒，往假人身上貼滿寫著「只有三圍，沒有頭腦」之類標語的紙條。

活動結束時，全體改革派學生將 300 公尺長的布條盤成黃龍狀，螞蟻抬蟲般一起抬回學生活動中心。路上有人對他們放出恐嚇：「你們會被記過！」一個尖亢的女聲回答：「我不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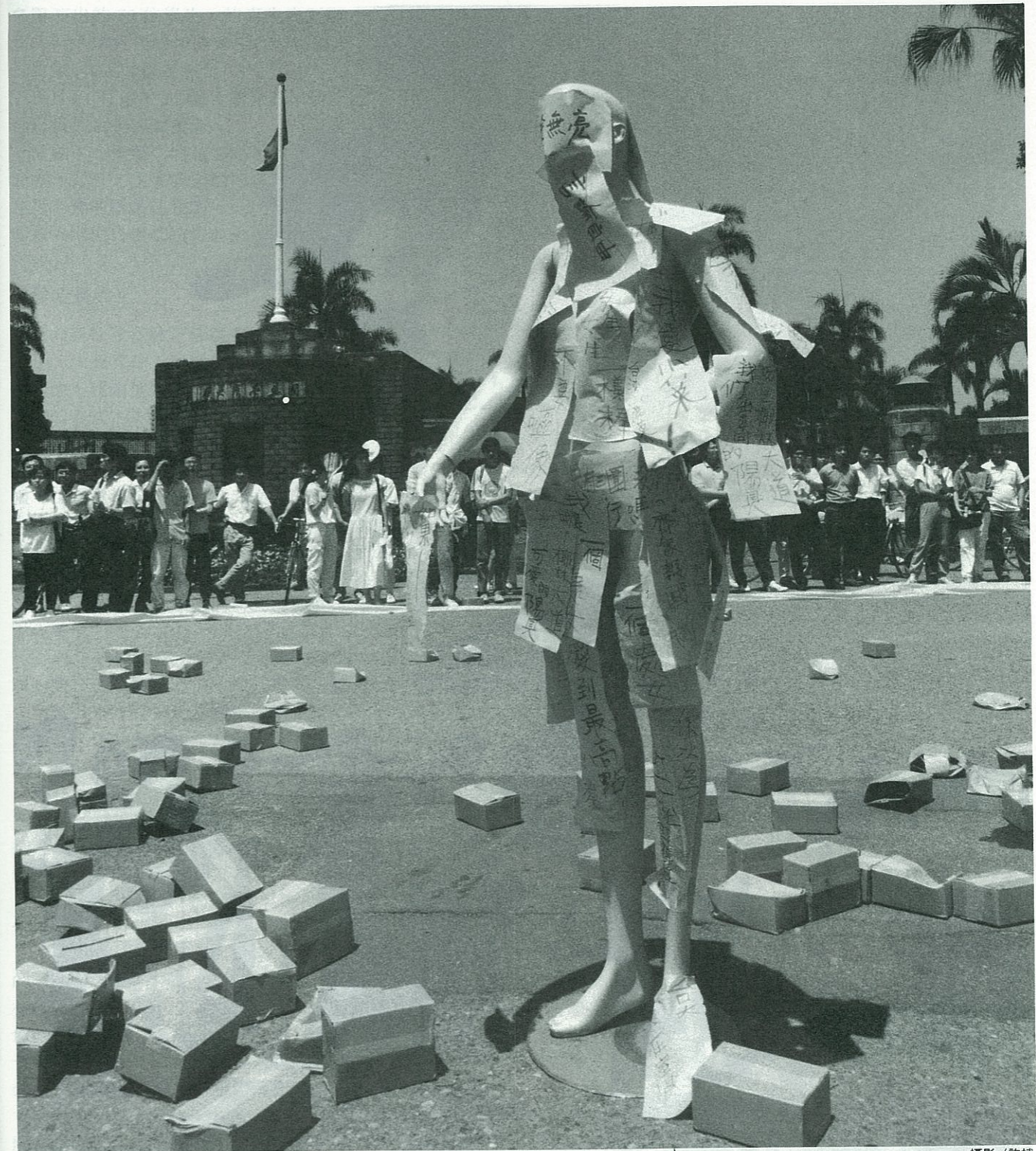
5月30日起，支援兩岸學運的作家孟祥森在台大校門口絕食，抗議台大校方對學運的壓制。未幾，夏聯會的王津平和何文德也加入絕食。

5月31日，「血祭羅文嘉」上場。當時羅文嘉的處境很危險，因為中央日報和青年日報已經發動圍剿，學生很擔心校方在軍方壓力下迫使羅文嘉退學。更糟的是，當天早上另一個改革派學生許世杰也收到評議會的議處通知。學校似乎是要施鐵腕了。



這是台大學生5月4日演出的「圖騰與禁忌」，引來台灣大學訓導處的殺伐。

風聲學大氣台
獻曝小類新及全學日 4 月 2 號
， 題及重慶出第
， 杰對稱， 嘉文嘉與查
， 獻三報日 16 月 2 下 號 15
。 聖地伊面頭僅及不介新麗附



攝影 / 許斌

「氣氛真的很緊張，我們互相在黑板上提醒：不准個人出鋒頭。表演當天如果有個人英雄出現，那個人『包死』。所以每個演出者只能說一句台詞，觀眾太興奮時，我們也事先安排了台詞冷卻情緒。」導演簡立健說。

5月11日台大反UO劇團演出「台大學運史」，連這種「青春期反叛」都被扣上「思想有問題」。



參與演出的 73 位學生，均事先寫下願意共同承擔責任的切結書。台大總不能一口氣開除 73 個人吧？

5 月 31 日中午 12 點，蔣介石銅像座前已被佈置得宛如靈堂。

活動中心聚集了將近 300 名的學生和記者。此外，主婦聯盟的徐慎恕、基督教長老會的羅榮德牧師、綠色小組、民進黨等團體代表都紛紛前來為學生助陣。

只要我長大！

前大新社社長林正修跳上事先預備的桌子，大聲宣佈：「今天有誰要侮辱蔣公銅像，就讓他退學……我們要用一個遊戲的方式，來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

12 點 10 分，兩名蒙著頭（只露出眼睛）、身穿白袍的表演者舉著「我們是罪人」的黃色布條走進來；緊跟著一名同樣裝束的人揮舞著一面招魂幡，上書「勒令退學」的咒文；隊伍最後則是四名穿白袍的人用擔架抬進白布蓋著的祭品「羅文嘉」。配樂是「總統 蔣公紀念歌」。

「羅文嘉」被抬上面對銅像的供桌，旁邊的學生燃了一大束香，把香分給圍觀的人。8 名先前進來穿白袍的表演者，一字排開對著「羅文嘉」祭拜起來，並朗誦改編過的蔣公遺囑當祭文：

「先總統 蔣公在上

吾等自束髮以來，即追隨總裁革命，無時不以青天白日與總裁信徒自居，無日不為掃除恐怖主義之障礙，建設一黨專政之國家，艱苦奮鬥。近二十餘日來，吾等之赤誠熱愛橫遭野心份子及陰謀人士之迫害，為表白吾等內心，總裁精神，至高至大，其硬如鐵，特選黃道吉日，獻上信男羅文嘉。嗚呼哀哉，尚饗！」

躺在地上的「羅文嘉」慢慢坐起來，把白布掀開，忽然抽出一把玩具刀往胸腹猛刺。血漿噴了出來，「羅文嘉」象徵性地斷了氣。原先跪在地上祭拜的 8 個人紛紛把白袍撕下，露出真面目後帶動唱「總統 蔣公紀念歌」，配合肢體語言作崇拜狀。

同時，學生拿出寫著各種名詞的高帽子，輪流爬上梯架為銅像「戴帽子」。「力行哲學」、「看哲學家」、「自由燈塔」、「民族救星」、「青年導師」、「反攻大陸家」……依次被戴上去，底下學生跟著帽子上的名詞鼓噪喊叫。許多學生即興的自動上去戴帽子，一位男同學激動地在梯架上說：「學校有種就把我們都開除。台大沒有教育家、哲學家的銅像，只有羞辱知識份子的蔣公銅像。」對面立刻有人回應：「你是知識份子嗎？無恥！」氣氛一度僵住了，下面的學生按照事先的演練高喊：「蔣公萬歲萬萬歲、蔣公萬歲萬萬歲」，場面果然緩和下來。

另一位男同學拿著「R.O.C. 五任總統」，指著銅像：「他是總統，他熱愛他的工作。」下面馬上有人呼應目前電視「連環泡」上正流行的口頭禪：「是、是，我喜歡」，引起哄堂大笑。原先 8 位穿白袍的同學又開始帶動唱改編過的兒歌「只要我長大」：「總統蔣公真偉大，名譽照台大，為國去打仗，當兵笑哈哈，走吧走吧總統蔣公，台大不要你牽掛，只要我



台大校門口民主牆上
大字報的詳細內容在在透露出
本地學運的浪漫與貧血本質。

天安門爆發血腥鎮壓學生與市民之後，
文化大學學生用「畫油畫」聲援，
這是台灣當局大加鼓勵的。

「橙色出路」 波蘭 新興反對派

嬉笑怒罵傳達異議
刷新固有政治文化



羅文嘉、許世杰在5月31日
第三場擴大演出之後，
從「烈士」邊緣救回來。

在波蘭，每逢民衆示威，政府通常會毫不猶豫地使用催淚瓦斯和警棍加以鎮壓。但是，現在有5,000名學生身穿紅衣，手持布爾雪維克旗幟，聚集在動物園關黑猩猩的獸檻四周，齊聲高唱史達林主義的頌歌，你說，波蘭警察該如何是好？1987年，波蘭政治舞台上出現一支最年輕，也最具創意的隊伍——「橙色出路」（Orange Alternative），它突然演出這麼一場即興節目。不難想見，波蘭當局迷糊了，搞不清這個團體到底是何居心。

「橙色出路」創立於波蘭西南部的弗羅茨瓦夫，擅長以亦莊亦諧的態度，嘲弄被政府當局和反對派視為神聖的議題。波蘭休戰日，這羣年輕人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方式，是高喊「莫洛托夫萬歲！里賓特洛甫混帳！」（1939年8月23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和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秘密議定瓜分波蘭。9月1日拂曉，德軍入侵波蘭。）耶誕節，他們打扮成聖誕老人的模樣，手持標語牌，上面寫著：「只有聖誕老人能夠救你們脫離貧困。」既嘲弄了政府的政策，也調侃了反對派的主張。去冬，工聯大聲疾呼，籲請民衆杯葛為改革措施而舉辦的公民投票，「橙色出路」卻呼籲弗羅茨瓦夫市民「讓投票率超過百分之百」。

「橙色出路」運動充滿節慶歡樂的色彩，參與者大多是來找樂趣的少年，背後卻隱藏著一名反體制份子——綽號「少校」的藝術史學者弗雷德雷奇——深沉、詭異的理念。波蘭解除戒嚴後，「少校」發覺自己身陷困境，左右不是，既無法忍受官方文化，又瞧不起工聯帶有宗教狂熱氣味的示威活動。於是，「少校」決心創造新的政治文化，發表宣言，宣告「社會主義的超現實主義」（理論）與「橙色出路」（實踐）誕生。

「少校」以達達主義的藝術理念為經，以政治機智為緯，開始發起一系列的街頭即興表演，突顯波蘭政治文化的荒謬。「橙色出路」也拿官方報紙做材料，印製了一些拼貼畫。「少校」解釋道，重點是「把波蘭政治體制當作藝術品」。

這個運動看來已逐漸蔓延開來，波茲南、格但斯克、克拉科夫，乃至於華沙，都出現「橙色出路」式的示威活動。如今，波蘭警方在經過初期的困惑後，已開始採取行動，逮捕即興節目的表演者。不久前，「少校」本人才因為舉辦慶祝國際婦女節的活動，被當局以「擾亂安寧」的罪名關了兩個月。婦女節當天，「橙色出路」所搬演的節目是：一羣男子打扮成女人，在街頭分發免費的衛生棉（波蘭的衛生棉嚴重缺貨）。少校坐牢期間，仍不斷有人在街頭即興表演，顯示這個運動還真不容易壓制。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欣賞「橙色出路」的藝術品味和策略。但對來不及投身工聯的年輕一代而言，這一套正好對了他們的胃口。「橙色出路」成員刻意不和反對派主流扯上關係；他們認為反對派領袖太老，他們的運動方法太僵化。事實上，對工聯潰敗後成長的新生代來說，比起討論註定無效的經濟改革和決無可能的政治變革，達達的無政府主義倒還顯得更合理些。

至於「橙色出路」能否（或應否）轉化成更堅實、更有力的運動，這是該團體領導人很快就得面臨的問題。目前，大多數人覺得，更重要的毋寧是保有一份幽默感。（摘自77年6月5日自立早報·廖立文節譯自「經濟學人」）



長大！只要我長大！」

在台灣「經濟／政治／社會」邁向90年代再結構的整合過程中，這批1965年之後出生的學運新生代完成了他們第一次的成人儀式。「圖騰與禁忌」指向一個紛歧、豐富、令人迷惑的未來。沒有什麼是不能被解構的。新生代以拆解玩具積木的心情來面對前人所謂的「真理」，厭惡直接流血暴力，用嘲諷的遊戲方法來進行革命；甚至「革命」本身也可以是被嘲諷的對象。在他們經常聚會的咖啡屋裏，牆上畫滿了各式各樣的標語和達達式塗鴉，其中有人寫了一句：「以否定來否定否定。」

勝利和隱憂

5月31日的「血祭羅文嘉」，帶動當天學生會自辦的會長選舉的投票，總投票率超過25%的最低有效標準，高達37%；改革派學生支持的范雲以2782票對1519票的比數擊敗國民黨支持的張煜霖。

6月1日早上，台大召開由教授組成的懲戒委員會。結果羅文嘉以校規第8條第12項「擅自變更活動內容」的理由，輕輕被記了兩次申誡。許世杰完全沒事。顯然學校懼於校外人士對學運的支持，及大陸學運震盪過來的壓力，放過了改革派學生。

面對如此的「從輕處分」，改革派學生先是如釋重負，然後不禁「若有所失」。他們原先預估羅文嘉和許世杰可能不會被退學，但逃不掉記大

仿1976年北京天安門學運民主牆的台大民主牆，雖然學生熱烈唱起「國際歌」，演講的內容都是台灣記者的自我膨脹和反共必勝。

過。只要兩人受到記過以上的處分，「反UO」又可以再搞一場，讓校園和社會持續思索「圖騰與禁忌」這個主題。在一個小型慶功宴上，極具草根性的許世杰喝著啤酒，略感遺憾地說：「對我們這種人來講，記過根本不算什麼。重要的是運動的發展。」他打算畢業以後全力投入社會運動。

5月31日和6月1日的勝利，加上前此5月中台大研協會主席由改革派研究生當選，教聯會改選也由改革派教授佔優勢，一時之間，台大校園似乎被改革派全面「佔領」。

但，比較有前瞻憂患思考的人士，很難真正放心。特別在6月4日中共學運慘遭天安門大屠殺之後，相對的國民黨內部鷹派抬頭，校園內的改革派勢必在未來招致或輕或重的反撲。6月14日，教聯會內6位改革派教授集體請辭，已可初見反撲鬥爭的端倪。往後，國民黨要如何進行此岸的「秋後算帳」？這是值得學生及社會知識份子縝密觀察、預防的。

叛逆的出路

從去年的五二〇事件起，林園賠償案、桃苗客糾紛以迄日前遠東化纖工會罷工失敗，台灣的農運、環保、工運相繼陷入低潮；而面臨年底選舉大戰，在野黨的動作與執政黨一樣

令人失望。在這一片低迷、腐敗的氣氛中，學運的「反UO」的演出，是唯一有創意、有理想，並且獲得輿論認同的行動。這一條叛逆的出路值得珍惜。

但，任何一種顛覆手段遲早要遭遇一個問題：叛逆之後呢？一位不願具名的學運份子說：「我認為真正的叛逆是永遠不靠岸的辯證行動。只要正義沒有被充分實現，我們永遠不缺乏揭發、對抗的題材。行動劇是一條出路。我們也許還會發現另外一條、更多條出路。Orange Alternative 觸發了我們；也許有一天，我們自己所發現的出路的觀念像種子一樣，飛到別的国家，也觸發了那邊的人……」

如果這樣多好呢！我想著。並且願意樂觀地期待：有一天，全世界地球村裡未被敗壞殆盡的年輕人，透過戲劇、文學、電影、歌唱、甚至電腦網路……，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串連起來，為世界的和平找到真正的出路。✪

6月10日台大畢業典禮當天，許多學生在百年難得一見的「風景」之前拍照留念。



攀比大陸學運的台灣學運，「中國歷史兩岸同寫」，台大校園內的標語是國民黨樂得撿「國難財」的表徵。



罷工線上

「遠化」工潮 隱伏血腥暗影

新埔這個客家小鎮，傳出「遠化」工會發動罷工的風潮。工會召開會員大會，

1278票贊成罷工，資方卻聯合官方勢力，瞬間展開「撲殺」行動。在罷工線上，警察公然偏袒資方，並對記者和工運人士施暴，媒體大舉發佈「反動」新聞，在罷工工人中間製造壓力。

這一場四十年來最大罷工潮終告慘烈落幕……

這5·1勞動節以來，整個新埔小鎮就瀰漫著一股異於尋常的氣息。鄉親們空閒時到鎮上那座香火鼎盛的廟宇走動時，都不忘三五成羣地聚攏在大榕樹下，交頭接耳地叨叨談論起來……。這一回，鄉親們話頭上可不是談農事虧空或山茶收成的事。他們倒是熱衷地談起鎮郊的「遠東化纖廠」，到底又發生什麼大不了的爭議了。

「該不會是爭年終獎金罷！過年剛過嘛！」70歲的詹老頭，濃眉緊鎖，一付大惑不解的模樣，「年前，我家老二從廠裡回來。說是工會幫著爭年終獎金，他盼呀盼地，總算盼到一個好年過了！」

這回爭什麼來的啊！

詹老頭提起兒子年終獎金的事情時，臉上才露出幾許笑容來。「可是，不爭年終獎金，這回爭什麼來的啊！」詹老說著、說著，又一臉憂容地陷入深思中。



「好像這一回是湖口鎮羅家那個叫羅美什麼來的。他和廠方爭議什麼工會的事罷！我這麼聽說。」一旁的范老，帶著好奇的口吻說話了。

「羅美文啦！從湖口搬來鎮上都有10數年了。聽工廠裡上班的么女兒說，他是工會裡的要角。」原本閉在一旁，半句話不說的羅老，聽見有人提起自家宗族的子弟，這才搶著發言：「他是湖口羅姓世家的子弟。在工會裡替工人做過很多事的……。」

這最近的一段時日以來，官資聯手「剷除」工會幹部的動作，屢見不鮮，引發全省工人的抗爭。圖為今年全省勞工冬令營結束後的誓師行動，在苗栗縣展開。

攝影■蔡明德／鍾宇
撰文■鍾喬

「遠化」資方以調動工會「軍師」徐正焜為由，意圖瓦解工會組織，招致工會的大力反彈。





5月8日，「遠化」工會的會員欲進廠召開會員大會。廠方派出管理人員嚴陣以待，阻擾會議進行。圖為工會會員欲將投票箱送入廠區內，管理人員公然圍堵。

原來羅老的么女兒10來年前到遠東化纖廠做事時，一開始是臨時工，每個月領不到幾個錢，這還不打緊，有一回盲腸發炎送醫院急救後，廠方來個相應不理，說是臨時工沒有事假、病假和產假。後來，多虧羅美文發動工會的力量，將大夥工廠女工從臨時工改變為作業員身份。非但請假有工資得領，勞保費有著落了，工資也調整了不少。

羅老這麼記得羅美文的名字，還知道他就是工廠裡常常幫工人們解圍的工會要角。這自然和羅美文幫助過他么女兒的往事有關。然而，就像這鎮上大多數的老鄉們一般，對於最近一段時日廠裡發生的種種事情，羅老當真是偶有風聞卻不甚知曉。更不要說，他能明瞭勞、資爭議背後存在的繁複的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了。

鄉親們風聞鎮郊的化纖廠又發生工會和廠方的爭議事端，頭緒都還沒摸著，就馬上想起羅美文三個字來。這自然和羅美文過去幫在廠裡做工的鄉親子弟爭取年終獎金有關。錢的事情總是讓人睜大眼睛！似乎這是唯一的解釋了。

工人「軍師」徐正焜

其實，遠東化纖廠的工會幹部裡頭，除了羅美文，曾國煤、徐正焜和劉進興在廠裡也是出了名的「悍將」。逢到爭取員工福利的事，往往是一馬當先，在工會會員中間留下讚譽的口碑。這一回，工會和資方又發生爭議，徐正焜是整個事件的導火線。

這個在工會裡被大夥兒稱作「軍師」的徐正焜，畢業於中興大學的商

學系。今年40出頭的他，在化纖廠裡幹的是會計工作。每個月支領多於一般工人兩倍的薪水。辦公時，坐的是冷氣房；喝的是工友泡的熱茶。怎麼想也難以猜透，他竟會是這回事端的關鍵人。憑他在廠裡舒舒服服、不愁吃穿的上班生活，又怎麼會投入工會鬥爭的場合中呢？

人們似乎都拋出了好奇的眼光，在揣測著徐正焜內心的想法。

戰後最大罷工事件

「幾年前，認識了工會裡的羅美文。我就一頭栽進工會的會務中。」徐正焜倒是輕鬆、自在的幾句話，就平息了他人的揣測，「在工會的日常運作中，我認識了廠裡的許多工人。感覺上，工人比知識份子踏實、誠懇，能做朋友。對工會裡的事，我更是積極了！」

說來，也真令人感到驚訝。這回遠東化纖的勞、資爭議事件。最初只是調動徐正焜一人的職務，竟造成工會方面的大力反彈，甚至引發戰後40年來最具規模的罷工行動。更讓人納悶的是，罷工持續了10天左右以後，卻在資方一套又一套的心戰喊話後，陷入情緒性的低潮。工人在傳播媒體散佈的種種官方懲處的消息下，紛紛又回到工廠裡上班，結束了一場聲勢壯大的罷工行動。

「這次的罷工，終於以慘烈的收場而落幕。我和曾國煤非止被革職，日後還得面對纏身的官司。這一刻，我們幾個工人幹部心情都很複雜。但，至少這次的罷工引發全省各地工人意識上的覺醒。這是最大的收穫。」羅美文以沈痛的口吻，這麼訴說著他內心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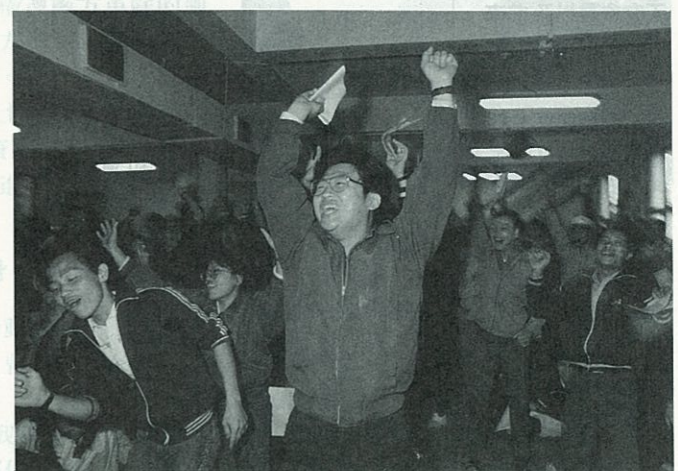
罷工落幕了。台灣的工運卻剛剛翻開歷史性的一頁。工運的道路是漫長而艱辛的。我在「工作日誌」中記錄了這回「遠化」罷工的始末。

事情的發生，該從5月8日那天開始。但，俗語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遠化」罷工風潮，早從

投票結果，1278票贊成罷工。資方卻聲稱罷工不合法，工會於是展開全面的抗爭行動。



5月14日這一天，「遠化」工會在廠區外召開會員大會，1900名工會會員當中，共1278個會員贊成罷工。開票後，會員們莫不欣喜若狂。



1983年就潛藏爆發的火種。

罷工的風潮激盪地掀起，又復歸於平息。我的記錄，寫下了個人的觀察……。

5月8日：還我工作權

這一天，朝陽朗麗。一大清早，約莫7點鐘左右，來自全省各地的數十個工運人士，齊聚在遠東化纖新埔廠側門的打卡室前，吶喊的聲浪一波高於一波，劃破小鎮寂靜的、黎明的天空。

「還我工作權」，「徐正焜復職」，「工會有權召開會員大會」。口號聲在深鎖的鐵柵欄外，此起彼落。鐵柵欄裡的打卡室，陸續有上大夜班的工人，帶著既疲倦又好奇的眼神，一路通過打卡機旁窄窄的甬道。

工人們都放緩了步子，圍聚在打卡室外的廣場前，久久不願下班回家。

身形矮小、動作敏捷的工會領導羅美文，站在打卡機旁的小石柱上，竭盡氣力地對著工人高聲談話。

「縣府社會科說開會員大會是『不宜』的。這『不宜』的意思語焉不詳……。工會於是決定如期召開，並投票進行合法罷工程序。」羅美文透過喊話器，傳出來的聲音激切而高昂。其實，他是在解釋工會的合法程序，乍聽倒有點像在喊話或呼口號。「縣政府召開的調節會，認為資方基於管理權的順利運作，調動徐正焜的職務。工會認為這說法違反勞動契約，漠視工人的工作權，因而不接受……。」

去年8月19日，「遠紡」資方頒

佈了一項新的工作規則，其中重要條文規定公司基於管理權需要，得以調動員工職務。工會隨即於該月的31日寄存證信函到縣府，要求資方廢除這一紙限制工人權益的工作規則，並重新和工會訂定團體協約。曠日廢時，工會始終在官方機構推諉職責和資方強硬回絕的姿態下，默默承受壓力。

資方想瓦解工會

「這一回調動徐正焜的職務，表面上是資方在執行工作規則，暗地裡，其實就是在瓦解工會組織。」工會幹部，也是這次「遠化」工潮的主導要角的曾國煤，悻悻然指責資方不當的分化手段。

40出頭的曾國煤，臉容黝黑。有著工人階級特有的外形和氣質：獠悍、不拘小節、凡事不喜拐彎抹角。工會裡的弟兄們心裡明白他是「水滸型」的人物。他鮮明的性格於是常常成為大夥談論的話題。

工會幹部和工運人士，隔著一道厚重的鐵柵欄和廠方的管理人員，長久相互對峙。曾國煤上前和廠方人員厲聲理論，極力主張工會有權利召開大會。廠方仍然透過麥克風干擾幹部們的喊話，並要下班的工會會員們儘速散去，回家。

下班而不願四散回家的工人愈聚愈多。在廣場上，兩度發生工運人士強行搬運投票箱進廠卻遭管理人員圍堵的事情。

午時，約莫400~500名上大夜班的工人，在羅美文和曾國煤的帶領下，前往縣議會和縣政府抗議。抗議的行列抵達縣議會時，適逢議長在臨時搭建的禮台上主持議會新廈落成典禮。就在抗議行列傳來陣陣聲浪的同時，在場的樂隊奏起慶賀大典的禮樂，形成一幅奇特而荒謬的景觀。

這從午時到黃昏漫長的抗議活動，沒有獲致縣府方面實質的、具體的答覆方案。縣長在對工會會員答覆問題時，態度相當含糊。社會科長口口聲

5月15日午後，工會會員以及前來聲援的工運人士，在廠區的大門口展開激烈的抗爭行動。由於工會在贊成罷工後，依法可入廠執行罷工權，廠方卻鐵門深鎖，最終鐵門被抗議的羣衆扯裂。



聲依法行事，卻拿不出誠意回覆工會會員的質問。

黃昏時，工會會員結束抗議活動。工會等待著縣府出面協調開會事宜。這同時，資方已經展開一連串的佈署行動，進一步讓瓦解工會成為事實。

果真，在工會毫無心理準備之下，隔不到幾天，廠方做出了「封殺」動作……。

5月11日：勞資攻防前哨戰

事情發生了。而且發生得相當突然。幾乎讓處於備戰狀態下的工會，措手不及。問題就出在這場勞、資雙方的對仗，工會打的是游擊戰，資方卻擺好佈局，祭起謀略戰的旗幟。一步步讓工會處於困境下，難以正面展開罷工的訴求。

黃昏。資方突然對媒體界發佈新聞稿。聲稱開革羅美文和曾國煤，並對他們召開會員大會的行動，表示嚴加懲處的態度。

「工會為工人的權益和廠方的管理階層爭議，對我個人來說，總感覺是天經地義的事。」曾國煤忿忿地說，「沒想到，資方竟以開革來對付工會幹部，令人齒冷！」

60專案的內幕

1983年，據曾國煤說，廠方曾暗中佈署一個號稱為60專案的人力精簡計劃。這60專案的意思，就是工人年滿60歲的，要強迫予以資遣。「所謂資遣，說的好聽。其實便是以逃避退休金的名目來裁汰年邁的工人。」曾國煤說，「這案子由一個知名的謝博士執行，聽說他成功地幫忙遠東企業財團完成這項計劃。但消息傳到遠東化纖廠來時，卻被工會給硬生生地擋了下來。」

這裁員計劃，就像武俠電影中盛傳的「血滴子」一般。只要有人出手，人頭落地，那是稀鬆平常的事。但工會就不信其邪地活活築起一道牆，將裁員計劃的「血滴子」擋在「遠化」

廠的門牆之外。害得那留美的裁員專家——謝博士，無計可施。更因此在一次高層的董事會上，前任的廠長丟了官職。「這事情，引起廠方對工會力量的恐慌，也結下了樑子。」曾國煤感慨地說，「整肅工會的動作，就那麼接二連三的展開。」

最終的結局，是工會力量愈形強大，資方的姿態就愈強硬。罷工的風聲繪聲繪影時，廠方似乎已經擬訂好一套對策，非得斬斷領導班子不可了。

羅、曾2名工會核心幹部，繼徐正焜遭免職後，接著橫遭廠方革除的噩運。為因應來自資方的強大壓力，連夜召開對策討論會。當夜，就帶動工會會員以及工運人士到廠區的各個出入口，發送抗議資方蠻橫手段的傳單，並傳出以怠工進行工會抗爭的消息。

低學歷者不得翻身

這一夜，工會發動怠工。上夜班的工會會員聞悉羅、曾被開除的消息，莫不情緒激昂。

「10來年前，我進廠工作，薪水之低難以糊口。都做了這麼多年了，我現在領的工資有多少？說出來，自己都感到羞愧。」支持工會的詹姓員工一臉悻悻的表情。他表示，待遇的偏低是生產線工人普遍的現象。公司引進年輕的員工時，往往付出較高的薪水，有意無意間在進行勞動力汰舊的「陰謀」。同時，學歷的高低往往成為決定薪資、工作環境的唯一標準。低學歷的工人就算幹了半輩子，永遠都不得翻身。「在冷氣房上班的主管和領班，薪水是工人的兩倍。長久以來，在工人弟兄內心積壓抑憤的情緒。」小詹說，「我們這些生產線上的工人，長期被公司不平等的管理規則束縛，工會卻多年來站在工人這一邊，為大夥爭取權益。聽到羅美文被開除的消息，我很激動。我一定支持工會的決定，怠工到底。」



身披白布條的羅美文，在這一回的「遠化」罷工風潮中身負重任。

像詹君這樣支持工會的工人，在「遠化」產業工會1900名會員當中，少說也佔半數以上。然而，發動怠工畢竟是對工人嚴酷的行動考驗。許多工人或基於對工會的情感深厚，或由於對廠方的長期不滿，在羣情義憤的狀況下，支持工會。但從情感的認同工會到工人意識的覺醒，終究還有一段漫長的道路。這道路，為即將票決是否罷工的工會帶來嚴肅的、即刻的考驗。

5月15日：罷工投票

「罷工是合法的。昨天投票，1278個工會會員贊成罷工。總廠長在投票結束前，竟然率同保全人員前來搶取票箱。」今年39歲的詹左妹，在新埔鎮上開了一家美容院。她並不是「遠化」廠的員工，卻對這回的工潮，表現出令人驚咋的熱心。她說：「工人投票決定罷工，還有上級工會人員列席監票。廠方竟然強行干擾，



5月15日午後，羅美文從牢牢緊鎖的鐵門上躍進鎮暴警察的行列中。他要合法進廠執行罷工權，卻慘遭毆打。

5月16日清晨，廠區左側門打卡室前的鎮暴警察，在分局長潘榮一聲：「排開」的令下，當街追打記者和工運人士。曾茂興當場遭警棍擊打，頭破血流。

這做法，令人心寒。」大清早，天還矇矓亮。這熱衷關切罷工風潮的鎮民詹左妹，沿著佔地千坪的「遠化」廠前的道路，走走停停。牽著她手中那部破舊的腳踏車，逢人便宣說起她對罷工的看法。她熱切地勸導著聽聞罷工消息後，在廠區前佇疑不定，不知道是上班或罷工才好的工人們。

詹左妹的先生在化纖廠的棉廠部門工作。她從先生的日常生活中，得知工會對工人的眷顧，巨細靡遺。「前年，羅美文帶領工會幹部為全廠員工爭取年終獎金，爭工作權益，卻換來廠方記過處分。這一回，徐正焜被調職，羅美文和曾國煤發動罷工，為的是爭取全廠工人的工作尊嚴，竟然慘遭革職。這做法失公道。」詹左妹說

到激動處，薄薄的兩片唇都顫動了起來。

一位臉容茫漠的工人，在廠區外的樹蔭下徘徊，既不願接受廠方管理人員的勸導，進廠上工。又深怕正門口的那兩具高高擺在圍牆上蒐證錄影機，拍到他參與罷工的行列。詹左妹見他狀極猶豫，前來勸說他加入罷工陣線。

「要我出面，壓力太大」

「罷工了。如果廠方強行關廠，大家都沒飯吃了，該怎麼辦？」這個工人說，「我是很支持工會，也投票贊成罷工，要我出面，實在心理壓力太大。」

「罷工，就是要求廠方接受工會提出的條件。只要廠方答覆工會的要求：修訂工作規則，我們雙手贊成有條件的復工。」詹左妹一臉專注地對這工人解釋罷工的原委。她從抱在左懷裡的一疊宣傳單中，抽出一張來，遞給這沈默良久的工人。「這是我昨晚在家裡的餐桌上寫的宣傳單。你拿回家看看、仔細地想一想。」

詹左妹親筆寫的這張傳單，最後一行話說：「如果這次遠化工會倒了，全省的工會誰敢站出來為工人講話呢？全省同胞們！快伸出您正義的手；一起來聲援遠東工會爭權益，爭尊嚴的行動吧！」這傳單，光是影印費就花了3仟元。詹左妹一點也不吝惜她的花費，還希望廠內員工也有人跟著她這麼做。

罷工既然已成為定局，剩下來的便是如何落實罷工細則的問題了。由於資方的態度一貫地強硬有加，工會決定在今天午後2時發動工會會員以及前來聲援的工運人士，一起到廠區的正門口會聚，強烈要求資方出面談判並進廠執行合法罷工權。

勞動者戰歌響起

午後3時左右，在一串刺耳的鞭炮聲響過後，羅美文突然縱身躍入廠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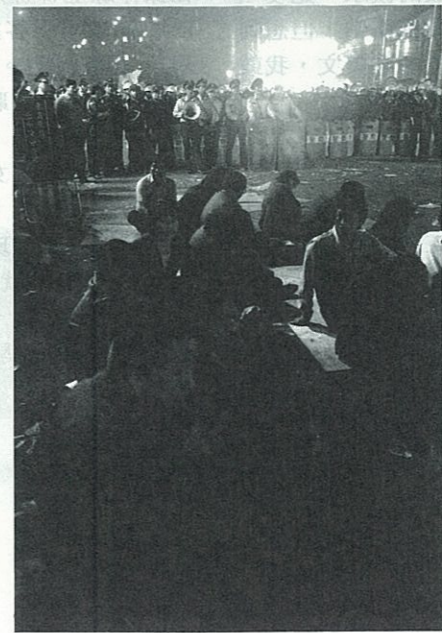


裡。原本便嚴陣以待的保全人員和鎮暴警察，忙亂之餘，對羅美文施暴。剎那間，棍棒齊落、拳打腳踢，在正門口鐵柵欄外疾呼口號聲援的工運人士，立即以巨型麥克風嘶吼：「保全人員撤退」「勞資爭議、警察中立」等口號。改編自南韓工運歌曲的「勞動者戰歌」，一時之間，響遍整個偌大的廠區。

綿綿陰雨飄落在漫天揚舞的工會會旗上，歌聲、口號聲揭開罷工風潮的序幕……。

羅美文的妻子黃秋香，在佇候良久仍見不到羅美文的身影後，拖著暈厥

的脚步爬上宣傳車。「羅美文呢？我要見羅美文」黃秋香泣不成聲。保固保全的「私家警察」屢遭抗議人羣的



厲聲責罵後，這才退離第一線，換上來的是頭戴膠盔，胸護盾牌的「鎮暴」警力。

黃昏時，廠區裡衝出來20多個女工。以女性天生的堅貞、友愛編織起來的這支隊伍，和平地穿越重重封鎖的「鎮暴牆」。一列排開，英勇地挺立在鐵柵欄內的盾牌與警棍前面。

風雨襲過小鎮郊區的天空。在高聳的水泥煙囪以及龐然若巨獸的廠房背景的籠罩下，這羣女工顯得渺小卻氣魄高昂。激動中，她們都流淚了……。

「聽見秋香姐透過麥克風傳來泣涕

5月17日凌晨，警方再度調動大批鎮暴警力意圖強行驅散靜坐罷工的工會會員。後因會員拒絕撤守，鎮暴警察只得在深夜中自行撤去。

5月16日清晨罷工糾察線正式拉開。廠方拖來拒馬封鎖正門口，工會拉起糾察線的白布條，羅美文徹夜睡在封鎖線前，嚴守陣線。



5月16日午後，鎮暴警察封鎖廠區大門。約莫有30來位女工，從廠房內衝出生產線，排列在鎮暴警力面前。

的喊聲，廠房裡突然有人吹起哨聲。接著，呼應的聲音響起：大家衝出去。我隨著前頭幾位姐妹的後脚跟，一路就跑下樓來。」30歲的羅妹，額際上掛著幾串晶瑩的雨珠，薄薄的眼瞼下隱忍著泉湧般的淚水。她哽咽地說，「我內心比誰都懼怕，但想到秋香姐，想到工會裡的羅美文，我鼓足了勇氣……。」

站上第一線的女工

據羅妹說，10年前，她剛進廠工作時，做的是臨時工。按上班時日多寡算工資，通常假日加班也不加計加班費；如果，在生產線上操作不達一定額數的話，公司就苛扣工資。日常

裡，產假、病假和事假都沒得請，只要請假，便沒工資得領。「廠房溼熱不堪，我們的工作不比男工來得輕鬆。一個紗球4~5公斤重，搬上搬下，很吃重的，」羅妹說，「有時候在操作線上聊聊天，領班就一付兇巴巴的模樣。用客家話罵我們：『嘸路用』、『賤骨頭』。」

在一旁的范巧聽到羅妹訴苦，接上話來說：「後來，真是感激工會的幫忙，我們這廠裡女工從臨時工改為從業員。勞保有了，請假也按一般規矩辦事。倒是男領班不改吃屎的毛病，仍然有事沒事就辱罵我們。剛來工作，未婚的姐妹，經常還得受到領班們口頭或手脚的騷擾。」

范巧和羅妹都是在化纖廠裡假扮部門的女工。她們工作的那個廠房有200多個員工，多數是女工。這一回工會和廠方發生爭議以來，她們就密切關注事情的演變和發展。部門裡的員工在投票時，據她們說，都贊成工會罷工的決議。「廠方的管理人員，知道我們這些女工最支持工會了。前些時日，就放出風聲，說是……」范巧很激動，說起話，舌頭顫得像是打了結：「說是要趕我們走，將工作轉包給包商。再不然，就要關廠。都是威脅的話語。」

在5月15日驚濤般的抗爭行動裡頭，像范巧和羅妹這般支持工會的女工，少說也有30來位。她們堅定地站在第一線上，不曾退縮。「並不是心裡沒有任何壓力，只是我們支持工會。」羅妹說。范巧和羅妹於是熱切地討論起明天的計劃：打電話，邀集更多的女工加入罷工陣線的行列。

抗爭持續進行著。激昂的情緒未曾稍歇。廠房正門口的鐵柵欄，在工運人士和工會會員的齊力搖晃下，斷裂開來。羅美文遭毆後，在廠區裡，吞服雲南白藥、打點滴，堅拒前往醫院，接受治療。

「羅美文進廠執行罷工權，這是投票決定的。保全人員活像廠方請來的流氓，動用拳腳，應該移送法辦。」黃秋香激憤而憂傷地說，「打從農曆過年到現在，羅美文一個月在家吃不到兩頓飯。他為工會忙碌不堪，為工人犧牲自己的時間、精力。希望工人都和他站在同一陣線上，這代價才沒有虛耗……。」

時間已經很晚了。夜幕低垂，約莫子夜一點鐘左右。架設在廠區大門口的兩具蒐證錄影機的鏡頭，在強烈的聚光燈下，更緊密地牢牢盯緊現場發生的一切。人羣遲遲未曾四散。幾位談判代表走出鎮暴警察的封鎖線，向在場的工人宣佈：協議結果，社會科陳宏霖科長表示：召開會員大會「並不違法」，亦即是「合法」的。

工人們齊聲高呼：「罷工合法」。談判代表的聲音猶似依稀響在激昂的夜幕底下——「合法的」，「合法的」；那聲浪，一句句在夜空中迴盪著……。

5月16日：罷工線上

夜昨拉起的罷工線白布條，在黎明時的微風中輕輕擺盪。布條上，墨字工整地書寫著：「罷工線上，會員請勿進廠」。這清晨，原本24小時運轉的廠區，由於工人的全面罷工，陷於一片死寂中。廠區內的警衛人員3、5人成一班來回廠房正門口巡邏，遭強力扯斷的鐵柵欄被棄置一旁，廠方搬來拒馬，封鎖住廠房的大門口。這黎明的景象，好似發生在某部電影裡頭軍政府宣佈戒嚴時期的狀況……。

黎明，在夜幕激昂的聲浪退潮後，歸於清寂；黎明卻也隱伏血腥的暗影。



5月8日午後，「遠化」工會的500餘個會員前往縣府抗議，適逢縣議會新廈落成典禮。工運人士黃文淵上台喊話，現場呈現一片荒謬景象。



在縣議會前抗議時，忽地新廈落成大典的司令台傳來國旗歌的歌聲，工運人士和陳進興縣長同列一排，靜待升旗典禮結束，抗議聲浪，再度嘩然而起。

隱伏血腥暗影的黎明

就在約莫清晨7點鐘左右，廠方左側門的出入口出現了一批荷裝的「鎮暴警察」，強行拆除罷工線的白布條，擺出驅散罷工會員的陣勢。聽聞風聲的幾名記者，挨過一整夜的無眠之後，揉著惺忪的睡眼，前往探個究竟。首都早報的女記者陳素香，語氣激切地詢問在場指揮陣勢的警察局長：「縣府社會科已經同意這次的罷工是合法的，為何警察強行拆除封鎖線？」

自立晚報的勞工記者王幼玲在層層警察的包圍下，要求對警察局長進行採訪。

記者們都靜待對方的答覆。突然間，警察局長在幾經詰問後，臉孔一變，低吼了一聲：「排開。」剎那間，手持盾牌和棍棒的「鎮暴警察」，衝鋒陷陣似地四散開來，緊追在場的工運人士和新聞記者。當場，

「遠化」工會的抗爭隊伍，這一天轉往新竹市的遠東百貨公司，向購物的市民訴說「遠化」資方干擾、分化工會進行合法罷工。



工運人士曾茂興和李文忠流血負傷。自立晚報王幼玲記者被推倒在地，首都早報記者陳素香額際上挨棍棒，中時晚報的攝影記者楊文全眼鏡破裂，險遭毆揍。

「鎮暴警察」在工運現場施暴的消息，像一陣風般傳到工會會員和鎮上鄉親的耳裡。在現場採訪的世界論壇報記者陳淑文，因不滿報社的言論立場，忿忿而辭職。很快地，種種消息成了工人們熱烈討論的話題。午時，陸續有較多工人弟兄羣聚到罷工線上以後，私底下，便傳出了「警察到底是資方的工具，或者是工人的保母？」這樣的耳語來。膽子壯些的工人，在罷工線上喊口號時，就率性地喊說：「勞資爭議，警察中立。」

「這勞資爭議的事，只與工人和廠方有干係。警察竟然受雇於資方，又毆打新聞記者。」遭警察暴力擊破額頭，血流滿面的曾茂興。在醫院裡動完手術後，義憤滿腔地說。

最緊張的那個時刻

這一天的整個午後，警察的「黎明行動」為罷工的現場帶來怖慄的氛圍。午後2時許，傳言散佈說，下午4點鐘左右，鎮暴部隊將封鎖廠區的兩邊道路，以「殲滅」隊形驅散罷工

線上的工人和工運人士。

這驅散的行動果真在午後4時展開。嚴陣以待的鎮暴警察，少說也有那麼600~700名，分作兩個陣營，牢牢封鎖住正大門兩側。這項行動的坐鎮指揮者，正是前陣子和高新武檢察官鬧得司法界滿城風雨的林朝榮，他是新竹地檢處的主任檢察官。

緊張的對峙局面，瀰漫整個化纖廠的廠區外，工運人士范振國對著在一旁觀望的罷工工人喊話，希望大夥兒既然票決罷工，就到罷工線上靜坐，不要在一旁冷漠地觀望。由於羅美文和堅持罷工到底的數十位女工們，堅持不離開罷工線，鎮暴隊伍僵持約莫一整個鐘頭，未做行動。解除了驅散的危機。

深夜。在另一次「鎮暴」未果，同時有更多的工人參與罷工線的靜坐行動下，廠區內開出十來部大型的遊覽車，陸續載離裝備齊整的「鎮暴警察」。工人們在道路兩旁高聲歡呼，鼓掌……。

夜幕中，突然從一部車上傳來「鎮暴警察」的嘯叫聲：「我們還會回來的，會回來的……。」

5月22日：罷工落幕

5月17日凌晨1時左右，鎮暴警察分批撤離廠區。工廠陷於全面停車的狀態下。跟隨著廠方的關機行動之後，工會決議將罷工的會員們移往鎮上的一家山莊，另擇地點集結。

這期間，每天從早到晚都有那麼300~400名會員在山莊的一處搭蓋瓦頂的廣場上集合。由於工會平常的組訓工作，甚為鬆散，竟連一本會員名冊都付諸闕如，罷工的具體細則在落實上困難重重。連日來，陰雨綿綿，前來聚會的工會會員，只能靜坐聽取工運人士報告近情的發展。

資方散佈威嚇的流言

騷動的情緒隱隱然傳開了：——有些會員趁著罷工期間在家休息。聽說還有不少人找臨時差事去了。

「遠化」工潮的鐵三角：羅美文、徐正焜和會國煤，這一天坐在工廠的打卡室前，抗議資方強行攔阻工會召開會員大會。

——打電話給我那班上原本全力支持罷工的朋友，他卻幾回佯稱不在家。後來，接過了電話，就說他不來聚會，但一定支持到底。因為廠方的管理人員威脅他的保證人，說是，再參加罷工，就要保證人賠償損失。——廠方不接受早些時日縣府的協調，日前報紙上又刊出縣長改口聲稱「罷工不合法」的消息。很多工人因而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

種種打擊罷工士氣的耳語，從廠方流傳出來，在工人中間營造不利於罷工的氣氛。5月22日當天，廠方又支使了數百名管理階層人員和包商，前往縣府要求無條件復工。儘管堅定和工會站在一塊兒的工人們，都抱定罷工到底的決心，心裡更清楚明白廠方種種脅迫、分化的手段。然而，空氣中似乎隱然飄散著一股不安的氣息。

5月21日，工運人士蔡健仁在罷工行動陸續展開後，曾對廠區前的工人羣眾們訴說這回罷工的重大意義。「廠方謠傳說要關廠，我們全部的

會會員，集結起來，以罷工來要求有條件的復工。如果，往後的日子裡，能夠落實罷工細則，那麼，這將是戰後40年來第一次有程序可循的罷工行動。遠化的工人弟兄們，千萬別忘了寫下這台灣工運史關鍵性的第一頁。」

都是媒體幹的好事

言猶在耳，按蔡健仁的說法，這是歷史性的時刻。但工潮有若拍岸的驚濤，激起洶湧的浪頭，似乎也出現了潮退的跡象。這跡象，是比預期中來得早了些。這潮浪的退離，似乎也讓工會的領導幹部們陷入苦索的情境中。

這景況果真那般讓人難以想像嗎？林州遠，這個道道地地的新埔子弟，從他加入工會並漸漸參與會務運作的長期觀察看來，事情的急速變遷，似乎也並非就那麼超乎想像之外。「工會平常的組訓不夠周詳，會員們對工會領導幹部的依賴性過高。應該是造成連日來罷工出現落潮的兩

個重要原因。」他說。

當然，林州遠基於關切工會未來發展，提出嚴肅的反省與批評。他的說法，再怎麼說都是持平的。然而，夜昨的電視新聞以及各大媒體，不斷在螢光幕和報紙上宣稱「官方說法」，強烈表示這回罷工是不合法的，卻深深地在工人中間烙下了帶血的傷痕……。

這一天清晨，7點鐘左右，梅雨綿綿，工人在強大的媒體壓力下，紛紛循著廠區旁的走道進廠上工。工會幹部在現場的喊話活動，就那麼在激切和無奈的景況下進行著。支持工會的忠貞男、女會員，約有40名左右，眼眶中隱忍著淚水，壓抑著悲憤的心緒，從廠區回返罷工聚集地點。

工人們，有些決定不再回廠上工；有些則堅持回去護守工會的精神堡壘。

悲憤的情緒在擴大著、漫散著。罷工落幕。

然而，台灣工人剛剛走出工運史、艱辛、荊棘的道路。



背後那雙 青獠的 厲掌

在因應策略上，趨於被動，

「遠化」工潮歷經 17 日落幕，
官、資聯手動用國家機器，
公然派出鎮暴警力，
以及動用媒體力量，
撲殺、壓制工會罷工。
工會雖然經票決「合法罷工」，
終至敵不過厲掌的擺佈……

19 80 年代，台灣正式邁進消費社會的階段。官方宣傳的所謂「經濟奇蹟」所帶來的中產階級虛幻性格在社會各界中漫泛開來。同時，台灣社會內部，跟隨著經濟成長後必然展開的政治解嚴，像一道洪流沖垮禁制 40 年之久的「戒嚴令」。

解嚴時代到來了。「解放與尊嚴」的呼聲引人振奮，卻也帶來了令人深思的客題：跨國性公害在河川、海域滋生……農業凋蔽引發農民運動……工人運動首度劃破戒嚴體制的白色布幕，搬上社會運動的舞台。

這種種迫人耳目的課題，到底在說明著什麼？歷史的輪子在往前推進，歷史的真相卻充滿著辯証性。這股來自民間的力量果真能沖破戒嚴的高厚閘門嗎？5 月間發生於遠東化纖廠的罷工風潮，國家機器結合資方濫權的壓制性力量，成功地「扳倒」了工人的團結權，顯見戒嚴的鬼影仍在官、資機構中游移。工人在行使合法工作權時，却備受壓制，已成今後台灣勞資問題的「延時炸彈」。

在這次「遠化」勞資爭議事件中，

工人的工作權和資方的管理權形成衝突。基本上，此次工運的抗爭已經達到政治抗爭的層次，然而，工會方面似乎並未自覺到這問題的嚴重性。同時，資方和官方的高階層勞工部門，有鑑於年底選舉即將到來，若強行出面壓制將導致社會大眾的反彈，始終在幕後扮演「操控」的角色。這情形，在抗爭陸續展開之後，便形成工會幾度要「遠化」的總經理徐旭東出面談判，徐旭東儼然是管理部門的「藏鏡人」，深鎖對話的門檻。同時，在抗爭一開始之際，勞委會這掌管勞、資爭議事宜的最高部門，便將職責轉由縣府出面處理，而後在幕後全力壓制「遠化」工潮的波瀾。

徐旭東幾度拒絕新聞界的採訪。但，5 月 15 日聯合報記者王淑珍的報導，卻暴露了徐旭東打從「遠化」工潮發生後不久，便極力壓制的心態。報導說：「遠東紡織總經理徐旭東昨日重申該公司依法行事的決心，他表示，如果向外界暴力低頭，任何事都無法進行。」

徐旭東緊閉對話門戶，不願詳究罷工的原委，開口便以「暴力」指染工

「遠化」廠方發動管理階層員工以及包商，要求無條件復工。



運。代表他出面處理爭議事件的總廠長張立德在同一天接受自立早報官鴻志記者採訪時，針對敏感性問題，同樣提不出具體答覆。官鴻志問說：「昨天開票的結果，1278 張贊成罷工的意願，算是少數人主張罷工嗎？」

張廠長的回答是：「……。」他並未正面作答。

在「遠化」工潮愈演愈烈的過程中，整體國家機器形成霸權集團，聯手資方，進行一波強似一波的壓制行動。首先，「遠化」工潮因廠方調職徐正焜而起。在資方以調職為名遂行瓦解工會過程中，絲毫未曾與工會或徐員商討，顯見資方管理權的橫濫，已經達到無視工會存在的程度。勞委會見狀，不但未出面阻止事態惡化，反而說，勞方若不服可依法申請調解，但不容許罷工。

緊接著，工會與資方調解失敗後，按工會法 26 條規定，工會可依法召開會員大會決定是否罷工。然而，就在工會欲召開會員大會之前，勞委會搞來了一紙解釋令，說是召開大會不得影響廠方生產。眾所周知，台灣的工會屬於企業工會，亦即工會會員以員工為主要對象，工會活動通常得在廠區內進行，否則無法達成票決的目的。如此一來，只要資方出面阻擾開

會，工會便束手無策。同時，就像「遠化」廠一樣，台灣一般的工廠都是 24 小時三班輪流制，工會如何既不影響生產又召集全體會員參與開會？

勞委會明知這項解釋令不切實際，又符合資方施行管理權的利益，卻一意孤行，強行剝奪工人的法定權利。

偏袒資方卻自圓其說

勞委會一連串的做法，明顯地偏袒資方，引發工會內部的反擊。5 月 23 日，勞委會主委趙守博深懼造成全省各兄弟工會的聯手反擊，遲來的另一道「解釋令」從而出現，趙守博在這一天向新聞界表示，「透過一切管道，使資方出面」，並且承認現行的勞資爭議處理法令的確「不周延」。這同時，資方已經支使廠內的 500 餘名管理階層和包商，要求無條件復工，給工會帶來致命的打擊。

趙守博同時向新聞界表示，「這件事情有關單位都會關心，而站在他的立場，請雇主多關心勞工，當然是他的責任。因為勞基法是最基本的勞動條件。」

趙主委的「責任」姗姗來遲，因為在他負起「責任」之前，勞委會已公然不負責任了。至於，所謂的「有關單位都會關心」這碼子事呢？坦白說，身兼國民黨中常委及全國總工會理事長的謝深山，他的關心堪稱「毫無誠意」。因為，在抗爭歷經 17 日的過程中，他從未有效發揮維護勞工權益的職守。反而以旁觀、督察的角色，在事件白熱化時赴廠方聊表心意。

台灣工會的一元化組織，通常演變為基層工會和上層工會的嚴重脫節現象。多數工會在總工會的「指導」下淪為政黨的附庸機構，這也是眾知的事實。「遠化」這回的罷工抗爭，慘



「遠化」新埔廠總廠長張立德面對工會罷工，態度悍然。

攝影 ■ 蔡明德 · 鍾宇
撰文 ■ 鍾喬

然收場。工會結構的霸權模式，難逃咎責。

發出戡亂時期的法令

那麼，除了勞委會以及總工會的聯手制壓之外，經濟部的態度又是如何呢？出現在5月18日自由時報的一則新聞說：「經濟部次長王建煊昨天表示，經濟部長陳履安非常關心遠化罷工之事，已聯繫警政與情治單位，盡一切努力促使復工，以免影響下游聚脂棉的原料供應。」

這則新聞透露了經濟部視壓制罷工為常理的心態。果不期然，隔數日，王建煊次長出現在螢光幕前，嚴詞厲色表示動用公權力的決心，並發出了動員戡亂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的法令。明言表示化纖廠在禁止罷工的行列中。5月16日的「自由時報」，王建煊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至於有關遠東化纖的罷工是否合法，經濟部認為應依照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辦理，雖然該條例有不盡理想的地方，但必要時仍然有效。」

動亂時期的法令在執政黨宣佈解嚴之後，仍然公開運用，並在答覆記者時，欲語還休地說「有不盡理想的地方，但必要時仍然有效。」

何謂「必要時」呢？如果，解嚴後仍然引用戒嚴時期的法令，這又代表什麼？怕只有一句「人治非法治」來解釋罷！

經濟部動用公權力的話剛說出口，新竹縣長陳進興見高層官方已表態，再也顧不得選民的「殷切期盼」，馬上改換居中調解的態度。似乎就在這一夕之間，「動用公權力」成了縣長的口頭禪，說得口沫橫飛。

一張玄機重重的傳單

官方偏袒資方，資方又聯手官方，「遠化」工會的罷工行動，籠罩在層層烏雲底下，5月21日，在總廠長



5月15日這一天午後，「遠化」資方聘來強固保全人員，嚴陣以防要求執行合法罷工權的工會人士。

張立德的暗中佈署下，親資方的工人要求無條件復工。張立德並且在廠內散發他親自署名的傳單：「……，我們辛苦建立的工廠終於被迫停車了，我們大家都面臨無收入、可能失業、沒有未來的困境，我們該怎麼辦？」

這一張傳單，表面上的姿態很低，骨子裡卻埋藏十足的威脅態度。因為，按字面上的涵意，這傳單達成博取工人同情的效果，但背後隱隱然正是在剝削這「同情的效果」，再將剩餘價值轉移給資方的管理權，進行霸權的再生產。同時，廠方的此種舉措，其實是配合台北總公司徐旭東總經理的謀略，「成功」地達成了功效。因為，全省各地的化纖中、下游工廠，已經在徐旭東拜訪紡拓會之後，聲稱全力支持「遠化」資方因罷工可能帶來的生產困境。

5月14日的工商時報刊出紡拓會的一席談話。明顯地透露資方聯手的意圖：「紡拓會董事長趙諒公昨日表示，遠紡公司新埔廠以調升一位工會幹部，而演變成工會對抗公司的情形，甚至不惜以罷工為要脅，此種行

動如屬合法，則此造成國內企業人人自危，影響投資意願及國家社會的發展……。」

紡拓會的一席話，說明資方視管理權為理所當然，調職事件涉及工人工作權的範疇，資方卻視而不見，欲壓制而後快。

「遠化」工潮進入白熱化階段後，資方請來保全人員並動用鎮暴警力，勞委會公然引用動亂時期的「農、礦、工、商管理條例」，聲稱工會罷工非法，這一連串的舉動，分明違法，但司法單位並未對官、資雙方採行法律制裁。相反地，卻對工會幹部和工運人士展開訴訟行動。6月16日這一天，新竹地檢處開庭偵訊10位被告。這訴訟行動根據5月22日自立早報的報導，「遠化」廠委託曾肇昌具狀送達新竹地檢處提出控告。指稱羅美文等人「涉嫌違反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妨害自由、毀損和妨害秩序」。

事實上，姑且不論引用動亂時期法律的不適當性，單就與「遠化」工潮有關係的幾項勞工法令，便出現諸多

這一天，記者有話要說……

事情的發生，容或出於突然。然而事後的演變卻愈來愈像一齣衝突迭起的「行動劇」。

這「行動劇」不在舞台上演出，卻在經過街頭流血演出之後，繼而在新聞媒體上搬演開來……

劇情的發展是這樣的：5月16日清晨發生警察對記者施暴的事件後，自立晚報以頭條新聞報導此震驚人們耳目的消息。這同時，這些罷工時日以來，就屢屢在傳播力雄厚的中國時報上寫偏袒資方言論的「中時」記者邱國堂，卻在幾位良心記者遭警方毆打之後，又在中時晚報上發表他虛構的現場報導。

邱國堂，中國時報的新竹地區採訪記者。他勤於跑地方上發生的勞資爭議新聞，但看到了真相卻寫出了虛相。工人們每回看過中國時報上他寫的報導之後，表情比在現場高呼口號時還激切。「×你娘，中國時報應該倒著看。」工會幹部劉君就不知道有幾回氣極敗壞，粗話都脫口而出

了。

邱國堂的虛構報導是這樣編造的：私底下，透過電話向報社的高層主管人員打小報告，聲稱他在採訪過程中遭工運人士毆打。並寄給報社一張該報勞工記者在警察施暴現場向鎮暴隊伍喊話的照片。暗示此位記者在採訪過程中失去中立立場，參與工運。此事後經中時晚報編輯主任朱立熙到工運現場當面調查、詢問後，真相終於大白：被他暗中指控的記者非但未曾參與工運，只是經由喊話希望警方主動出面澄清為何對記者施暴，同時，邱國堂並未受到任何髮膚之傷。

朱立熙表示，他是基於編輯拾作業上的需要，親赴現場瞭解罷工的整個狀況，並非單純只為邱國堂是否遭工運人士毆打，前去調查。「在現場，依我聽工會會員和記者的轉訴，邱國堂並未挨打罵。他會向總社打報告，可能基於心理方面的不平衡，或心生畏懼」他說，「以隔日的中國時報未見關於這事的任何新聞，足以證明報社的態度……。」

「記者的採訪權活活被警察暴力撕碎，」遭邱國堂暗中指涉介入工運的中時晚報記者何金山，頗為感慨地談著他的感想，「報社同仁也親眼目睹了，為什麼睜眼說瞎話呢！」

警察對記者施暴，媒體同表悻責。在應付不及的狀況下，資方開始放出風聲，指稱記者採訪不中立。「去年，中時工會的抗爭發生時，幾乎全部的媒體在報業資方的聯手壓制下，隻字不提，」首都早報的記者陳素香說，「當時，我就深切體會到台灣報業的專制、獨斷體質。」或許，正是因為處於體制不良的報界環境中，特別易於激起發自內心的義憤和省思罷！陳素香和她一羣年輕、有良知的媒體工作者，盼望經由少數人的力量，推動報界體質的改造。「其實，在我理想中的報紙，是那種記者能基於社會良知，去關懷、擁抱弱勢人羣的報業環境，」陳素香說，「當然，理想和現實畢竟有差距。記者至少應該面對這迫切到來的掙扎。」

事實上，在談論採訪中立問題的背

後，還有一個整體社會結構分析的癥結存在，卻經久地被喜好叨叨談論中立與否的人所忽略。「戰後40年來，以台灣社會、經濟結構的觀點來看，工人、農民以及廣大的中、低收入羣眾，都是言論漠視的死角，」中時晚報記者何金山說，「今天，媒體在社會分配不平均的狀況，片面要求記者報導中立，這是對整體社會結構分析不力所導致的後果。」

何金山因而相當贊成中國大陸報告文學家劉賓雁的說法，認為記者的終極職責，便是在「干預生活、挖掘社會矛盾，進而揭露事情的真相。」

這一天午後，鎮暴警察都撤離了。張掛在廠區路樹上的抗議布條，仍然在微風中搖盪著。廠方的管理人員找來銲接工人，重新將裂斷的鐵門銲接起來。幾位自始至終都抱持「中立旁觀」的立場的地方記者，忙於穿梭在廠區內外。陳素香、何金山還有他們一夥來自台北的記者，就牢牢地守在廠外罷工線這頭，相視默然無語，臉孔上都有著複雜的表情……。

撰文 ■ 鍾喬

矛盾現象。勞工法律專家劉志鵬因而指出：「目前，與此案較有關的是工會法及解嚴後訂的勞資爭議法。此二法因立法時差關係，彼此之間產生矛盾的地方很多。」

例如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勞資爭議在調解或仲裁期間，勞方不得因該勞資事件而罷工、怠工或其他影響工作秩序之行為。可見如果不是在調解期間，勞方當然可從事罷工、怠工、影響工作秩序之行為，只要是合法的話。亦可衍生出怠工是勞資爭議處理法所承認的合法勞資爭議行為手段。

然而，工會法卻認為怠工是不合法的勞資爭議行為，這是一個矛盾。「假設法律上開放勞工爭議權的話，怠工應屬於爭議權的型態之一，為何不准存在？工會法規定不清。」劉志鵬說。

事實上，「遠化」這回的罷工風潮，在罷工仍未成為具體事實的前半階段，資方一直希望將勞資爭議導向司法解決的途徑。一旦會員票決贊成罷工，並拉起長長的罷工線之後，資方的姿態瞬間變得強硬起來。竟然動用了戒嚴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的法律，聲稱化纖廠在禁止罷工的管制項目內。

同時，整個國家機器的壓制行動，接踵而至，幾乎讓勞方竟日處於備戰的緊張狀態下，擴大工會會員之間的心理壓力。「像遠化產業工會這樣較具實力的工會，再怎麼說，都是資方欲去之而後快的眼中釘。」勞工事務專家鄭村棋說，「問題就在於，主動挑起勞資爭議，必然要付出代價，諸如面臨罷工的挑戰……。」

但，這回「遠化」的罷工風潮，資方似乎早已有備而來。鄭村棋說，從「中時」、「新光」、「苗客」等幾次的工會抗爭行動，都不難看出官、資聯手的迹象。

這一、兩年來，無可諱言地，勞工運動出現蓬勃的契機。然而，資本家的橫向串聯，結合輿論、檢警單位以及國家勞工事務單位的總體力量，卻成功地壓制勞工運動的發展。單就這回「遠化」罷工的例子來看，按理說資方在罷工期間應該會付出許多立即的代價，然而，在官、資聯手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下，這些代價反而成為資方壓制勞工運動的資本。

這些原本應該付出卻並未付出的代價包括：(1)來自上下游產業集團的仇對和索賠。(2)社會形象的惡質化(3)經濟方面的損失(4)管理方面的困難。這4項代價，都在資方聯線的預先佈署和相互默契下，相當巧妙地迴避開了。

總的說來，「遠化」這次的罷工行動，工會方面始終處於被動應戰的局面下，這是導致工潮慘然落幕的主要原因。質言之，工會對外在形勢的政治評估無法形成決策，同時對工會會員的組訓、動員工作又未嘗收效，這兩項內、外因素的夾擊，終帶來挫傷的無法收拾。

從警察暴力的出現到公權力的氾濫，從勞工法令的自相矛盾到動用動亂時期的法令，從廠方的個別分化到資方上下游工廠的連線作業。遠東化纖罷工風潮的落幕，深刻地反應出勞資結構的失衡現象，正因著台灣社會的急劇資本主義化而變本加厲。

不願面對勞、資衝突的社會結構性意義，強行採取壓制手段，這說明了官、資方的貪婪、顛覆、與腐化。回過頭來說，在不健全制度中爭取健全福利的全省各自主工會，在面對社會結構急速變遷的同時，若提不出落實的應對方案，工運的開展，勢將困難重重。

勞、資爭議期間，警察為資方護駕，公權力公然壓制合法罷工權。



天一藍日 at 月 2
「中時」、「新
國誌來聯式資
調查，員入全第
時時主要得以
工內謝工聯本台
七八會



胃痛、胃脹、胃灼熱

打開一帖綠的舒暢……

胃立暢有效制酸、消除胃痛、更保護胃腸

現代人的胃腸不適，不僅因胃酸過多所引起，暴飲暴食和繁忙的生活，都會使胃腸受損，導致胃痛、胃脹等各種胃腸不適的症狀，所以請選擇同時具有多種治療成分的胃腸藥，才能完整而有效地治療各種胃腸症狀。

鋁箔包、顆粒狀的藤澤胃腸藥——胃立暢，是由二種顆粒所組成，具有速效和持續的雙重制酸效果，不但能使胃腸立即舒暢，緩解疼痛，並且能保持治療效果。成分中更含胃黏膜保護劑，能從根本上讓胃免受刺激。所以胃立暢的確是符合現代人需要的胃腸良藥。有了胃腸疾病，絕不可延誤治療，除了應立即節制飲食、讓生活正常，選用胃立暢將是正確而有效的治療方式。

藤澤藥品關心您的健康，備有“胃腸保健常識”，歡迎來函索取。



製造：台灣藤澤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核定已實施GMP)
總經銷：台藤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571號3樓A
電話：(02)709-1980



新上市

衛署藥製字第029720號
省衛藥廣字第7609087號

不要開火， 你我是 主內兄弟……

馬尼拉黃色革命之浪漫民主

人民的力量展現了魅力

令人忘不了天主教神父、修女

跪在戰車前以玫瑰經退兵的神奇。

可是貧富差距的難局連菲律賓天主教

也感到莫可奈何…





在聖堂外待價而沽的聖像，排排擡起來的情景像極了台灣鄉間販賣布袋戲的景像。

菲律賓，這個離我們只有一小時又30分鐘飛行航程就可抵達的國家。馬可仕將下台的日子裡，幾乎是一小時一次的上上了BBC新聞網，向世界報告馬尼拉的最新動態。隨著澳洲電視台人員所拍攝的「人民力量」紀錄片，人們對菲律賓人民的不流血革命，更有着無限浪漫的想法。——當然對台灣的新聞界而言，菲律賓總是扮演着掠奪台灣漁船的「強盜」角色。

不到菲律賓，很難想像出菲律賓貧富差距的嚴重，全國有百分之80以上的人口是家徒四壁的貧民。財力及土地只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裡，富有的人不願分享超額的利益。「共產主義在此地興起，真是天時、地利、人和。」我想。

除了百分之80的貧民，另一個更大的比例數字，應該就是天主教徒了。有這麼一句話說：在菲律賓你可能還沒有出生，就已被決定是天主教徒了。全國人口5800萬，有百分之85的人是天主教徒。

滿街是聖堂的都市

在馬尼拉的市區裡，天主教堂到處可見，分布密度之高，有點像台灣南部沿海地區隨處可見的廟宇一般，連在人們居住的街道上，也常可見到類似本地土地公祠的小聖堂。馬尼拉空氣污染的禍首——公共汽車「吉普尼」和計程車，駕駛台前總垂掛著一串玫瑰唸珠，或一張寫著耶穌愛你的聖像、及佑你平安的顯靈聖牌，雖然如此，一個人搭車，有時仍是挺危險的，會被貧困所逼的司機搶劫。

菲律賓人信仰宗教之深，是一般台灣天主教徒也無法想像的。

在馬尼拉，東南亞最古老的「聖多瑪斯大學」(U.S.T.)的教堂裡，從早上5:30起，就連續有5台彌撒，開學期間，早上11:30和下午5:30各有一台，一天7台彌撒，每台都是絡繹不絕的人，至於其他的時間，就讀U.S.T.大、中、小學的學生們(U.S.T.附設中學、小學)更是有事没事的到教堂坐上一會。

星期天的主日天時，從早到晚共有8台彌撒，據說有的時候還不夠。有一個星期天，我參加傍晚6:30的彌撒，教堂裡擠不下



了，其他晚到的人就一直綿延到教堂外的操場上，人數不下1000多人。

隨行的朋友告訴我，在四旬期，聖週的時候來此，更可看到許多稀奇古怪的事，那種表情，似乎在期待一場嘉年華會。據說，聖週時每個教堂除了隆重的禮儀和舉行熱鬧的遊行外，也有些地方的信友，會違反教會誠命的重新搬演當年耶穌被鞭打和被釘十字架的情節，據說有人還樂此不疲為贖罪而年年挨釘。

在台灣一般印象裡，天主教是個不訴求怪力亂神的宗教，而且除了山地教區外，大部份的天主教徒，聚集在城市裡，也大多來自這社會的中產階層，教友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之高，可能也是居其他類型宗教之冠，所以這也養成了台灣天主教的「保守」性格。

光線昏暗羅列諸神

在菲律賓，無疑的，天主教裡卻充滿著許多迷信的非理性色彩，尤其到馬尼拉最古老的聖奧古斯丁教堂附屬的修道院宗教博物館逛一圈，就可感到那股神秘略帶恐怖氣氛的壓力，博物館裏陳列著各個時代，不同風格

的聖像，和許多慶典遊行所使用的花車，及宗教禮儀的物品。在光綫昏暗，羅列著神像的大修道院裡，馬上可以體會到為什麼歐洲有一些著名導演，在講述他們童年最可怕的經驗時，往往與宗教有關。奧古斯丁教堂內部裝飾得金碧輝煌，風格形式典雅的極致，卻仍帶著一股沈腐的陰森色彩。

在博物館裡收集的聖像不下千餘尊，其中最多的可能就是一種名叫St.Nino的小聖像，西班牙文原意是「聖潔的小孩」，也就是耶穌小君王，是今天在菲律賓最受人喜愛的神像之一。據說這聖像的起源是來自菲律賓中部的宿霧城Cebu，16世紀發現菲律賓的西班牙航海家麥哲倫，被當地的土著殺害後，回頭報復的人們在附近的房舍中發現了這麼一尊聖像，以後經年累月，隨著殖民天主教的拓展而流傳開來。今天，在菲律賓，幾乎每個家庭都供奉著一尊這樣的聖像，在專賣聖像的店裡，常可看到耶穌小君王以不同的身份及職業出現。有時是醫生，有時是學者，來滿足各行各業的需要。

其實大部份的聖像與聖經所欲傳達的真理完全無關，St. Nino也不例外，菲律賓天主

耶穌小君王 (Santo Nino) 是菲律賓最常見到，也最受人喜愛的神像之一。



道教的味道——熱情而親切，現實與超現實間在燭影搖曳伏身跪拜的人潮中互相交錯。

左手拿刀，右手拿聖經？

菲律賓信奉天主教，是在 16 世紀，西班牙國王菲律賓二世當政，殖民主義擴張時傳入的。據說第一個傳入的修會聖奧古斯汀會，爾後耶穌會、方濟各會、道明會逐漸傳入，道明會更在此建立了亞洲最古老的聖多瑪斯大學，今天在菲律賓境內，有許多大小修會，天主教的亞洲牧靈中心更設于此。

菲律賓在西班牙未至此殖民之前，沒有很明顯的信仰，大多是一種對自然的崇拜。在西班牙甫進入之時，照歐洲人的說法，此地是密佈叢林，和衣著不多手執長矛的「未開化民族」。當然今天這樣優越的白人說法，也大多遭到了考驗與批評。德國大導演荷索，在他那部 70 年代的經典名作「天譴」裏，間接的把隨同西班牙殖民軍隊、進入中南美洲傳教的傳教士，描寫成一個左手拿刀、右手捧聖經的複雜角色。英國導演羅蘭傑菲更在那部失敗的巨作「教會」裡，對在中南美洲傳教的耶穌會士，露出輕薄的冷笑。當然，對我而言，我寧可相信當時也有

不少懷抱贖世愛人的傳教士，奉獻他們的一生，遠走天涯，去與人分享他的體驗。16 世紀中病逝中國廣東上川島的耶穌會士，聖方濟沙勿略，就是個著名的例子。

在西班牙的天主教義裡，似乎特別側重強調基督的死亡與復活，一種對死亡的神經質疑慮，使菲律賓的天主教裏也有股很特殊的氣質，在一個外人難以理解的行為模式中，這一切在當地的教會中卻是如此自然。

時時不忘感謝天主

在台灣我們常把某些很難以理解分析的宗教，直接冠以「民間信仰」，甚至在某些研究台灣宗教的論作裏，作者有時就很不客氣



的把這些宗教歸屬於教育程度不高的中下階層，很巧妙的與自己所屬的階層劃開界限，偶爾也不尷尬而浪漫的下鄉去民俗采風一番。但在菲律賓所謂民間信仰的濃厚色彩，卻與他們的教育程度，沒有太大的衝突。

菲律賓天主教徒的來源層次差距相當大。從赤貧一無所有的人到威赫一時的伊美黛與馬可仕，自文盲到教育程度極高的飽學之士，都是天主教徒，這樣層次的組合，使天主教在菲律賓的社會功能上，顯得相當曖昧。最明顯的例子，其中之一就算是馬可仕與艾奎諾在總統大選時，兩邊有各自的天主教徒支持，而且最有趣的是，兩邊人馬競選完畢後，都不忘記感謝天主。

天主教的思想支持著這個社會的道德體制與價值觀，另一方面對貧富不均的現狀，有時卻也愛莫能助。

在迷霧山 (Smoky mountain) 上靠撿拾垃圾維生的貧民所建立的教堂，更是與馬尼坎揚宮，伊美黛與馬可仕專屬的聖堂，形成尖銳的對比。同樣是敬拜天主的聖堂，垃圾山的人們在蒼蠅滿天飛舞、惡臭瀰漫的空氣裡以破木板裝飾起自己的十字架，而皇宮裡卻是以珍珠與金泊來裝飾聖母像，大小林立的十字架也是以藝術品味極高的金銀質材做成。同樣是聖像，換了地點，卻有差距如此大的貧富表象。而這差距極大的表象層，雖然在同一個信仰的體系裡，卻也能被彼此



道教的味——熱情而親切，現實與超現實間在燭影搖曳伏身跪拜的人潮中互相交錯。

左手拿刀，右手拿聖經？

菲律賓信奉天主教，是在 16 世紀，西班牙國王菲律賓二世當政，殖民主義擴張時傳入的。據說第一個傳入的修會聖奧古斯汀會，爾後耶穌會、方濟各會、道明會逐漸傳入，道明會更在此建立了亞洲最古老的聖多瑪斯聖堂。今天在菲律賓境內，有許多大小裡，喝口汽水，徐徐的回答說：「There is no Paradise on earth，人間無樂土」。我冒著挨打的危險開玩笑的說：也許對窮人來說，有機會在冷氣房裡喝口汽水，就是樂土的感覺。

在馬尼拉許多的聖堂裡，常可以看到聖像的脖子上、手上，戴滿了人們花一元非幣買的茉莉花環，更有許多人撫摸著聖像，向對自己最親愛的人一般，訴說著不為人知的心事。

在 Quipo 以供奉黑耶穌而聞名的聖堂裡，就常有不少的民衆，耐心的排著隊，爲了要撫摸一下身背著十字重架主基督的脚板。



克呼喊：「不要開火，你我都是菲律賓人，都是主內的兄弟姐妹」。全世界凡是看到這段新聞片的人莫不動容。一場奇蹟發生了，沒有暴力的脅迫下，坦克車退了，準備轟炸的飛機也離開了現場。馬可仕與他的第一夫人，連夜逃離馬尼拉。

這真是件 20 世紀的奇蹟！

但是，人之所以爲人，可能就是在於他的健忘與自私，一如夢幻中領著以色列子民離開壓迫他們的埃及，縱然途中一再顯示了奇事，但以色列子民到了曠野，又信心全無的墮落與怨憤起來。

帶著黃色革命微笑上台的艾奎諾，首先遵守諾言解放了自己的土地，但是其他的立法



那位坐在馬尼拉耶穌小君王教堂外行乞的中年人，我與他共坐，給我我僅有的零錢時，他握著我的手，淚光在他疲憊的眼神中閃爍，我突然覺得那張臉像極了被供奉在 Quipo 聖堂裏，那尊黑耶穌的臉。「你們爲我最小的兄弟所做，就是爲我而做」。「有兩件內衣的要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

應照樣作。」

當有一天，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尤其是教會當局，都明白了這個真義，不求己益，爲指責不義、勇敢的挺身而出時，那麼人間即使永無樂土，但是像迷霧山這樣的活地獄也應當會在這個世界上漸漸消失的。☩

聖多瑪斯雕像是亞洲最古老的聖多瑪斯大學的精神象徵。

不再沈默



6月25日，有二百個來自各地的自願者聚集在白沙灣跳傘俱樂部附近，清除海灘上的垃圾。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有感於台灣環境污染問題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基於此點共識，你也能輕易的做到……只要把你手邊的垃圾放入垃圾桶內。感謝以下公司的支持與贊助。



飛利浦 美化環境基金會 人間雜誌社 英商德記洋行 ARC Coca-Cola 海尼根啤酒 Mars McVities



常常通·家家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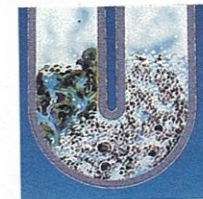
常常維護水管清潔衛生……
確保水管暢通，杜絕蟑螂寄生，
去除水管惡臭請每週使用——

通樂® 保養迷你包

你知道油渣菜屑，容易阻塞水管，孳生蟑螂，使水管發出惡臭嗎？為了避免讓水管成為蟑螂、細菌孳生的溫床，更為了避免讓油渣菜屑，黏在水管壁上，導致水管阻塞不通，發出惡臭。——聰明的您，應該怎麼辦呢？

通樂保養迷你包，採用獨家專利配方的神效藍珠，效果好，安全又方便，只要一週使用一次“通樂保養迷你包”，可以確保水管的潔淨、暢通，還可以消除細菌，杜絕蟑螂、蚊蟲孳生，

防止水管惡臭，而且經常使用，也不傷塑膠水管及鋼管——平時保養用**通樂保養迷你包**，真的管用哦！



瞬間溶解管道內異物



常保管道潔淨、衛生



經濟4包裝一週一包
原價144元 (含稅) 特價120元 (含稅)

真的管用啦！



疏通專用

保養專用



每包售價36元 (含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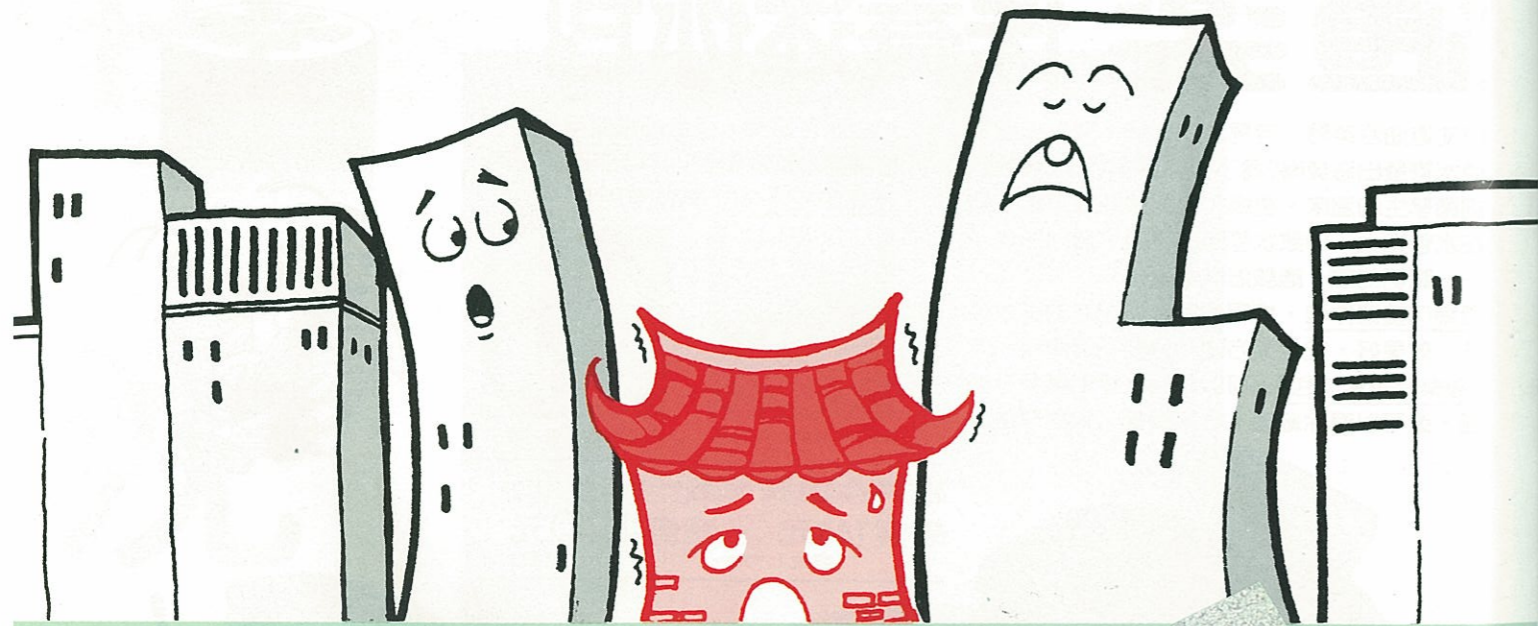
小通樂通水管

大通樂通馬桶

原裝進口
Drackett 台灣必治安股份有限公司
達潔® 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125號7樓 ☎756-1234(代表)

世界地理雜誌創刊七週年
特別企劃「維護古蹟專輯」

別讓古蹟成爲現代犧牲品



贊助單位：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航空公司
中信旅行社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奧士汀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百韻股份有限公司
百達翡麗、浪琴表
宇凌 ETHER
印尼航空公司
伯納表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安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南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安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主辦單位：世界地理雜誌

康那

精緻、人性化。
■沒有一般年度日誌本的時間限制，可配合您的需要長期使用，更具個人歷史價值。
■市面上無法買到的獨一無二贈品，數量有限，贈完爲止，請立刻行動！

一般訂戶一年：1780元
二年：3500元
學生訂戶和續訂戶一年：1680元
二年：3300元

電話訂閱：(02)709-1920 洽林惠美小姐
劃撥訂閱：1008791-0 人間雜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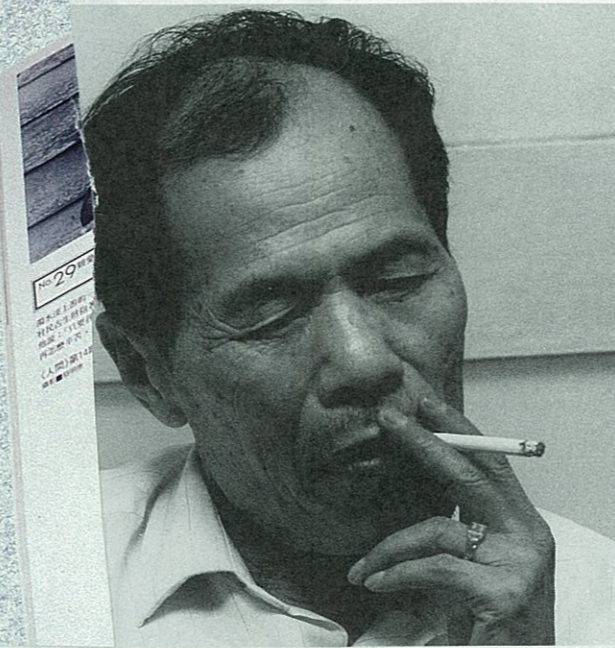
Global View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87號4F
劃撥帳號：1052163-6
傳真訂閱：(02)507-8644
讀者專線：(02)506-4616-9

喜慶震撼性出版！

獨一無二
一個被中共囚禁27年的「國特」
《人間》關在激盪與您需要一充滿希望現在訂立即免印刷精
坤榮親歷中共「廣州公安聽看守所」、
韶關第二勞改監獄」、「青海德令哈勞改農場」
青海化隆戰備監獄」詳實、公正、感人的
日記大公開！

歸鴻：一個敵後情報員的回憶



- 楊憲宏序：赤獄「國特」
1. 「你到江西去架設電台」
 2. 香港的危機訊號
 3. 廣州大追蹤
 4. 豪華的招待所
 5. 疲勞轟炸
 6. 獨房反省的死囚
 7. 「三關五好」●關關似鐵
 8. 韶關第二監獄
 9. 從廣東到青海高原
 10. 柴達木盆地德令哈農場
 11. 戰備監獄大統計
 12. 迢遙歸鴻望碧空

- 全書360頁25開本定價250元
- 劃撥優待 8折200元
- 劃撥帳號：1174647-3號 人間出版社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潮州街91~9號5F
電話：322-2357

礦工的女兒

生的執拗、尊嚴、
和生的無條理和苛刻，
又一次使記者對於
人和他的命運起了
無上的敬意……

劉玉花抱著小女兒藍淑貞。
患小腦症的藍淑貞身體時常
這樣僵直著，似難掙解。

撰文■李翠瑩
攝影■黃士庭





高林阿竅和張春梅
在困頓中相互扶持；
她只會說台語，他只會說國語。
兩位重聽的老人家
時常這樣支頤對坐。

阿竅和高寅

北縣瑞芳鎮是個陷在環山疊嶺間的小鎮，像個山窩一樣。一過了下午，太陽就落到山後邊去，因此山窩裏的天色總暗得特別快。一待天暗，九份那頭的霧嵐就漫了過來。林阿竅一個人站在猴硐站牌下等車，準備回瑞芳去，前些天，她那礦工丈夫因為矽肺症死了。丟下她一個40多歲人，耳朵重聽，又拖著六個小孩，老二、老三耳聾，其餘三個全是啞巴……

這時候，一個年約五十歲的外省仔退伍老兵慢慢地踱到站牌邊，一同等車。

「嫂子，上哪兒去？」在等車的靜寂中，外省仔打開話匣子。

林阿竅滯呆地看看他，沒有答話。

外省仔用笨拙的台語又說了一次，兩人才慢慢談了起來。林阿竅見他沒有惡意，說起了家中的情形。外省仔在38年隨政府來台後，一直没娶親。他到阿竅家走了幾趟，見她這樣無依無靠，由憐生愛，於是將她娶過門，當了六個聾啞孩子的父親。

這外省仔叫做高寅，浙江人，是林阿竅的第三任丈夫。

那時候，約是一九七〇年。高寅在八斗子一家漁船公司當船員，討海維生。越二年，高寅用積蓄在八堵後火車站買了一小塊地，親手蓋了一棟水泥房子。房子很小，兩房一廳，一廚廁，客廳只一坪大，屋頂是鐵皮搭起來的。一家八口人擠在這樣窄隘的房子裏，日子倒也湊和著過去。

張春梅

林阿竅很快就明白：高寅是個顧家的老實人。雖然上天給了她五個有缺陷的小孩，而且先後奪去了她的兩個礦工丈夫的生命，但是她仍然感謝上天讓她遇見高寅這樣疼惜她的好人。她歡歡喜喜地冠上夫姓，叫高林阿竅。

「你真行，高寅，一下子當了六個孩子的阿爸。」

同在漁船上討生活的兄弟們偶而會這樣戲謔他。

有一回，高寅和他同鄉老弟張春梅分別上了船，準備出海。高寅上的是一天來回的近海漁船。而張春梅的那艘是一去三、五天的遠洋船。

張春梅在船上一邊解纜拉錨，一邊扯著嗓子向高寅嚷：

「老哥啊！你一家子全仗你一個人啦，可別教魚給吃了噢，否則，阿竅嫂可怎麼辦唷！哈哈……」

「萬一我給魚吃了，阿竅就送給你……」高寅笑著在那一頭回應。

然而，誰會料到老天爺竟將玩笑當了真！

當天傍晚，海上颳起狂風大浪，高寅的那條小船翻覆了。

張春梅的船五天後回港。小船上罹難人員的家屬在船公司裏哭成一團。張春梅一眼瞧見林阿竅也在裏頭。

「回去吧……」張春梅靜靜地把她拉走。

張春梅幫阿竅去向船公司討回7萬元。過沒幾天，公司老闆跑掉了，剩餘的賠償費也泡了湯。

於是，張春梅搬去和林阿竅同住。他們同居的16年頭裡，阿竅的兒女也漸長大成人，陸續嫁娶出去。但是，啞得比較輕的次男，卻不知怎的，竟在軍中仰藥自殺了。阿竅身邊還剩么女劉玉花。

劉玉花與藍州泉

1979年，有天，一個親戚到阿竅家去。

「你們阿花今年幾歲了？」

「23。」林阿竅說。

「我認識一個少年郎，今年27歲了，還沒娶，在瑞芳做工，人挺不錯，想叫他來和阿花相個親，你看怎麼樣？」

林阿竅聽說有人要為玉花做媒，就高興起來：「我們家阿花是個啞巴，也沒有嫁妝可以帶過去，如果對方不棄嫌……」

阿竅的小女兒玉花，就這樣嫁給了青年藍州泉。

藍州泉在「煤山煤礦」裡當礦工。那時節，煤山採出的煤質比別家好，煤層又有三、四尺厚，礦工的工資也比別人多一些。藍州泉身上常帶著幾千塊錢，出坑閒暇時，他偶而賭一點四色牌、喝點酒。

劉玉花雖然是個啞巴，但人却伶巧，藍州泉很疼惜她。

結婚以後，經過一次流產和一次死胎，1983年4月，劉玉花懷著不安的心情，在礦工醫院產下老三藍宇晴，幸而健康無恙。



鄰居阿裏嫂（左）扯著嗓子
向阿竅說明記者的來意。

在次年6月。劉玉花產下罹患「小腦症」的藍淑貞。為了支付嬰兒沈重的醫療費，年輕的爸爸藍州泉拚命加班下坑，以多賺一點加班費。

礦變

1984年7月10日。一大早，藍州泉拎著他母親準備的便當，到九份煤山礦場上班。中午，第一班的人員出坑交班，換第二班的人下去。由於礦底既濕且熱，溫度常在攝氏30度以上，人無法久待，必須以兩班交替下坑，一班的時間是6-8個小時。

第一班的人員雖然出來了，但藍州泉仍然在坑底就地吃便當，繼續加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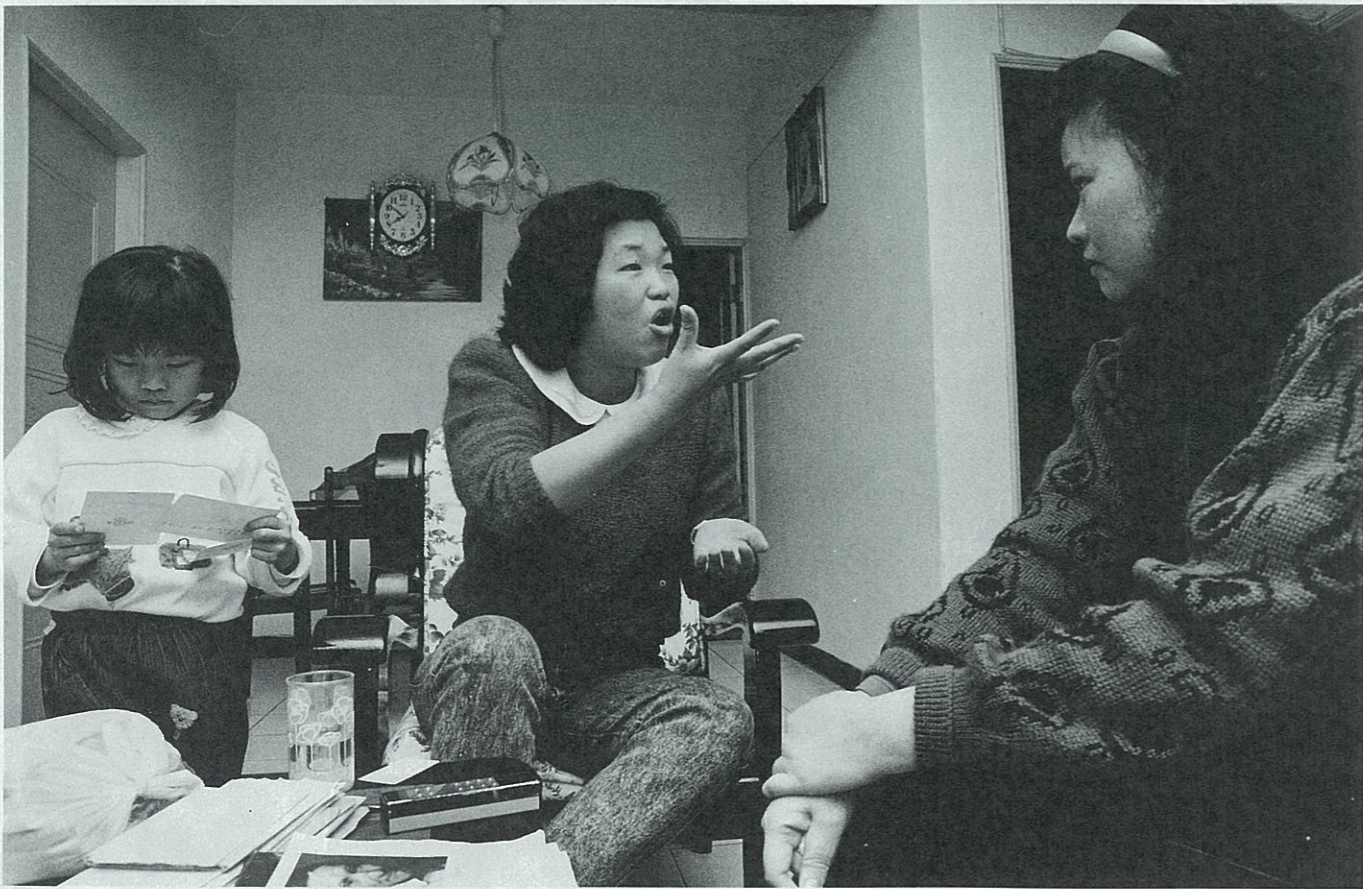
午後一點左右，第一班礦工出坑口，隱約中聞到一般煙味及淡淡的瓦斯味，覺得情況異於平常，但也不能確定是怎麼回事，比較有經驗的老礦工告誡第二班人員說：「今天不要進坑了，裏面不太正常。」

123名礦工陸續下坑，包括還在裏頭的藍州泉，共是124人。

那天上午，負責看守捲揚機的工人柯根固沒有上班，機電課長李貴林把看守壓縮機的陳金法調去代替，再調抽水工郭心法去看守壓縮機。

劉玉花跟四樓的

劉陳春美太太(右)「說話」。
劉太太人極熱心，
劉玉花每逢大小事都去找她。



就在礦工交接班的當口，裝置在中斜坑右二片道的100馬力壓縮機冷却水不足，熱量超逾負荷致電線走火，引燃地上的油漬，火勢又漫向旁邊的數桶潤滑油，一發不可收拾。郭心法從來沒看守過壓縮機，不懂得機電知識，他一看這情形，心慌失措不知如何處置，只好立刻去打坑內用電話向外求救。當他回到現場時，火勢已經無法控制了。此時警鈴大作，礦工們慌張地喊叫：「火燒坑了！」

礦變的消息不逕而走。受困礦工的家屬、圍觀民衆、新聞記者、救護人員等，將煤山礦場的前前後後包圍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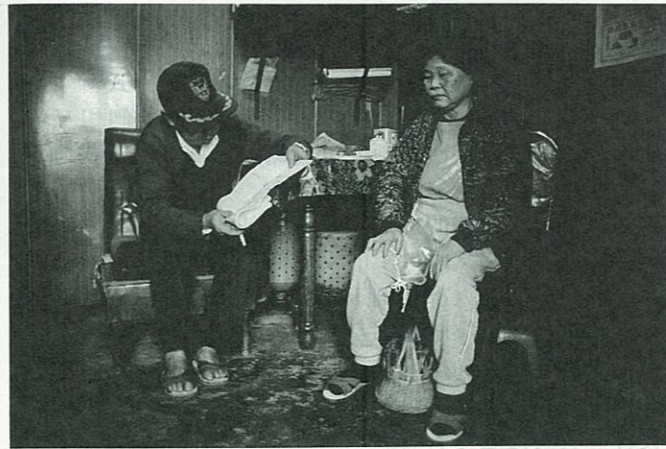
這天，是小女兒出院的日子，劉玉花盤算著等藍州泉回家，一起去將女兒領出來，並慶祝滿月。然而丈夫卻遲遲不歸。

9點，一名警察來到藍家，比劃著表示：「礦坑出事了」。劉玉花心裏一驚，差點昏去。她踉蹌地趕到坑口，凌亂慌忙的現場，浮泛著死亡的氣息，她不禁伏地放聲大哭。

搜救工作三天、五天的過去了，劉玉花不眠不食地在坑口等待，每有罹難者運出坑，她懷著希望衝上前去，然而卻又一次一次地失望痛哭。她坐在枕木上啣呀地哭嚎泣搖，張口不能言語，哀愁不知向誰訴說。

礦變後第九天的7月18日，搜救人員在深達1000公尺的坑卸底找到藍州泉的屍體。他們說，藍州泉是在混亂中墜入水窟昏迷溺斃。

他們把藍州泉包妥入斂後，運回瑞芳家裏。老母親數



度昏厥，被送到醫院，竟連兒子的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

出殯後幾天的一個早晨，藍州泉的大哥藍州獅對母親說：「阿母，昨晚阿泉有回來託夢。」

老母親眼睛濕紅，嘴唇微顫地望著阿獅。

阿獅微弱的聲音說：「伊告訴我：大哥，阿母你要顧好。我走，是不得已……伊講伊在那裏很艱苦……」

藍州獅和母親於是沈默了。半晌，阿獅聽到母親細聲地哭了起來。

後來，他們到宜蘭找到一個牽亡瞎子喚出藍州泉的亡靈。牽亡的人說：「阿泉在地下很艱苦，水火相煎，請阿母幫忙。」

愁苦的母親聽了，回去掏出存了多年的三萬元積蓄，請來道士作法事，再度替兒子超渡亡靈。

寡妻

劉玉花，啞巴，早年喪父，未受教育，28歲守寡，丈夫身後兩個女兒待她養育：一歲的藍宇晴和剛滿月而智障的藍淑貞。然而，對於啞女玉花最悲慘的事猶莫過於失喪了摯愛的丈夫藍州泉。

許多知曉劉玉花遭遇的人，紛紛寫信並寄錢給她。玉花不識字，請人解讀，回信答謝。有一位未署名者這麼寫著：

「藍太太您好：

……到了晚上十二點多我上床要睡的時候，又想起你，又是滿面淚痕，淋濕了床枕。人生生離死別最悲傷，此次事件奪走了這麼多人的寶貴生命，他命如我命，怎叫人不柔腸寸割……請妳要堅強起來……也求神明庇佑妳的平安……。」

無名氏上」

劉玉花請人代筆回信：

「……謝謝您的關心……一切恩情，玉花只有來世再報答……。」

辦完喪事後，劉玉花因為尚未領到撫恤金，沒錢去醫

天氣很冷，阿竅靠著傳統的
燒炭暖爐取暖；因為子宮癌開刀，
腿上還綁著尿袋。
張春梅在一旁看報。

院將女兒領出來。後來馬借醫院知道了，便將四萬多元的醫藥費抵作院裏對她的愛心捐助。母女三人才得以團圓。

她帶著孩子回到八堵娘家。這時，天主教福利會獲知劉玉花的悲慘遭遇，立即透過王長慧修女的連絡，找到她們母女，並請天母聖安娜之家的白永恩神父安排收容，藍淑貞便在這個創辦已經16年的天主教殘障兒童安養中心安頓下來。

藍宇晴

與劉玉花相依為命的三女藍宇晴，今年六歲，唸幼稚園大班。她每天一大早6點多就跟著母親出門上幼稚園，總是第一個到園的小朋友。每天傍晚，小朋友都回家了之後，她還待在幼稚園裏等母親下班來接她。

對於啞巴母親在幼稚園的出現，藍宇晴有著非常複雜的心情。看見母親的欣悅和對於母親殘缺的自卑，一種既親愛又憤怒的糾雜情感，在宇晴小小的心靈盤絡。「每當小朋友在父母面前調皮地模仿藍宇晴的啞巴母親的模樣時，宇晴總是落寞地低下頭去，不言不語。」王美華老師說。

藍宇晴對那在她襁褓時期即已去世的礦工父親，幾乎已經沒有印象了。偶而有人問起她的父親，藍宇晴會說：「爸爸去了很遠的地方工作，要很久以後才會回來。」她明知客廳牆上父親的遺像是永遠也不能變成真人回來，而「沒有父親」這件事，宇晴小心地不向任何人坦承。她是怎樣小心地包紮，不願意再讓受傷的心靈裸呈出來啊。

雖然只有六歲，但小宇晴的心智年齡，却顯然遠遠超過了她的實際年齡。

冬天到了。幼稚園的老師要小朋友們回去告訴家長：「最好準備一個小睡袋，免得午睡的時候受涼。」宇晴回去跟啞母說：「媽，老師說要買睡袋。」

劉玉花認為家裏有小棉被可以帶去用，不要再多花錢。

宇晴很明白家裏的情況，就沒再要求。

所有的小朋友，只有宇晴是蓋著花紅的小被子。雖然心裏驚扭，但宇晴也不在嘴上抱怨。

但是過了幾天，劉玉花去園裏接她並帶來一個小睡袋。小宇晴喜出望外，高興了好幾天。一直向別的小朋友說：「看！我也有睡袋了！」

王美華老師說：「宇晴在幼稚園裡乖巧規矩。」但回到家裏，不免會將心裏委屈的情緒帶回家發洩。襁褓喪



劉玉花在電子工廠上班，母女三人靠這份微薄工資生活。

父，母親聾啞，宇晴有時會將難以表達的鬱悶心情變成乖張的反抗。當她惹惱了母親，劉玉花就拿了棍子要打，小宇晴急忙逃到樓下，母親在後面追，母女倆就這樣在寂靜的巷子裏追打。女兒一路尖著嗓子哭，母親在後頭唧唧呀呀地追著怒喝。打過、哭過，母女兩人回家相互依偎在床上睡覺。玉花抹去女兒眼角的淚水，替她蓋好被子。客廳裏寂然地掛著藍州泉的遺像。

藍淑貞

今年元月15日，我們陪劉玉花和藍宇晴母女去天主教聖安娜之家探望藍淑貞。宇晴剛出過麻疹，身上還有淡淡的未褪的紅斑，臉色顯得臘黃。那幾天天氣奇冷，犯了感冒，微微發燒，不停地咳嗽著。四樓劉陳春美太太見她穿得單薄，便收拾了幾件自己女兒的衣服給她穿上。劉太太可說是玉花最爲依賴的鄰居，玉花每逢遇了難題，頭一個就是去找劉太太。

藍淑貞今年五歲了，身子卻同兩、三歲的孩子一般小。她躺在活動墊上，眼睛看來晶亮，卻面無表情。劉玉花跪下去抱起她萎縮的身體，然後坐在籐椅上輕輕呵拍。藍淑貞兩腳僵直、眼神渙散，似乎並不曾感覺到母親憂傷的愛惜。

劉玉花摟著可憐的小腦症的女兒一會，忽然兀自啜泣起來。一個多月來，我與劉玉花見面「談話」多次，這是第二次看見她傷心哭泣。第一次是當我們談到藍州泉亡故的時候。

劉玉花把小女兒交給藍宇晴抱。藍宇晴抬起頭對我說：「妹妹好可憐，不能站也不能坐，每次我和媽媽來看她，她一點都不知道……她一定也不曉得我是姐姐……」

宇晴的小手抱不動妹妹，把她交給媽媽。劉玉花啞啞地對宇晴說話，宇晴用誇大的嘴形回答。多年來，她們母女倆早已培養了這麼一種沒有字彙的溝通方式。生活中雖然有太多外人無法瞭解的困障，但是她們相互依賴、相互保護。每次見她們母女倆以那獨特的方式這樣心電感應似的「交談」時，總是令一旁的我有莫名的感動。只有心靈相繫的患難親人，方是如此罷。尤其對這兩代皆是童稚喪父的礦工的女兒而言。

礦變後，所有人都勸劉玉花將孩子送給孤兒院，但是她堅持至少將宇晴留在身邊撫養。就這樣，靠著電子工廠的微薄工資和撫恤金，度過漫漫五年。

藍淑貞經母親的一再逗弄，忽然在她的臉上起了一絲笑容，嘴角泛起好看的酒渦。許多人都說：淑貞如果不是患了小腦症，將來一定是個漂亮的姑娘。劉玉花一會兒檢查淑貞的尿布，一會兒拿藥給咳嗽的宇晴吃。小宇晴吃藥後自己出去玩溜滑梯。過了一會，竟兀自趴在上頭睡著了。

中午，劉玉花餵淑貞吃飯，院裏準備的是一種濃稠的麵糊之類食物。吃過飯後，會客的時限也到了。劉玉花依依不捨地將淑貞抱到小床上躺下，一再撫摩她的小臉後，才離開。

我抱起熟睡的宇晴，劉玉花將門帶上，她把手上捏著的兩張千元鈔交給修女，拜託照顧藍淑貞。我們便離開了聖安娜之家。

尾聲

煤山礦災之後，已閱五年。長達百數十年的台灣煤礦業歷史，到了以石油和電力爲主要能源的時代，無可挽回地走上落幕的命運。五年前礦變釀成一百二十多人的死亡所造成的震驚與悲傷，一百多個失父喪夫的礦工家庭的哀愁，早已被社會遺忘。而阿竅婆婆今疾病纏身，至今在窮困中與阿竅互相扶持的張春梅，以及勇敢堅強、彼此親愛的劉玉花、藍宇晴和藍淑貞母女；生活的道路依然鋪展在眼前，他們無言而堅毅地走著。而生的執拗、尊嚴和無條理的嚴苛，又一次使記者對於人和他的命運起了無上的敬意……

♀



藍宇晴跳上床頭櫃，在爸爸媽媽的結婚照前扮鬼臉。

崔敏植從 1957 年開始他的攝影生涯。但當人們回憶著我們民族的受難和傷口時，可能應該追溯到上一個世紀。十九世紀美國遠東艦隊傳教士在韓國拍下韓國抵抗外來軍隊被俘者的照片、韓國農民的照片，都那麼令人感到屈辱和悲傷。

照片從一開始，就帶著其驚人的力量，介入世界各地的事件中，不管是軍隊所照下的、或是傳教士、跨國企業所照下的，甚至是在世界再分割期登場，長久以來一直侵略著我們的日本所照下，他們所留下的照片裡的韓

我們是在這樣的背景中見到了崔敏植。在 1950 年代中期，他提著歐洲人製的內裝著柯達黑白底片的小相機，徘徊在韓國街頭，為的是想要拍下祖國面貌，使他的視網膜刺痛的是同胞的悲傷的臉孔；民族主義被打碎了，很難再找到它的影子。被苦痛壓迫深深滲入的那塊土地上，崔敏植做的事，是將受害者所面對的像惡夢般的現實忠實地記錄下來。

他的照片比任何人的都更具政治性、歷史性和社會性。在街尾的角落，深深地吸一口氣後用力把麵條吸吞下去的小女孩；只是為了活下去就

紙鏡裡的悲傷面孔

每當人們看到崔敏植所拍的照片，就像是看到了韓國人民曾經歷過的，或現在正在經歷的，絲毫無法掩飾的韓民族的傷口。

國人民，與 1871 年美艦侵韓的景象是雷同的。

二次大戰後，世界許多歷史和傳統不同的種族或部族，甚至各自使用不同語言的有色的少數民族，他們經歷過殖民統治的痛苦煎熬後，一旦從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就急切地建立民族的新國家的同時，韓國卻走向了不同的道路。韓國人民的希望破碎了，他們在他們所愛的祖國再一次的受到了創傷。更令人悲傷的是，今日韓國可憐的「半邊」和可憐的另外的「半邊」正相互將對方醜惡成頭上長著角的魔鬼。這樣猶嫌不足，彼此竟握著外國人所給的鎗，互相廝殺著。

拍下祖國的面貌

必須要付出超出體力負荷的勞動的婦女；在表示著祖國的繁榮的選舉海報下，剛剛睡著的貧民蜷伏在巷角；沒有家、沒有錢，又正在挨餓，寧願就這樣早點死亡來解脫的家長；以及已經等待出去覓食的父母已一整天，至黃昏時刻終於禁不住悲傷而放聲大哭的孩子；盼望著慈善的盲眼乞者；被遺棄在大街上的爸爸和兒子；破陋的房屋；沒有水的貧民窟；失業的貧民；粗劣的食物和被深深的皺紋蓋在臉上的疲乏的勞動者……看到這樣的照片，就像是又夢到了我們連想都不願想的惡夢。

崔敏植正是一個對抗著這惡夢般韓國土地上的現實，而成為攝影家的人。當然這並不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遭

遇，在韓國的土地上，崔敏植一直很孤獨的在做著這個工作。只希望拍下世界美好面的幸福的人，和認為照片比任何事物都要講求其藝術性，所以非美不可的唯美主義者……在被這些人所包圍的韓國環境裡，崔敏植是唯一能堅持理想 30 年不變的攝影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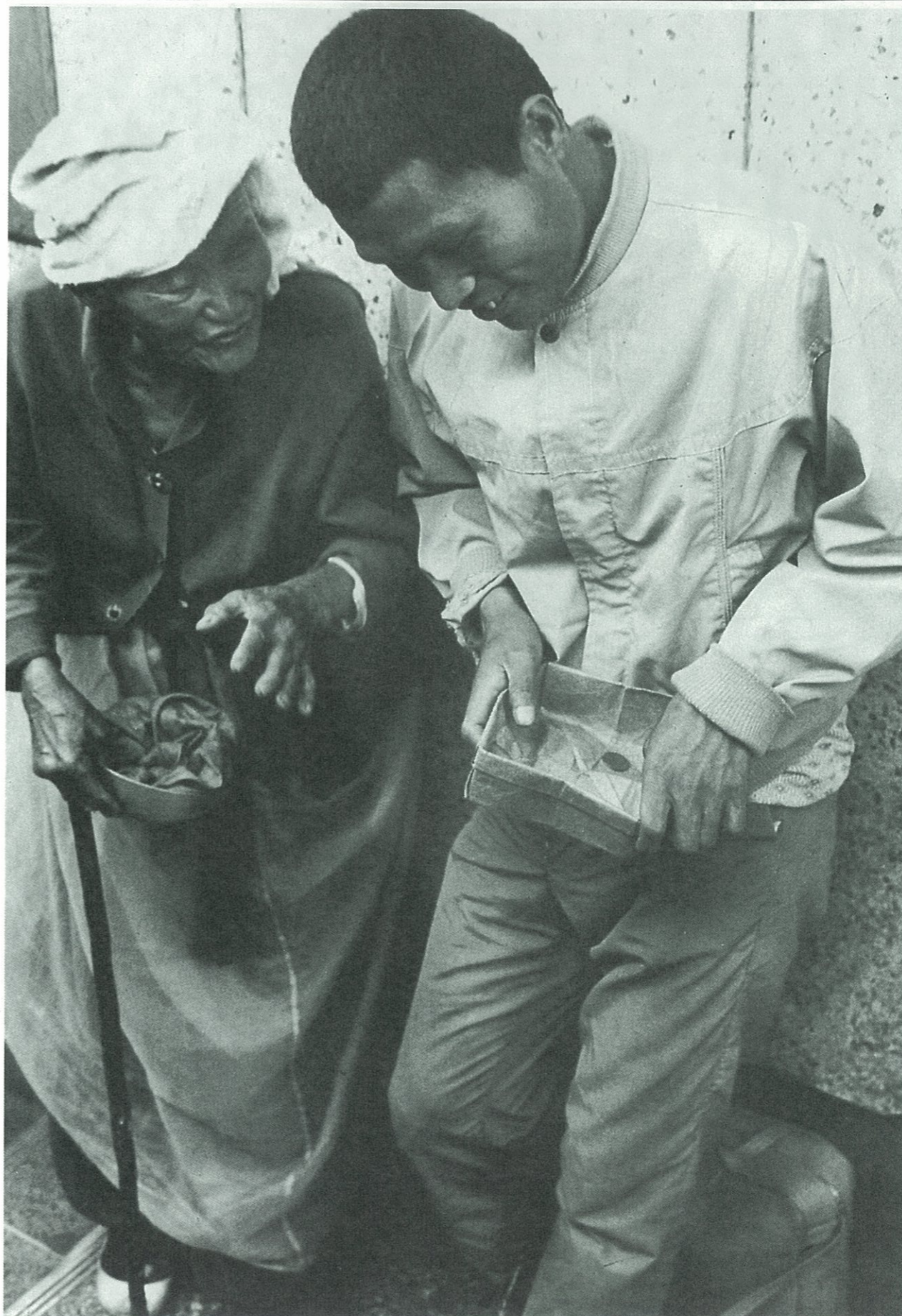
為無聲者發言

崔敏植拍下的照片都是在電視、新聞等大眾媒體中無法看到的。人們常常看著崔敏植的作品喃喃自語：政府在那裡？我們的政府到底在什麼地方在做什麼？崔敏植自覺地要透過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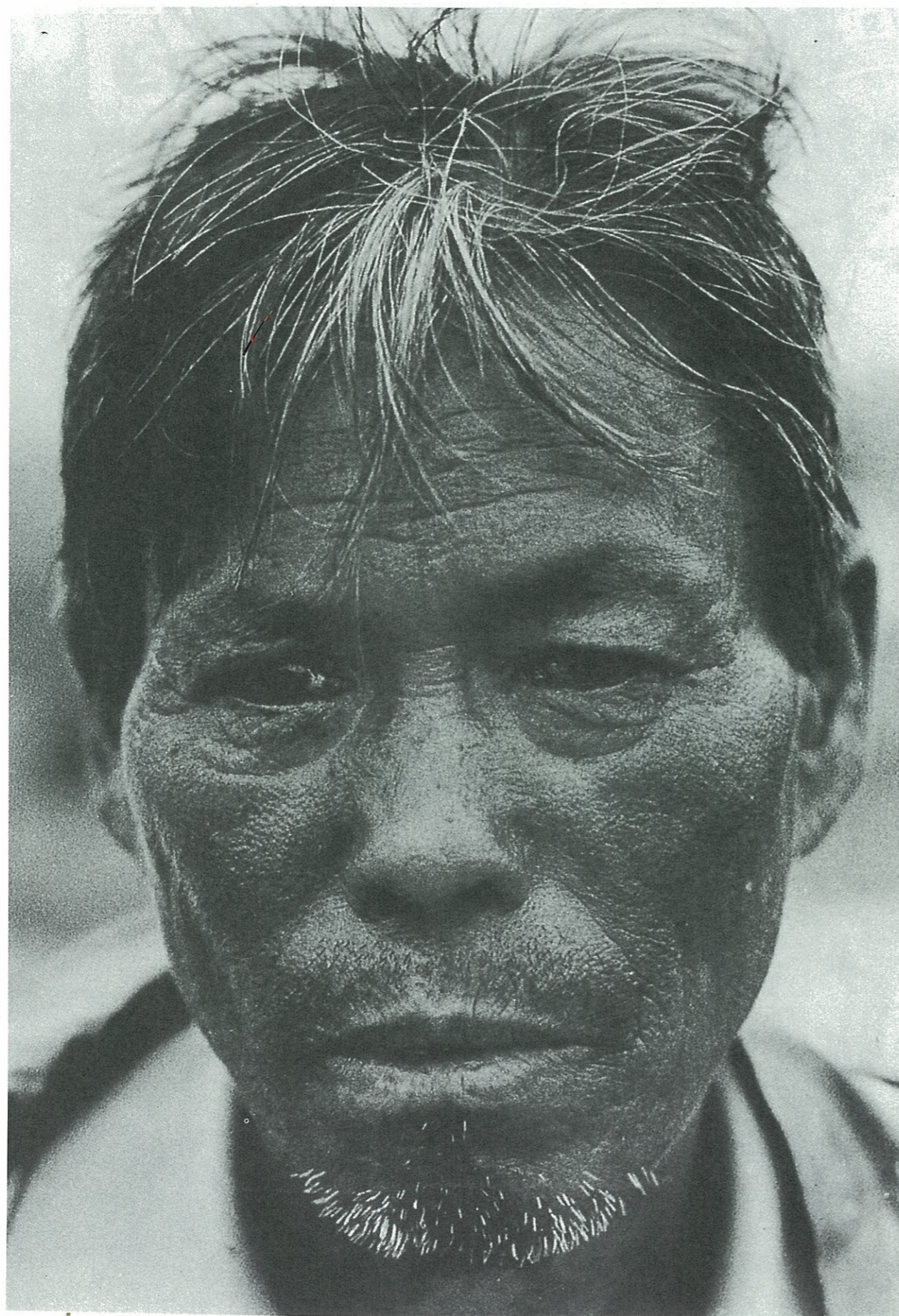
作品「表現人的尊嚴」，並且「為人類的進步和幸福做出貢獻」。他要攝影「為無聲者發言」，「要捍衛被壓迫的人民的權利」。他認為，一個與人民生活沒有緊密聯繫的攝影家，作品沒有意義。一個攝影家應當分擔同時代人民的眼淚和痛苦，才能表現民眾生活最深的根源的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對於崔敏植，攝影不僅僅是技巧和追隨時潮。

許多韓國攝影家嘲笑崔敏植，並以一大堆西洋唯美主義和現實主義的作品和理論譏笑和批評崔敏植，「但這只能使我的藝術精神更為旺盛，」崔敏植說。崔敏植的照片作品不像 Dorothy Lane 一樣有同情心，而像堅強的布萊希特，這位東德和世界最偉大的詩人雖已隨著時間消逝，但他的作品卻永不讓他的讀者心平氣和不激動。同樣地，崔敏植的照片也永遠在強迫他的照片的讀者去沈思非理的人間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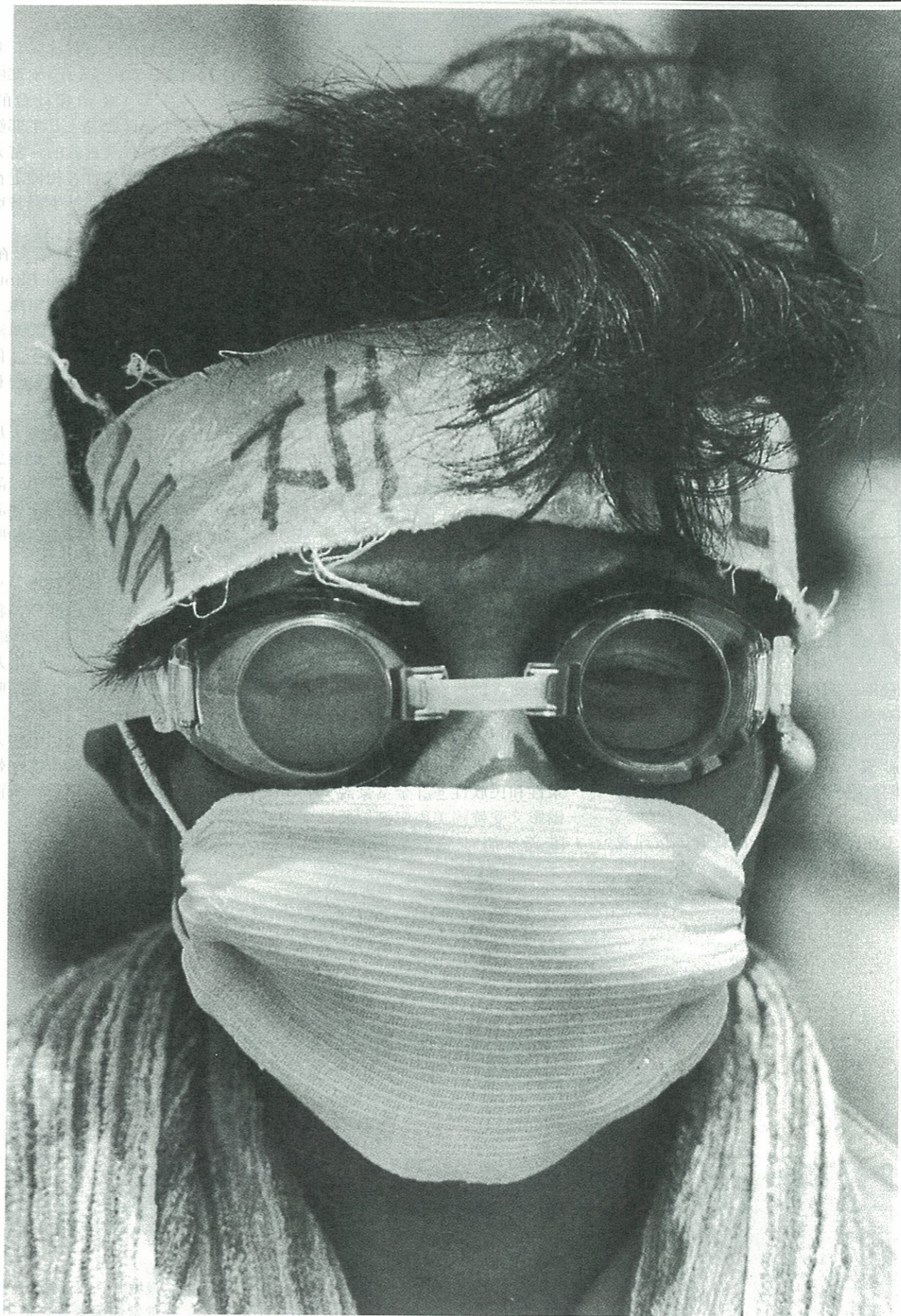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金文豪 (Kim Moon Ho) 今年才 35 歲，外表上看起來還要年輕些。去年，他舉行過一次攝影展。批評家這樣寫道：

「現代人對氾濫的視覺媒體早已厭煩而麻木。因此，只有強烈、誇大、震撼性的映象，或纖細精美的東西，才能博取現代人的注意，映象文化遂日益非人化和物質化。」

「金文豪不拍驚人、唯美的東西。他只拍民衆和生活中平凡却真實的東西，由幾張照片，構成他具有社會和政治批判意識的，表現充滿矛盾的韓國生活與韓國人的作品。」

他謙虛而和善。他極力推崇韓國著名的記錄攝影家崔敏植 (Choi Min



金文豪

記錄攝影應該蓬勃發展，名人輩出，事實却不然。老一代的除了崔敏植、還有鄭範泰 (Lim Eung Sik)。年輕一代，有大學生攝影家專拍運動照

金文豪， 加油！

他只拍民衆
和生活中平凡却
真實的東西
由幾張照片構成有

政治、社會批評意義的，
充滿矛盾的表現
韓國與韓國人的作品

Shik)，自居弟子。「崔先生早自 50 年代開始拍東西，至今不輟，艱苦創作。他已經出版了 6 本極好的攝影集，書名都是『人』(韓語：『人間』)，表現韓國低層人民的生活與表情。」

在民衆運動滔天的韓國，按理說，

片，更多的人在商業攝影中找較好的生活。

「韓國美術長期受到日帝『帝展』和戰後美國現代主義影響，長期沒有民衆性和民族性。」金文豪說，「韓國攝影又受韓國美術影響，所以至今搞唯美、搞沙龍照、拍裸女花草的

多。」

金文豪說他是基督徒。「基督化，在我而言，就是『人化』。耶穌是我關於人、生命、生活和社會的偉大教師。」他認真地說，「主耶穌生而為窮人。這是有其意義的。富人不可能認識基督。當我背著相機走在貧民住區，我常常思想耶穌生為貧窮人的意義……」

據金文豪說，崔敏植正在糾合同志，組織一個叫「Real Photo」的記錄攝影團體。「一旦有組織，在崔先生和其他先輩的領導下，韓國的記錄攝影一定會發展起來吧。」他熱切地說，「首先，我們得從整理和總結韓國攝影史開始……」

記錄攝影有獨特的生態，那就是越是充滿了矛盾，越是有複雜急迫的問題逼著人們去思想的時代，記錄攝影就越容易發展。所以我對他說：「你們的記錄攝影運動才要開始呢！加油吧！」

「但願是。」他笑著說。事實上，六·一〇以後，許多運動刊物、理論刊物開始比較多地採用記錄攝影作品。他仔細翻閱 37 期的「人間」雜誌。「你們作品的水平很高呢」他獨語也似地說。

我没有說話。採訪這麼多人，這麼多事，却意外地發現台灣在韓國戰鬥的文化人面前拿得出來的東西：記錄攝影。

♠



漢城 Ha-an 洞貧民窟
被當局驅逐後未遷出的人家。



富川臨時家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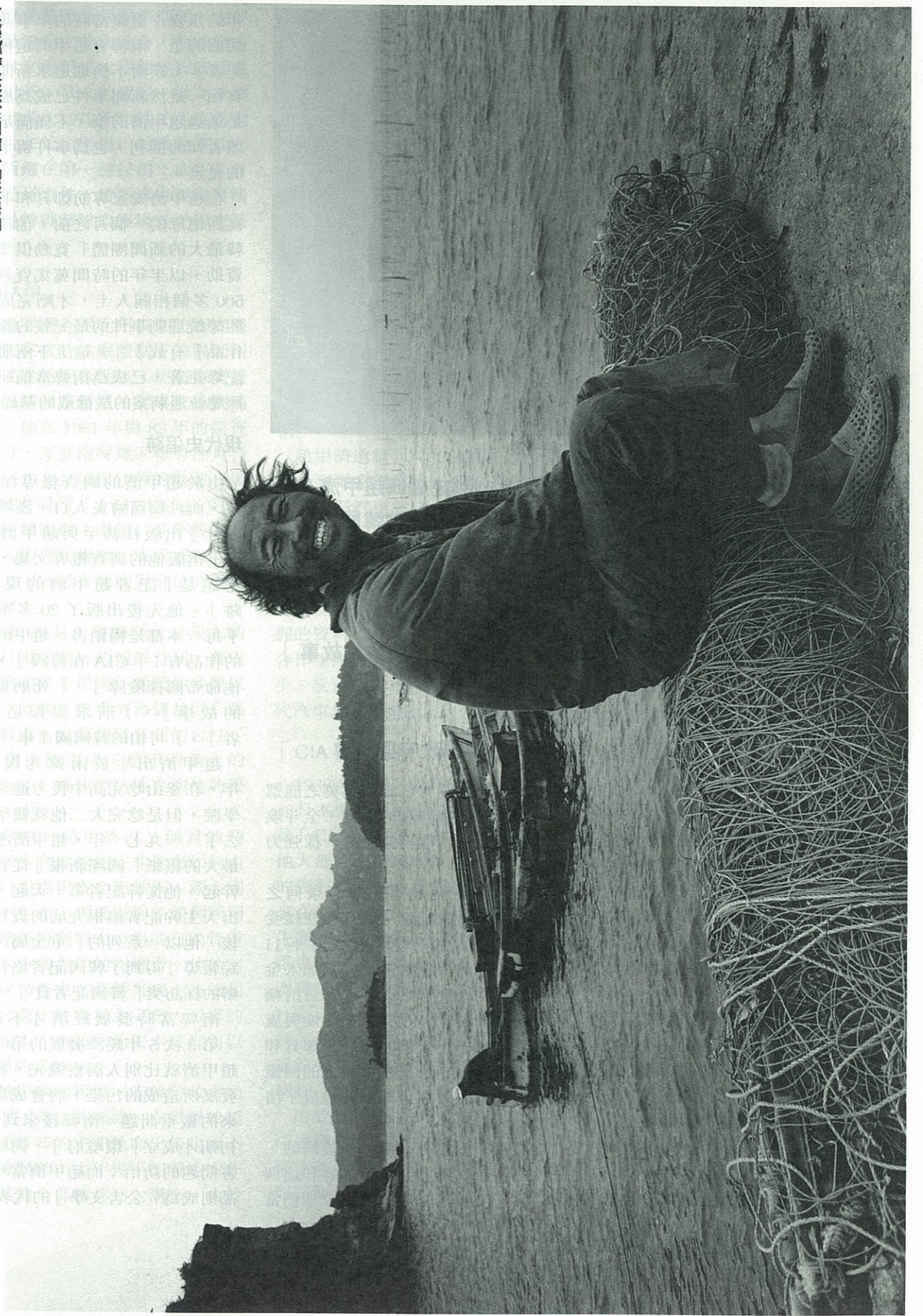
私立精神病院(我想回家去)。





南營洞城市流浪人，背後是信託銀行。

全羅南道小島上的紫菜培養農人。



1987年9月，南韓的「朝鮮月刊」刊出了前戒嚴司令鄭昇和的獨家訪問，蟄伏了7年，早已消失於南韓人民記憶中的鄭昇和，在這次專訪中，首度披露了1979年12月12日所謂的「雙十二事件」的內幕，把當年全斗煥與盧泰愚如何「以下剋上」、篡奪政權的過程向南韓人民公開。

這篇獨家專訪出自現任朝鮮月刊社長（副總編輯）趙甲濟的手筆。趙甲濟從1980年6月10日鄭昇和過了6個月的牢獄生活被假釋出來後，經過7年的努力，透過各種管道嚐試20多次的登門造訪被拒後，終於在當年8月初，得到了鄭昇和的首肯，進行了一週的隨身採訪，而獲得了這個全國大獨家。



趙甲濟

大獨家記者

朝鮮月刊副總編輯趙甲濟
每隔幾個月總要讓韓國民眾
見識他的調查採訪威力，
他發表過雙十二事件內幕，
「CIA在韓國」、「安非他命
帝國探險隊」、「死刑犯吳輝雄的故事」、
「刑求與捏造的技術者」、
「可怕的韓國國產車」……
沒有一本書不震撼韓國政府與社會。

真正的記者

趙甲濟的讀者對他能夠獨家訪問到鄭昇和，並不感到意外。這位在南韓被公認為「大獨家記者」、「真正的記者」的資深記者，在他近20年的新聞工作歷程中，幾乎每一篇專題報導、調查採訪，都是震撼全韓國的佳構。

鄭昇和接受趙甲濟專訪公諸於世後，當時南韓的全斗煥政權與接班人盧泰愚等的憤怒可想而知，但是盧泰愚在當年6月29日發布的「民主化宣言」，已使南韓的社會氣氛丕變，一股強力要求民主化的浪潮，在社會各底層全面擴散。要求改善待遇與工作環境的勞工運動與要求新聞自由的

年的叛變；更讓當時的軍事政權咬牙切齒的是，南韓有趙甲濟這種「良心記者」，鍥而不捨地追求新聞事件的真相，雖然新聞事件已成為歷史，但是透過趙甲濟的筆，不僅滿足了南韓讀者知的權利，也為事件留下了歷史的見證。

在趙甲濟獨家專訪鄭昇和並替他撰寫回憶錄的一個月之前，他接受了南韓最大的新聞團體「寬動俱樂部」的資助，以半年的時間蒐集資料，走訪500多個相關人士，才剛完成了朴正熙總統遇刺事件的最完整的報導文學作品「有故！」，這上下兩冊的事件記錄鉅著，已成為南韓當前研究朴正熙總統遇刺案的最權威的基礎資料。

現代史追跡

由於趙甲濟的調查報導深具震撼性，而且篇篇膾炙人口，漢城的「韓吉社」出版社甚至與趙甲濟長期簽約，出版他的調查報導文集，文集的總題是「記者趙甲濟的現代史追跡」。他先後出版了20多本書，幾乎每一本都是暢銷書。趙甲濟最得意的作品有：「CIA在韓國」、「安非他命帝國探險隊」、「死刑犯吳輝雄的故事」、「刑求與捏造的技術者」、「可怕的韓國國產車」等。

趙甲濟出生於南韓光復的1945年，在釜山唸完高中後考進釜山水產學院，但是唸完大二他就輟學服役去了。一九七一年，趙甲濟考進釜山最大的報紙「國際新報」從實習記者幹起。他從幹記者第一天起，就嶄露出天生幹記者追根究底的資質，三年後，他以一系列的「重金屬污染的追蹤報導」得到了韓國記者協會每年舉辦的採訪獎「韓國記者賞」。

南韓當時發展經濟才不過12年（第3次5年經濟發展的第3年），趙甲濟就比別人洞察機先，發現經濟發展所造成的污染，將會成為南韓未來的嚴重問題。南韓後來到80年代初期才成立「環境府」，開始正視公害問題的防治；而趙甲濟當年得獎作品則成為「公害文學」的代表作。

趙甲濟在國際新報服務期間，主要採訪的路線為文化與社會，他並靠自修精通日文與英文，使他能夠廣泛蒐集與引用英、日文的資料，做為新聞寫作的參考。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前，發生在釜山與馬山的暴動事件，趙甲濟活躍在第一線採訪；次年5月發生的光州事件，趙甲濟也親眼目睹了這一場特戰部隊血腥屠殺光州市民的慘劇。

不妥協性格

由於趙甲濟有關光州事件的真實報導，無法在當時戒嚴體制下的報紙刊出，不妥協的記者性格，使趙甲濟毅然決定離開國際新報，從事自由撰稿的記者。他在1981年與82年的調查採訪報導，深受南韓幾家報導性月刊如「場所」、「深根」等的歡迎，後來，他被「場所」（Ma Dang）月刊羅致出任總編輯，率領一羣年輕的記者以深入的專題報導，成為戒嚴的新聞文化之下，最有深度與份量的報導文學刊物。

1983年10月，南韓發行量最大的「朝鮮日報」發行的朝鮮月刊，發現了趙甲濟這匹千里馬，延聘他參與採訪工作。此後，趙甲濟每個月以「強打」的報導，成為朝鮮月刊的台柱，朝鮮月刊更彷彿成了趙甲濟個人的「獨舞台」，讓他盡情地表演他的報導傑作。

當年年底，趙甲濟以2個月的時間，到日本實地採訪安非他命如何由日本山口組提供資金與技術，派人到南韓鄉下生產，再透過漁船順利回到日本，然後再利用山口組的行銷管道賣到日本全國各地的毒癮者。他的這項調查採訪後來在朝鮮月刊上連續刊載三期，蒐集的資料之完整、報導的內容之深入，南韓的治安本部都引以為第一手的資料。

由於趙甲濟的報導，南韓警政當局充分掌握了毒梟的脈絡，在風聲鶴唳之下，使日韓的安非他命出售集團不得不暫時潛跡，次年幾乎把製造安非命命的基地全部轉移到台灣來。由於

台灣與南韓是供應日本安非他命毒品最大的基地，往往隨著日本海關破獲案件的多寡，而使生產陣地互相轉移，兩國的「出國業績」也因此消長不定。

「可怕的國產車」

1984年10月，趙甲濟又發表了震驚全韓的調查採訪。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蒐集幾件車禍的案情，以及後來檢察官的調查報告，發現南韓國產的「現代汽車」生產的史蒂拉（Stella）轎車有問題。因為史蒂拉轎車國產的「萬向接頭」（Ball Joint）曾經在一次高速公路行駛中故障，使方向盤無法轉動，險些釀成車禍。

趙甲濟這篇「可怕的國產車」由朝鮮月刊獨家報導後，引起了南韓汽車駕駛人與汽車製造商的強烈震驚。現代汽車公司甚至指責趙甲濟是受了競爭對手的收買故意打擊他們，使現代汽車的外銷業績受了不小的打擊；但是2個月之後，趙甲濟又根據他們掌握的資料，寫了一篇與美國GM汽車合作生產的大宇汽車，同樣是毛病不少，反正國產車都一樣可怕，才讓現代汽車無法誣陷他。

「CIA在韓國」

1986年2月，趙甲濟根據他從美國和日本蒐集到的書籍與資料，寫了一篇「CIA在韓國」的專題報導。其中他大部分引用現成的，而且已經公開的資料，由於他是首次將CIA30年來在南韓的活動，以及與南韓政局發生變化的關係鉅細靡遺地做了完整的報導，激怒了美國駐韓大使館，經向南韓最高當局抗議後，使朝鮮月刊在1月下旬一上市，就遭到南韓安全企劃部派出幹員到漢城各書局逐一撕掉這篇文章，突如其來的查禁，反而使朝鮮月刊更受矚目。

由於美國的施壓，使趙甲濟終於無法逃離「迫害」。當年2月，朝鮮日報社為了「息事寧人」，把趙甲濟調到朝鮮日報的一個冷門單位——「現

代史研究所」，使他足足坐了3個月的「研究員」冷板凳，避過一陣風頭之後，才又復出。

趙甲濟當年在漢城告訴筆者，在韓國人看來，他的調查報導顯然都是「有損國益」的東西；但是誰也不能否認，他的報導一次又一次地揭露真相，而且有憑有據，讓人啞口無言，更讓那些被他揪出來的政客、市儈、歹徒恨得牙癢癢的。

今年5月，趙甲濟在朝鮮月刊上獨家推出「金賢姬的證言」，首次公開這名北韓女間諜如何在前年12月爆破韓航班機，她成為特工的訓練過程等等，又震撼了南韓人心，連續3個月刊載的這篇報導，顯然又將成為出版市場的暢銷書。

趙甲濟和1980年底被政治迫害而失業的記者不同，他在當年的整肅之前就已發現事態不對。在光州事件的採訪過程中，讓他預感了南韓新聞界的蒙難時期即將到來，而決心離開第一線的採訪，轉而投入深度的調查採訪工作，趙甲濟的想法是，這樣不必每天面對發稿壓力，而且他伺機選擇不同的題材下手，可以免除來自當局的立即的壓力。

木訥而且不善辭令的趙甲濟，外表並不吸引人，但是他有冷靜剖析問題的頭腦，以及一顆對新聞極端狂熱的心，更重要的是，他有嫉惡如仇的正義感。在他不疾不徐的談吐中，他能夠一針見血地點出問題，並且很肯定地下結論，毫不拖泥帶水。

1985年2月，南韓國會大選剛過，倉促成軍的反對黨——新民黨以黑馬姿態異軍突起，南韓選民用選票發抒了被壓抑了4年之久的鬱悶。趙甲濟有一天和筆者坐在路邊的咖啡廳，透過落地窗他指著路上的行人說：「你看，漢城的市民看起來每個都是那麼地『神清氣爽』，選舉結果的成就感全部寫在他們的臉上！」

這就是趙甲濟觀察入微的地方，而且，他用最簡潔的方式表示出來。「真正的記者」，趙甲濟是當之無愧的。

4月19日，我依約和譯員小全一道去金明植先生的「亞非拉研究所」(Asia Africa Latin America Research Institute, AALARI)。這「阿拉理」(AALARI)地處漢城市的邊陲，是一個聚集大量中低、及低收入市民的城市貧民的地區。我們爬了一段陡峻坡路，找到「阿拉理」。和金明植互相握手時，我一邊喘著餘氣，一邊笑著說，「AALARI的所在地是漢城地區中的『第三世界』，這是個不能磨滅的印象。」

AALARI是一個中型民宅，住著金明植和他的日籍夫人和一個備受鍾愛的，才上小學的女兒。這一天，有

- 各種當代意識型態：如依賴理論等。
 - 核能問題：現代科技的惡用問題。
 - 戰爭與和平問題。
 - 南北問題：使窮國和富國間的格差擴大的當前國際、經濟體系問題。
 - 東西對立問題：與國際「飢餓政治」相關連的東西兩陣營意識型態問題。
 - 在各種教條化意識型態和專制政治下受到壓制的人權問題。
 - 種族紛爭和國際紛爭問題。
 - 環境污染、少數民族、小型國家和第三世界的發展等諸問題，等等。
- 「近代韓國解放運動的歷史，也是我們的研究項目之一。在日朝鮮人的

AALARI也從事韓國當前民族統一、工人、農民、婦女等問題的研究計劃。

然而，修習韓國文學、天主教神學出身的金明植給人留下來最深的印象，是他的高度的理想主義氣質，以及文學家和理論家相結合的獨特才華。他的詩充滿了出於愛和信念的抗議和質問；他的理論（包括神學、思想等）却理論清晰又不缺乏內蘊的炙熱情感。

1983年，他到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研究所攻「比較文化」。1985年，他冒著被日本政府拒絕留學的代價，公開反對在日本政府的「外國人登錄證」延期申請書上捺押屈辱性的指紋。1987年，他毅然發表「拒絕留學」聲明，整裝返國。

在惜別聚會上，金明植提出他的「愛的呼喚」：他要和日本人一道思想這個問題：「你要在一種能夠著讓全亞洲人共生共存的方式下生活呢？還是在一種趨向於終於還要殺害別人的生活方式下生活？」

「在那個惜別會上，我告訴聽眾，我是帶著我的母親和同村人們的眼淚和吶喊到日本留學的。」金明植說，「我說，我在日本也聽見了日本山谷市日雇工、在日朝鮮人和愛奴族的哭聲和吶喊之聲。但是我却不曾在日本的詩歌、文學、神學、政治學或經濟學論文中，聽見這些哭泣和吶喊……」

金明植於是在他的一首詩裡這樣發出疑問：

難道沒有這樣一個小小城：
人們可以和平、諧和地
共居和共生？
難道沒有這樣一個社會：
人們不必流下傷心的眼
淚？
他在惜別演說中批評了日本社會中虛構的中產階級意識。「日本人連認識自己貧乏的意識都受到剝奪。」他說。

「母親的臉」

貧農的兒子，詩人，和天主教神學生；金明植的詩歌和信仰在神學、思想和評論上才華橫溢，捧著永不熄滅的理想和愛，在漢城的貧民窟艱苦地開展韓國的第三世界研究……

五、六位大部份都還年輕的研究員，向我們彙報了AALARI的業務和工作。

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一貫地因複雜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的種族等問題，無法獲得真正的獨立、解放和自主。「因此，AALARI的工作，是希望能幫助第三世界各國有志之士，去了解自己和其他第三世界的情況，從而促成相互理解與團結，為各自的解放、自主與獨立而努力。」金明植說，「AALARI以艱難的研究和教育計劃，收集和分析各種資料，促進第三世界人民之間的交流、團結與支援，來達成世界的和平與正義。」

研究項目

據AALARI研究部指出，他們的研究範圍包括：

政治、社會地位問題，也在我們所極為關切的範圍。」金明植說，「在教育工作計劃方面，我們側重第三世界人民的參與、討論，從而找到解決之道。」而以各種講座、學術研究會、討論會和專題會議為主要形式。

AALARI有自己的圖書資料庫，收集、整理和收發有關韓國和第三世界關於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等方面的書刊、期刊、資料、論文、宣言和運動團體的刊物等，提供給韓國和國際的研究者、專家和運動家。

「愛的呼喚」



金明植

他「感謝」當時日本教育部長為日本殖民韓半島的辯解之言，「因為他暴露了日本人對韓國真正的帝國主義想法。」

「和平的神學」

許多日本學界、文化界的人抗議日本政府因金明植拒捺指紋而使他停止留學離境。「我自願犧牲博士學位的修業。沒有這個學位，回到韓國就不能教書，沒有工作。多少人說我傻。」他說，「為了使人類可以和平、諧和地共生，我寧願當個『傻瓜』。」

曾經一心一意要把自己獻身於天主教的金明植，思考和發展過一套「和平神學」。以最為概括的敘述，和平神學有這些內容：

耶穌在人世的生活，特別是祂到加利利去的行動的中心目的，是要在上帝和人類之間，拓展「上帝的國度」。金明植特別指出，當時的加利利是先後被亞述帝國、巴比倫、波斯所佔領，使它與以色列分離的悲傷之地。在以色列，加利利也受盡蔑視。在羅馬佔領以色列的時代，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以色列精英統治階級，只對外族羅馬人輸誠，協助羅馬保持加利利、巴勒斯坦和全以色列地分斷分離，而維持其利權。

在祖國分斷下，受盡壓迫的加利利人民，一直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統一而鬥爭。

耶穌沒有選擇與外國勢力勾結的耶路撒冷，而選擇了充滿貧困、飢餓、侮辱、民族離散的加利利，在那兒傳教、生活、奮鬥，終於走上磔刑的苦路。耶穌和加利利的下層勞動者、妓女、盲人、被棄絕者一道生活，宣說解放的福音，和他們一起為「上帝的國度」地上的建設而共同奮鬥，讓那些卑微的人見證磔刑的失敗和復活的勝利，與卑賤愛樂的人成為兄弟。

「在加利利，耶穌為人治病、清潔充滿腐敗和物質主義的聖殿，與當代精英知識階級和祭司階級辯論，讀

經、祈禱、勞動、生活，全心全意和民衆共同建造一個永續的、民衆的上帝之國。」他說。

分享和平安

耶穌以什麼具體實踐，去對抗羅馬和以色列上層祭司、文士階級的獨佔支配體系呢？金明植提出了「社會分享」的概念來說明。

「主耶穌以生的分享、勞動的分享、異象的分享、物質的分享、悲憫的分享、喜樂的分享，聯立一個『共有、共勞動』的上帝國度。」他說，「並且通過分享，建立了和平。」分享的實踐，就是和平的實踐，即猶太語「沙洛母」(平安)的實踐。

在馬太、馬可福音中，有耶穌同四千、五千個窮人分享五餅二魚的實踐。「然而當時門徒不以人民之飢為飢，勸耶穌早些解散跟隨的民衆，由他們去自尋食物。」金明植說，「但耶穌的回答，却是主耶穌僅有的五餅二魚全部提供出來。結果不但餵飽了每一個人，而且大有剩餘。神跡，其實就是革命。」

在走向磔刑的前夕，耶穌和門徒以自己的肉和血為喻分餅、分酒，正是對門徒做了最後的總結性的宣教，使餅酒肉血的分享，成為愛和抵抗的最高形式。「分享，就是反獨佔、反壓迫、反支配、反暴力。」他說「耶穌把地上人間的分享，擴大到天上的分享，成為實踐和平與解放的最中心的福音。」

「在使徒行傳(四章32到37節)記載著實踐了耶穌『分享』遺訓的社會主義教會。初代教會因分享的實踐，形成了沒有歧視的平安(和平)的공동體。」金明植說，「反觀今日的教會，不能不說大都成了反分享、斂聚和歧視的教會。」

母親的臉

金明植在1944年元月生於韓國濟州道一個極為貧困的農民家庭。他的寡母在工廠拼命勞動，一定要供他讀

大學。1970年他畢業於漢城東國大學，76年在漢城西江大學修完文學。同年，他因言論獲罪入獄，78年出獄，母死。

「母親一直相信窮人要努力工作，來改善自己的生活，對於我參與民主化抵抗運動，不能諒解。」他說。「但是，76年我入獄之前，她終於對我說，她勞動一生，仍然一貧如洗。她說她終於知道了我的抵抗的真義。我坐牢，她一點也不埋怨，反倒慰勉有加……」

他說著，眼眶盈滿了淚影。我們沈默了。我想起了他的一首動人心弦的詩，「母親的臉」：

我從來不曾有機會供養一粒米飯的，
哦，我的母親，
不知道您在已拱的墓木中想著些什麼？
您以農民的妻子和寡婦，度過了一生。

年年月月，操勞困頓，不曾休息。
有人說您的一生彷彿永夜；
有人說是無盡的寒冬。
當我身陷囹圄，即使一次也好，
我是多麼渴望見您一面。
是啊，即使一次也好，
我渴想著為您煮一餐熱烘烘的米飯。

每天，我總有一個時刻，
從鐵窗瞭望著 母親居住的方向。
現在，我却盤坐在您的
寸草未生的墳前。
在春天的田野上，
當您背著手走過小麥田；
當早春冷冽的寒風凍徹骨髓，
當您的雙眼昏花；
當您的門牙一顆顆掉落……
我不能為您置一副眼鏡，
不能送給您一副假牙。
您的生命夜復一夜地消逝
這一切都是為了我，
還是為了阿誰？
(「拒捺指紋的思想」，東京朝日書房，1987)

在韓國「中央日報」擔任論說委員的權寧彬先生，因為在數年前來過台灣學習華語，並且以新聞工作者的敏銳，在台期間對台灣文學有最初步的關切及涉獵，韓國的朋友於是為我們安排了一次餐敘的機會。

韓國的政治主張中，不論朝野，沒有「南韓獨立」論和運動。但韓國統一的議論內容，則因不同的政治立場而有不同的內容。有趣的是，對於1987年台灣開放探親以



權寧彬

至公開提出民族分離言論，進行民族分離運動。反而是對於韓國的民族統一運動，我有「韓國民族有更强的愛國主義傳統」的強烈印象。

先民主，後統一

韓國學生、「全民聯」系的統一論，一般地認為美國使南北分斷長期化和固定化；南北分斷的歷史，是戰後韓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一切問題的總根源。但公然以「中間派」、「機會主義者」自嘲的權寧彬先生清楚地表達了他不同的意見。他認為，韓國南北分斷的責任，非唯美國一國。「南北分立，是戰後國際關係力學構造的產物，說南北韓至今不能統一是美國的責任，不免偏頗。」他說。他認為過份側重分斷的原因，只會帶來南北左右的鬥爭。「民族已經分斷了四十年。這已是個事實，是個結果。大家把焦點多放在結果上，研究和討論來分斷，促進統一之道。」他說，「因此，南北雙方先把各自民主化、自由化問題搞好，逐步增進南北交流、探親、訪問、投資……」權寧彬認為北韓要放棄封閉、好戰和破壞的政策，而南韓也要把民主化和社會財富分配進一步公平化方面做得更好，然後逐步向民族的南北統一與整合穩步發展，是最理想的方法。

「結果遠比原因重要」

從權寧彬先生看韓國當前中間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後兩岸的交流，韓國人却十分稱道。韓國民族報社長，也是韓國民主言論運動的老前輩宋建鎬先生，在文益煥牧師訪問北韓後被捕的背景下，對於台灣胡秋原立委訪問大陸返台沒有被逮捕一事，就讚不絕口。他的讚美甚至是提高到中國民族的品質的水平上來評論的。權寧

彬的看法也有類似之處。他認為中韓的民族統一問題，有根本性差異。「大陸與台灣的統一，沒有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他說。為什麼呢？因為「中國人原來是把民族大一統視為生活的構圖和生活方式。」他說。其實，內戰和霸權的冷戰干涉，台灣反民族統一勢力甚

在民族問題上主張先民主後統一；在美韓關係上反對反美潮流，主張美韓「對等·伙伴」關係。批評盧泰愚政府，謂其不認真致力於民主化和統一；對北韓抱持一定的疑慮，主張穩健、理性地建設南韓……

「左右之爭」

權寧彬認為1987年「六·一〇」運動以後，反體制言論有突破性的發展。在權寧彬和其他「中間派」知識份子看來，學生、工人的政治社會主張明顯「過激」。在他看來，在目前情況下，必欲迫使美軍撤離韓國，只批評南韓社會與政治而不批評北方，是「偏激」的主張，非但無益，而且有害。「在韓國，左翼的知識、思想和文化發展很快，所以像我們這些『中間派』的知識份子，在意見和思想的平衡上，就有意義。」權先生說。

他又重提中間派對美韓關係的看法。他認為1980年以後逐漸提高的韓國反美感情，無法解決韓美關係。「依韓國現況，反美造成親蘇和親北韓情緒，這使韓國中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感到憂慮。」他說，「韓國內部的左右對立，比任何人想像的還嚴重。而盧泰愚政府也極力利用左右的對立，拉攏反共、疑共的中產階級和市民，並且有意縱容極端反共右翼份子的勢力滋長。這對韓國的民主化統一事業，是有損害的。」

第五共和的矛盾

「中間派」、自由主義的權寧彬先生，在韓國政治問題上絕不是體制維護的一派。他認為，從朴正

熙、全斗煥以迄盧泰愚，對於韓國統一問題一貫表裡不一。「他們表面上在推動統一，發過宣言和聲明，語言都很漂亮。盧泰愚甚至公開宣告北韓不是敵對國，是韓民族共同體的一部份。」他說，「但是，在實際上，統一的具體措施和步調慢到可以說原地不動。探親、通郵、通商、訪友、文化交流，就比你們台灣慢得多。」他甚至認為政府的統一主張已經早已後退到1987年政府，「六·二九民主化宣言」之前去了。其他關於清算全斗煥第五共和時代的腐敗、對光州法西斯鎮壓等問題，實踐的結果，也顯示盧泰愚的第六共和並無誠意。「在經濟成長後社會財富的較公平的分配問題上，政府和財界也裹足不前。」權寧彬說，「目前，對於工人運動已不能用武力鎮壓所能解決，政府應該能離開財界的立場，才好解決。」

民主化的未來

1987年「六·一〇」運動後，雖然在野力量沒有贏得一個普選的野黨總統，但在其後的國會選舉中，野黨大勝，造成戰後第一次民主主義野黨在國會佔多數的局面。「進入國會的野黨因政治現實主義而保守化。」權先生說，「他們在統一問題和社會財富再分配問題上，和執政黨沒有太大差異。而這

也是體制化野黨以外的激進運動發展的土壤。」

韓國自由主義者對1987年以來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當然是興奮而歡迎的。但是，由於在苛酷的反軍事獨裁中，今日被他們視為「過激」的一系，犧牲最大，發言權也比較大些。面對比較沈默、閉鎖、教條主義、對南韓具體上還不能抹除「顛覆」、「破壞」之嫌的北韓，南韓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有不能不說的合理的疑慮甚至反感。他們基本上贊成民族統一，反對已無改變之希望的軍系專制政府，對於美國也基本上較無媚從的態度，而採取「對等伙伴」的立場。然而對於韓國民主化的未來，他們主張「理性」、「穩健」地鞏固和發展，先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穩固的南韓，再逐步與北方進行交流、理解、交換和來往，終於達成民族統一的宿願。

像權寧彬先生這樣的中間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韓國社會中不為少數，而且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權先生在中央日報上的論議，便有相當多的讀者。我具體感到一個民主運動不斷「徹底化」(radicalized)的韓國社會中，中間自由主義者的存在，有其意義，正如美式自由派知識份子過剩的台灣，急需要品質良好的激進的知識份子一樣吧。

Advertisement for a book titled 'The Korean Cone' (韓國錐子). The ad includes the title, author 'Chen Yingzhen' (陳映真), and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人民文學). It features a photograph of a person and some text about the book's content and availability.

《卡函回見意答齋》

廣告回函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字第1717號

讀者意見回函卡

(本信件郵資由本公司負擔)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人間雜誌社 台啓

姓名：

住址：

市縣 市鄉區鎮 路街 里隣
段 巷 弄 號之 樓

折疊線

●如果您覺得人間是一本好雜誌，是否麻煩您推薦朋友讓我們認識，也共享人間的喜樂。

姓名	地址	電話

一個徬徨的時代， 不能沒有堅持與理想的 人間

《人間》相信，一個社會的進化，
是由當代、當地的社會先鋒者
帶領著衆生來完成的。
《人間》企圖打動、反省的
也是這些先鋒者的歷史責任。
支持、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

89-4

人間雜誌訂閱單

訂閱人：新訂戶 續定戶 電腦編號 _____

訂閱期限：自 _____ 年 _____ 月起 一年 二年

訂閱人：姓名 _____ 男 女
電話：(公) _____ (宅) _____

寄書地址： _____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已開收據
收據·抬頭： _____

·地址： _____
·統一編號： _____

生日：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教育程度：①高中 ②大專 ③研究所以上

職業：①軍公教 ②自由業 ③學生 ④製造業
⑤工商業 ⑥金融業 ⑦資訊業 ⑧服務業

我是學生訂戶
就讀學校 _____ 學生證號碼 _____
科系(所) _____ 年級 _____

贈品：《人間故事手冊》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



飛利浦相信 冷處也有熱情

親愛的，我就知道你會和往常一樣，一進門就急急忙忙開冰箱找吃的。

沒有看見冰淇淋，意外吧?!即使拉開冷藏室的門，你也找不到甜點!因為，我把它們都收起來了。

並不是要限制你吃零食，而是要提醒你：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我們應該到外面的餐廳共進晚餐，不在家裡開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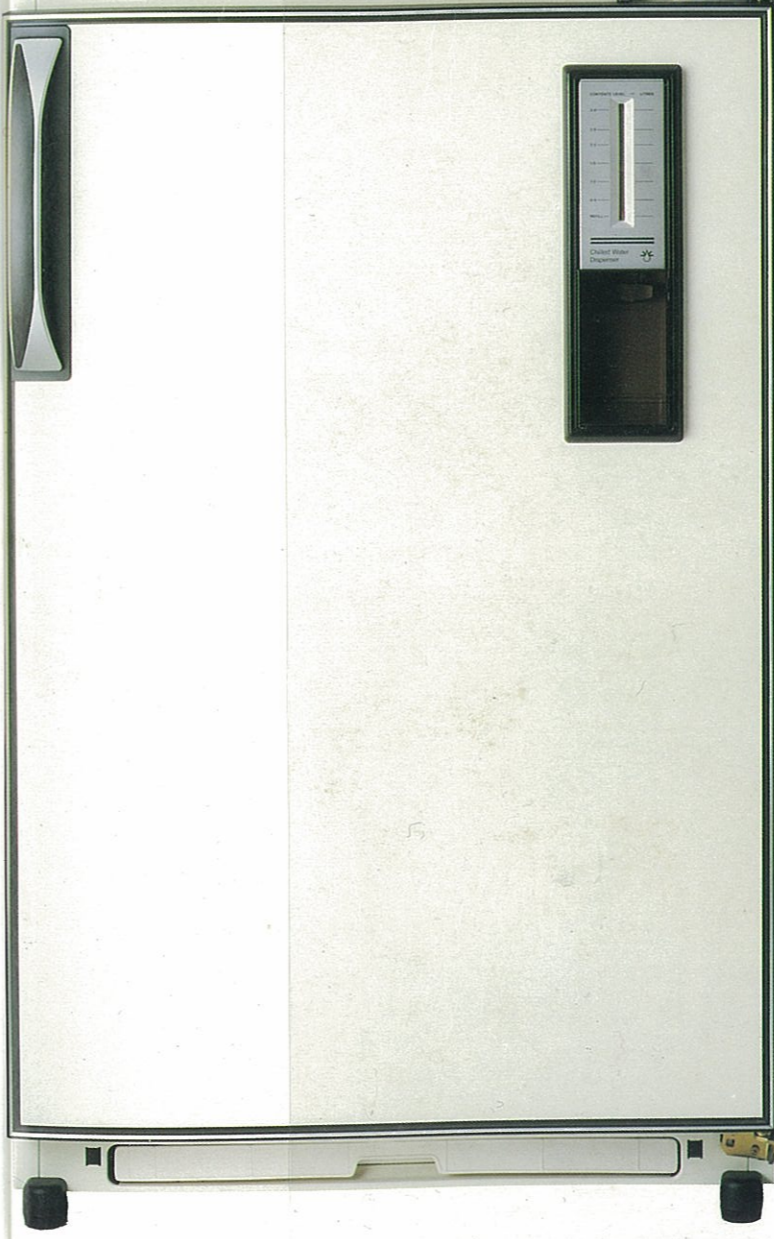
時間真快，這台飛利浦電冰箱，來我們家轉眼就快滿一年了...這麼說，你總該想起今天的重要了吧?

現在，你可以一邊喝這杯酒，一邊計劃一下，我們怎麼共渡這個值得紀念的夜晚。

等我洗頭回來，我想你已經有了讓我驚喜的計劃。

最後，別忘了關冰箱，飛利浦為我們盡忠職守了一年，今天就放它一天假吧.....。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有關產品及全省經銷商地址之詳細資料，請電本公司各地營業所洽詢)
 台北總公司：敦化北路150號(02) 715-5105
 修理服務中心：長春路472號(02) 712-5786
 新竹營業所：新竹市中華路二段581號(035) 265-901
 台中營業所：中港路二段100-7號(04) 252-1150
 嘉義營業所：垂楊路525號(05) 222-0390
 台南營業所：小東路248-2號(06) 234-7647
 高雄營業所：五福四路200號(07) 551-8571



PHILIPS



國內訂閱價格：

- 一般訂戶一年：1780元
- 二年：3500元
- 學生訂戶一年：1680元
- 續訂優待一年：1680元

● 國外訂閱人間雜誌，請將地址與姓名 以中英文書寫清楚

寄 Ren Chian Magazine
 NO. 8, LANE 737, TUNG-HWA. S. RD., TAIPEI
 TAIWAN, R. O. C.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	10087910	帳號未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收款人	戶名	人間雜誌社
寄款人	姓名	新臺幣
	住址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電話	
	郵遞區號	
	郵局郵號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手續費 次 元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帳號	10087910	局郵號
收款人	戶名	人間雜誌社
寄款人	姓名	新臺幣
	住址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電話	
	郵遞區號	
	郵局郵號	

登帳編號 手續費 次 元

日期 存款金額 工作站號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發生錯誤。
 二、帳目交換票據之存款人姓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於交換前一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惟長遠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因電話掛號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存款局之帳目通知單，惟長遠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登帳編號 手續費 次 元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登帳